

玉川子詩注五卷

凡四冊

孫氏原刻本

宣統三年上巳綫裝竟題藏湖樓



三傳當時東高陶孔經自信在衣裳
昌黎未得窺涯
漢敢執遺文論短長
誓庵題



水北水南起隱君
玉川破屋老攻文
孔經信在衣裳衣上惜哉
靈傳今無存

許彥周言春秋靈傳僕家有一今亡矣
辭簡而遠得聖人意
為多
芝靈傳宋時猶存
今真不可見矣
孔經在衣裳衣玉川
自信
漢正其終身固窮者有所得
退之
為于時寧不無
躁進無悔其不敢穴規涯漢也

玉川子詩註



玉川子詩註序

錢唐沈繹祖晴川拜撰

唐制科舉奔走天下士士至寫所爲文投公卿間與爲之
延譽取功名浸以成俗賢如昌黎韓先生猶三上宰相書
他可知已處士盧仝先生則否隱居洛陽自號玉川子閉
戶不出昌黎令河南特重其爲人與之交一語及畱守河
南尹軼掩耳同時洛水南北兩山人及少室山人皆先後
應徵辟先生終勿爲起傳稱文宗朝甘露之變先生亦與
于難蓋宰相王涯聞亂倉皇走長安茶肆先生適在焉邏
者收涯并害先生豈涯爲昌黎同榜士邂逅識先生遂莫

之避耶抑先生嘗作詩指切近倖近倖切齒竟有意殺之也從來奄人得志常與士類爲仇大抵士類中自相攻擊而假手于奄人以肆其毒漢之甘陵唐之甘露白馬明之東林前後一轍始發難于搢紳終流禍于名士如先生之不幸而死者不少此不足怪獨怪先生高臥洛陽垂老入長安意果安在若史可信吾欲起先生而問之先生爲詩以雄豪放恣自喜歲久零落殘編逸簡存什一于千百孫君晴川多方掇拾按其科條尋其章句神會天解根據典故自有此詩從無此註唐詩人無慮數百家獨嗜先生詩味于衆人之所不味微顯闡幽有未易詰其所以然者先

生月蝕篇刺譏當塗大意有所發憤其卒構禍多此類君家可之極歎賞此詩以爲拔地倚天字字欲活當與昌黎進學解並驅顧經生家見者絕少卽見又駭其佞僞險與幾于期期不可誦賴君發明其旨趨乃益信可之語爲不虛何孫氏之世有造于先生也歎工科舉之學者或以樊無用諷君君一笑謝士各有好毋溷我盧先生爲也

三川二言
三

玉川先生傳

仁和孫之驟晴川述

先生姓盧名仝其先出范陽其世次至先生與昌黎韓愈同府濟源人也今縣西北二十里石村玉川有仝莊云余讀賈島哭仝詩曰賢人無官死不親者亦悲空令古鬼哭更得新鄰比平生四十年惟著白布衣天子未辟名地府誰來追長安有交友託孤遽棄移塚側誌石短文字行參差無錢買松栽自生蒿草枝在日贈我文淚流把讀時從茲加敬重深藏恐失遺則當日長安與仝交者不爲寡矣而展墓痛哭者獨島一人先生詩云平生結交苦少人

三

蓋果然哉史稱仝隱少室山自號玉川子徵諫議不起韓
愈爲河南令愛其詩厚禮之愈死仝落拓無所依往來長
安中甘露之變仝適在末昌里茶肆值王涯等自中書倉
皇步出至肆中爲禁兵所擒并收先生以丁釘其顛而去
夫生也無爵于朝死也弗獲其所世謂詩人少達而多窮
先生則不惟命之窮而且罹奇禍士生不幸未有若斯者
矣昌黎寄仝詩曰先生事業不可量惟用法律自繩已春
秋五傳束高閣獨抱遺經究終始今先生春秋之學舉世
莫見其書但歌詩百篇鏤板已行于世宋慶曆中有韓盈
者爲之序稱其爲體峭拔嚴放脫畧拘維特立羣品之外

而忠憤感切秉正嫉惡見于元和月蝕一詩尤其大節之
昭顯者爾

贊曰悲哉先生忠孝天植託于空言胸有寸刃志磔慕奸
未試一割衆謗集焉窮且老矣老不自逸乃來京師故交
淪沒羣醜張鷟罹此慘凶上天罔知悲哉先生詩骨厥塚
奚土先生詩濤洑瀾萬古誰司哀鑰奇奧莫吐伊我魯愚
敢覲其戶匪測幽深胥慚蠹腐

王川先生詩目

卷一

月蝕詩

卷二

哭玉碑子

觀放魚歌

示添丁

寄男抱孫

自詠三首

送王儲詹事西遊獻兵書

送邵兵曹歸江南

寄外兄魏澈

喜逢鄭三遊山

卓女怨

守歲二首

新月

解悶

揚子津

人日立春

送尉遲羽之歸宣州

悲新年

憶酒寄劉侍郎

白鷺鷥

風中琴

感秋別怨

新蟬

題褚遂良孫庭竹

訪舍驥上人

客淮南病

村醉

蕭宅二三子贈答詩二十首

卷三

龜銘

柿銘

梳銘

小婦吟

月下寄徐希仁

贈徐希仁石硯別

有所思

樓上女兒曲

秋夢行

自君之出矣

走筆謝孟諫議寄新茶

冬行三首

常州孟諫議座上聞韓員外職方貶國子博士有感

五首

夏夜聞蛭蚓吟

揚州送伯齡過江

憶金鵝山沈山人二首

寄蕭二十三慶中

贈金鷲山人沈師魯

卷四

歎昨日三首

月蝕詩

直鈞吟

與馬異結交

感古四首

雜興

酬徐公以新文見招

門銘

孟夫子生生亭賦

卷五

走筆追王內丘

思君吟

將歸山招水僧

謝願公雪中見寄

苦雪寄退之

寄贈舍驥上人

聽蕭若姬人彈琴

蜻蜓歌

出山作

寄崔柳州

贈稚禪師

送好約法師歸江南

蕭二十三赴歙州婚期二首

掩關銘

逢病軍人

山中

除夜二首

月詩

玉川子詩集卷一

仁和孫之駿晴川註



月蝕詩

禮婚義曰婦順不修陰事不得謫見於天月為之食
 故月蝕則后素服而脩六宮之職蕩天下之陰事史
 記月行中道安寧和平陰間多水陰事外北三尺陰
 星北三尺太陰大水兵陽間驕恣陽星多暴獄太
 大旱喪也角天門十月為四月十一月為五月十二
 月為六月水發近三尺遠五尺犯四輔輔臣誅行南
 北河以陰陽言旱水兵喪月蝕歲星其宿地饑若亾

熒惑也亂填星也下犯上太白也疆國以戰敗辰星也女亂食大角主命者惡之心則爲內賊亂也列星其宿地憂月食始日五月者六六月者五五月復六月者一而五月者五凡百一十三月而復始故月蝕常也日蝕爲不減也甲乙四海之外日月不占丙子江淮海岱也戊己中州河濟也庚辛華山以西壬癸恒山以北日蝕國君月蝕將相當之觀象玩占日月蝕盡君有殃食不盡臣當之月蝕以旦相及太子當之月已食而青色爲憂赤爲兵黃土工白喪黑水月蝕而赤有反臣月初生蝕將敗於野月春蝕東方夏蝕南方秋蝕西方冬蝕北方皆爲其方兵起正月月蝕有災旱齊國惡米貴二月月蝕貴人病魯國惡六畜貴三月月蝕楚國惡絲綿貴四月月蝕民飢流亾五月月蝕旱梁國惡六畜貴六月月蝕旱沛國惡六畜貴七月月蝕兵起陳國惡絲綿貴八月月蝕兵起鄭國惡魚鹽貴九月月蝕兵起韓國惡十月月蝕兵起魏國惡十一月月蝕女主凶喪趙國燕國弱惡十二月月蝕有大水秦國惡

新天子卽位五年歲次庚寅斗柄插子律調黃鐘森森萬木衣疆立寒氣蟲負一作頑無風爛銀盤從海底出出來

照我草屋東天色紺滑凝不流永光交貫寒臃臃初疑白
蓮花浮出龍王宮八月十五夜比並不可雙此時怪事發
有物吞食來輪中輪如壯士斧斫壞桂似雪山風拉摧百
鍊鏡照見膽平地埋寒灰火龍珠飛出腦卻入蚌蛤胎搥
環破壁眼看盡當天一搭如煤熒磨蹤滅跡須臾間便似
萬古不可開不料至神物有此大狼狽星如撒沙出爭頭
事光大奴婢炷一本有暗字燈看揜烏感切莖如玳瑁今夜吐燄
如長虹一作長如虹孔隙千道射戶外

憲宗元和五年庚寅歲也呂氏春秋仲冬之月日在
斗夏之十一月斗北方宿吳之分野是月日躔此宿

史記北斗七星所謂璇璣玉衡以齊七政杓樞龍角
衡殷南斗魁枕參首用昏建者杓杓自華以西南夜
半建者衡衡殷中州河濟之間平旦建者魁魁海岱
以東北也斗爲帝車運於中央臨制四鄉分陰陽建
四時均五行移節度定諸紀皆繫於斗孟康曰杓斗
柄也北斗七星魁四星爲璇璣杓三星爲玉衡鵠冠
子斗柄東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
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黃鐘者子律長九
寸陽律也竹管音與黃鐘和也陽氣聚於下陰氣盛
於上黃物黃萌聚於黃泉之下故曰黃鐘也淮南子

斗指子則冬至音比黃鐘夫子者茲也黃鍾者鍾已
黃也天地三月而爲一時以三參物三三如九故黃
鍾之律九寸而宮音調因而九之九九八十一故黃
鍾之數立焉黃者土德之色鍾者氣之所種也日冬
至德氣爲土土色黃故曰黃鍾律之數六分爲雌雄
故曰十二鍾以副十二月十二各以三成故置一而
十一三之爲積分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黃鍾大
數立焉凡十二律黃鍾爲宮太簇爲商姑洗爲角林
鍾爲徵南呂爲羽物以三成音以五立三與五如八
故音以八生黃鍾爲宮宮者音之君也黃鍾位于其

數八十一主十一月下生林鍾林鍾之數五十四主
六月上生太簇太簇之數七十二主正月下生南呂
南呂之數四十八主八月上生姑洗姑洗之數六十
四主三月下生應鍾應鍾之數四十二主十月上生
蕤賓蕤賓之數五十七主五月上生大呂大呂之數
七十六主十二月下生夷則夷則之數五十一主七
月上生夾鍾夾鍾之數六十八主二月下生無射無
射之數四十五主九月上生仲呂仲呂之數六十主
四月極不生前漢志曰太極元氣函三爲一極中也
元始也行於十二辰始動於子參之於丑得三又參

之於寅得九又參之於卯得二十七又參之於辰得八十一又參之於巳得二百四十三又參之於午得七百二十九又參之於未得二千一百八十七又參之於申得六千五百六十一又參之於酉得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又參之於戌得五萬九千四十九又參之於亥得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此陰陽合德氣鍾於子化生萬物者也故以成之數付該之積如法爲一寸則黃鍾之長也參分損一下生林鍾參分林鍾益一上生太簇參分太簇損一下生南呂參分南呂益一上生姑洗參分姑洗損一下生應鍾參分應

鍾益一上生蕤賓參分蕤賓損一下生大呂參分大呂益一上生夷則參分夷則損一下生夾鍾參分夾鍾益一上生無射參分無射損一下生仲呂陰陽相生自黃鍾始而左旋八八爲伍張晏曰黃鍾長九寸以二乘九得十八以三除之得林鍾六寸其法率如此蔡邕曰凡陽生陰曰下陰生陽曰上也孟康曰得一寸則所謂得九寸也言一者張法辭從子數辰至未得八下生林鍾數未至寅得八上生太簇律上下相生皆以此爲率森森衆木至冬而凋落疆立蟲負用力貌言寒氣壯猛逼人唐詩紀事作曩蟲三日爲

曇壯大也韓詩月形如白盤平叔云三日庚生震戶
開黑銀炷出白銀來起世經云月天宮殿純以天銀
天青琉璃而相間錯二分天銀一分天青琉璃亦爲
五風攝持而行陶潛詩曖曖達人村草屋八九間臙
臙月欲明貌潘岳秋興賦月臙臙以含光兮露淒清
以凝冷孔雀經有白蓮華龍王度人經月華含蓮十
龍飛車提要錄八月十五爲月夕韓云十四日三更
中全謂此並八月十五夜月無此皎潔也此時怪事
發事反常爲怪此時指今月十四夜也輪中月輪也
波羅蜜多經譬如月輪有滿未滿月性無異佛誡云

修羅修羅汝莫吞月月能破暗能除衆熱維摩經曰
食月之物名阿修羅也月中有桂樹高五百丈下有
一人常砍之樹創隨合梁元帝詩月中有桂樹流景
自徘徊京房日月似鏡體西京雜記高祖入咸陽見
秦庫有大鏡廣四尺高五尺九寸表裏有明始皇帝
以照宮人膽張心動者則殺之釋名晦灰也火死爲
灰月光盡似之也古師語錄如寒灰死火翻譯名義
曰摩尼或云踰摩正曰末尼卽珠之總名也有人言
此寶珠從龍王腦中出人得此珠毒不能害入火不
燒玄冥玉篇云九龍驟首吐火珠大智度論真珠出

魚腹中竹中蛇腦中龍珠出龍腦中漢書隨侯之珠
藏於蚌蛤珠爲蚌所懷故曰胎說文灰良煤也火烟
所生也王安石詩煤炀著天無寸空此時月無光采
猶環槌壁破昏若煤炀之黑暗然張正見詩分簾疑
破壁槌環一作摧輪一作摧環神異經狼無前足附
狼而行文選亦狼狽而可憊星如撒沙出者月黑星
繁與月爭光明王建翫月詩直到天明不炷燈玳瑁
龜屬身似龜首尾如鸚鵡甲有文揜莖不明也爾雅
蟠竦虹也蜺爲孳貳弁日爲蔽雲韓詩油燈不照席
是夕吐焰如長虹凡月蝕而有氣從外入月中主人
不利從中出外客不利氣從南行南軍不利北行北
軍不利東西亦如之氣所之之方敗也孔隙千道者
月食旣盡餘光外射

玉川子涕泗下中庭獨自行念此日月者太陰太陽精皇
天要識物日月乃化生走天汲汲勞四體與天作眼行光
明此眼不自保天公行道何由行吾見陰陽家有說望日
蝕月月光滅朔月掩日日光缺兩眼不相攻此說吾不容
日者太陽之精月者太陰之精走天汲汲行迅疾也
日有中道月有九行中道者黃道一曰光道光道北
至東井去北極近南至牽牛去北極遠東至角西至

三川言身卷一
婁去極中夏至至於東井北近極故晷短立八尺之表而晷景長尺五寸八分冬至至於牽牛遠極故晷長立八尺之表而晷景長丈三尺一寸四分春秋分日至婁角去極中而晷中立八尺之表而晷景長七尺三寸六分此日去極遠近之差晷景長短之制也去極遠近難知要以晷景晷景者所以知日之南北也日陽也陽用事則日進而北晝進而長陽勝故爲溫暑陰用事則日退而南晝退而短陰勝故爲寒涼也故日進爲暑退爲寒若日之南北失節晷過而長爲常寒退而短爲常燠此寒燠之表也故曰爲寒暑

一曰晷長爲潦短爲旱奢爲扶扶者邪臣進而正臣疏君子不足姦人有餘月有九行者黑道二出黃道北赤道二出黃道南白道二出黃道西青道二出黃道東立春春分月東從青道立秋秋分西從白道立冬冬至北從黑道立夏夏至南從赤道然用之一決房中道青赤出陽道白黑出陰道若月失節度而妄行出陽道則旱風出陰道則陰雨凡君行急則日行疾君行緩則日行遲日行不可指而知也故以二至二分之星爲候日東行星西轉冬至昏奎八度中夏至氏十三度中春分柳一度中秋分牽牛三度七分

三才圖會卷一
中此其正行也日行疾則星西轉疾事執然也故過
中則疾君行急之感也不及中則遲君行緩之象也
至月行則以晦朔決之日冬則南夏則北冬至於牽
牛夏至于東井日之所行爲中道月五星皆隨之也
天中記月行一日一夜行二萬六千里月照四十五
萬里韓詩念此日月者爲天之眼睛南匈奴傳棄筴
天公漢書天下太平日不蝕朔月不蝕望顏延年讌
曲水詩曰日完其朔月不掩望鬼料竅曰由北至南
而縱分之謂之度由東至西而橫截之謂之道合朔
之時縱雖同度橫不同道若橫亦同道則月掩日而

日食矣對望之時橫雖對道從不對度若從亦對度
日奪月光則日射月而月食矣二十九日半有奇而
與日同度謂之朔十四日九時有奇而與日對度謂
之望新唐書志月有三大三小則日蝕常在朔月蝕
常在望容齋隨筆曰曆家論日月食自漢初以來始
定日食不在朔則在晦月食則有十四十五十六之
差蓋置望參錯也天體有二交道曰交初曰交中交
初者星家以爲羅喉交中者計都也隱暗不可見於
是爲入交法以求之然不過能求朔望耳若餘日入
交則書所不載由漢及唐二十八家暨本朝十一曆

皆然姑以慶元丁巳歲五次月食考之二月望爲入
交中七月爲交初惟十月二十日二十一日連雨夜
乃以二更盡月食之既纔兩刻復明十一月十八夜
復如之按此三食皆是交中十月二十夜月在張五
度而計都在翼二度次夜月在張十七度計都未動
相距纔四度耳十一月十八夜月在星五度計都在
張十九度相距二十度十二月十七夜五更月在星
二度入交陽末卯初四刻交甚食六分半八刻退交
十八夜四更月在張六度入交中陰初至寅四刻交
甚食九分卯五刻退交其驗如此予竊又有疑焉太
陰一月一周天必兩值交道今年遂至八食一一如
星官曆翁之說仍不拘月望則玉川子之詩不勝作
矣當更求其旨趣云

又孔子師老子云五色令人目盲吾恐天似人好色則作
卽喪明幸且非春時萬物不嬌榮青山破瓦色淥水冰崢
嶸花枯無女艷鳥死沉歌聲頑冬何所好偏使一目盲

家語孔子曰吾聞老聃博古知今通禮樂之原明道
德之歸則吾師也弘明集子貢云夫子何常師之有
乎堯事尹壽筮事務成且學呂筮丘學老聃二教論
孔子問禮於老聃則師資之義存矣呂氏春秋私視

使目盲前涼錄老聃父名乾字元杲胎則無耳一目
不明年七十二無妻與鄰人益壽氏老女野合懷胎
十年乃生老子山以春青冬則草木黃落望之有似
破瓦色月令仲冬冰益壯地始坼女艷女蘿也庾信
詩鳥囀歌來于時黃鳥沉淵無復歌聲也神滅論一
目病卽視神毀二目應俱盲矣

又

一作傳

聞古老說蝮月蝦蟇精徑圓千里入汝腹如此癡

駭

一作骸

阿誰

一作何從

生可從海窟來便解緣青冥

水經澧水注云古老傳言龜策傳月爲刑而相佐見
食於蝦蟇淮說林月照天下蝕於詹諸五經通義曰

月中有兔與蟾蜍月陰也蟾蜍陽也而與兔並明陰
係於陽也春秋元命苞曰月之爲言闕也而設以蟾
蜍與兔者陰陽雙居明陽之制陰陰之倚陽河圖曰
蟾蜍去月天下大亂白虎通日月徑千里徐整長曆
曰月徑千里周圍三千里下於地七千里韓詩何處
養女百醜形玉皇經曰緣於兔角梯至天能食月緣
攀附也靈憲曰羿請不死之藥於西王母姮娥竊之
以奔月將往枚筮之於有黃有黃筮之曰吉翩翩歸
妹獨將西行逢天晦芒毋驚毋恐後其大昌姮娥遂
託身於月是爲蟾蜍楚辭據青冥而攄虹兮通雅裴

松之曰毛嘉虫駮卽癡駮也龐統傳阿誰爲失

恐是睚眦間措一作拚塞所化成黃帝有二目帝舜重瞳明

二帝懸四目四海生光輝吾不遇二帝混漭不可知何故

瞳子上坐使蟲豸欺長嗟白兔搗靈藥恰是有意防姦非

藥成滿臼不中度委任白兔夫何爲

睚目睚也眦插接也插於目匡相接也師古曰眦目

旁毛也韓詩黃帝有四目帝王世紀黃帝舉風后力

牧常先大鴻分掌四方各如已視故號四目此云二

目也淮南子舜二瞳子是謂重明牟子曰舜目重瞳

于二帝黃帝舜也混水深廣貌漭不明貌爾雅有足

謂之蟲無足謂之豸兔者月之精玉衡星散而爲兔

西域記婆羅痲斯國有三獸塔劫初有狐兔猿異類

相悅時天帝釋化一老夫詣三獸求食於是狐啣鯉

猿採果俱來唯兔空還自傷卑劣乃投火充餐時老

夫收取焦兔傷歎謂狐猿曰吾感其心不泯其迹寄

之月輪傳乎後世咸言月中之兔自斯而有傳咸擬

天問日月中何有玉兔搗藥興福降祉宋書樂志白

兔長跪搗藥蝦蟇丸

憶昔堯爲天十日燒九州金爍水銀流玉熠一作燭音炒丹砂

焦六合烘爲窰一作窰音遙堯心增百憂天一作帝見堯心憂勃

然發怒決洪流立擬沃殺九日妖天高日走沃不及但見

萬國赤子戢戢一作生魚頭一作此時九御導九日爭持節幡

揮幢旒駕車六九五十四頭蛟螭蚪虬掣電九火輶汝若

蝕開齟齬一作輪銜轡執索相爬鉤推蕩轟渴一作入汝

喉紅鱗燄鳥燒口快翎鬣倒側聲酸鄒撐腸挂肚礪礪一作

塊如山丘自可飽死更不偷不獨填飢坑亦解堯心憂恨

汝時當食埋一作頭揪腦不肯食不當食張唇哆嘴食不

休食天之眼養逆命安得上一作帝請汝劉

孟荀列傳儒者所謂中國者於天下乃八十一分居

其一分耳中國名曰赤縣神州赤縣神州內自有九

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為州數中國外如赤縣神

州者九乃所謂九州也於是有禪海環之人民禽獸

莫能相通者如一區中者乃為一州如此者九乃有

大瀛海環其外天地之際焉說文昔堯遭洪水民居

水中高土故曰九州江淹遂古篇十日並出堯之間

兮羿迺斃日事豈然兮淮南子堯時十日並出草木

焦枯堯命羿仰射十日中其九鳥皆死隨羽翼韓詩

九輪照燭乾坤旱九輪謂九日也山海經大荒之中

湯谷上有扶桑木十日所浴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

枝皆載焉招魂曰十日並出流金爍石莊子大旱金

石流土山焦而不熟小荀子曰冶金而流去火則剛
熠盛光也貨殖傳南則巴蜀丹砂焦火所傷也天地
四方曰六合窳同窳廣韻燒无窳也魏書觀象賦注
堯遭大水填星逆行入水府戔戔多貌韓詩堯呼大
水長十日不惜萬國赤子魚頭生金剛三昧經云以
沃焦山大海不增山海經堯使羿射九日落爲沃焦
沃焦在碧海之東一石方圓四萬里萬流沃之至石
皆竭所以大海水不增長度人經上真執九色之旄
節玉女把十絕之靈幡赤幢蔽日瑤輪碾空幢施之
車蓋旒旗旒也淮南子爰止羲和爰息六螭是謂懸

車注云日乘車駕以六龍羲和御之日至此而薄於
虞泉羲和至此而廻六螭春秋命曆序曰皇伯登出
扶桑日之陽駕六龍以上下按御以六龍故云六九
五十四也螭离龍也母龍曰蛟子曰蚪雷霆玉經有
掣電轟雷使者掣引而縱也火輶者日外景而熱火
精也車轅曰輶齟齬齒不相值也一作齟齬齒參差
不正貌太霄琅書匡轡明霞上廻風迅瓊輪日有御
故言轡三洞神咒云腰纏龍索緙大者謂之索渴紀
事作羈喧雜聲燄鳥或日中三足鳥所謂火晶飛鳥
鳳翥龍鱗醜鄒字未詳文同思歸鳥詩峽中足啼鳥

酸鄒不可會礪礪石相轉也。搯當作癩癩，腦一指按
 腦也。哆嘴，哆日。漢書王莽為人哆口。韓詩赤龍黑鳥
 燒口熱。又云翎鬣倒側相搪，撐婪酣大肚，遭一飽飢
 腸，徹死無由。鳴女於此時若食日，雖食八九無噉名。
 蓋設言當食九日之妖，不當食天之眼，自養逆命耳。
 任子曰：日月天下眼目，而人不知德，大丹隱書：日月
 天之眼，抱朴子：日月之蝕，乃至於盡天，何為當故壞
 其眼目以行譴人乎？劉殺也。韓詩後時食月，罪當死。
 嗚呼！人養虎被虎齧，天媚墓被墓瞎。一作天昏暮得瞽疾
蝦墓敢將天眼瞎
 乃知恩非類，一一自作孽。吾見患眼人，必索良工訣。訣當作抉

想天不異人，愛眼固應一。安得常娥氏，來習扁鵲術。手操
 春喉戈，去此睛上物。初既一作初猶朦朧既久如抹漆一作抹漆
 但恐功業成，便此不吐出。

劉猛詩：不惜補明月，慙無此良工。穀梁傳：吐者外壤
 食者內壤。注曰：凡所吐出者，其壤在外；所吞咽者，壤
 入於內也。漢志：黃帝使常儀占月。周官注云：儀，俄二
 字，古皆音娥。登真隱訣曰：上真之道，七鬱儀奔日文
 為最結鄰。奔月文為次，鬱儀者羲和也。結鄰者常娥
 也。歷世真仙通鑑云：黃帝與扁鵲論脈法，換素書上
 下經史記扁鵲者渤海郡鄭人也。姓秦氏，名越人，少

時爲人舍長舍客長桑君過扁鵲常謹遇之因悉得
其禁方以此視病盡見五臟癥結爲醫或在齊或在
趙在趙者名扁鵲憲宗任用吐突承瓘卒爲內常侍
陳弘志所弑所謂養虎墓自作孽也當時習扁鵲術
者誰與有裴度崔群目爲朋黨極諫而不聽范祖禹
曰憲宗伐叛討逆盪平河南唐室威令赫然復張而
變生於左右近習身陷大禍由任相非其人也

玉川子又涕泗下心禱再拜額揚一作沙土中地上蟣虱

臣全告訴帝天皇臣心有鐵一寸可剗妖墓癡腸皇天一作

上天不爲臣立梯磴臣血肉身無由飛上天揚天光封詞付

與小心風颭一作先封詞付與赤心風颭一作越排閭闔入紫宮密邇玉几

前劈拆奏上臣全頑愚冒敢死橫于天甚長

劉駕唐樂府序云下土土貢臣蠕蠕泥土中項羽本

紀搏牛之意不可以破蟻蝨蟻虱臣草茅微賤稱東

坡詩曰玉川狂直古道民救月裁詩語最真千里妖

墓一寸鐵地下空愁蟣虱臣玉皇經設使兔生角堪

用爲梯磴韓詩無梯可上天天階無由有臣蹤寄賤

東南風天門西北祈風通丁寧附耳莫漏洩薄命正

值飛廉慵颭廣韻疾風也淮南子排閭闔鑰天門注

云排斥鑰入也閭闔始升天之門也天門上帝所居

紫微宮門天官書中宮天極星其一明者太一常居也旁三星三公或曰子屬後句四星末大星正妃餘三星後宮之屬也環之匡衛十二星藩臣皆曰紫宮真元經憑黃龍之玉几又道家章奏多言玉几下有正奏門奏名上帝奏章式唐詩紀事云敢死橫于天代天謀其長

東方蒼龍角插戟尾押風當心開明堂統領三百六十鱗

蟲坐治

一作理

東方宮月蝕不救援安用東方龍

角兩星南北正直若插戟然尾九星如鈞爲蒼龍尾箕曰天雞主八風天官書東宮蒼龍房心心爲明堂

大星天王前後星子屬不欲直直則天王失計房爲府曰天駟其陰右驂旁有兩星曰衿北一星曰牽東北曲十二星曰旗旗中四星曰天市中六星曰市樓市中星衆者實其虛則耗房南衆星曰騎官左角李右角將大角者天王帝廷其兩旁各有三星鼎足句之曰攝提攝提者直斗杓所指以建時節故曰攝提格亢爲疏廟主疾其南北兩大星曰南門氐爲天根主疫尾爲九子曰君臣斥絕不和箕爲敖客曰口舌火犯守角則有戰房心王者惡之也春秋說題辭云房心爲明堂天王布政之宮天文秘畧東方七宿其

形如龍故曰蒼龍石氏云東宮青帝其精蒼龍爲七宿其象有角有亢有氏有房有心有尾有箕氏胃房腹箕所糞也司春司木司東獄司東方司鱗蟲三百有六十蒼龍爲之長韓詩東方青色龍牙角何呀呀從官百餘座嚙噬官家月蝕汝不知安用爲龍窟南方火鳥赤潑血項長尾短飛跋刺頭戴弁冠高達枿一作刺作薨弁一作丹達一作達月蝕鳥宮十二一作三度鳥爲居停主人不覺察貪向何人家行赤口毒舌毒蟲頭上喫却月不啄殺虛貶鬼眼赤一作明突音决齧音血鳥罪不可雪

通雅云中國未見之星如海石火鳥金魚小斗曰滿

刺加星者滿刺加國始見也又云跋刺卽撥刺皆言其聲杜子美詩跳魚撥刺鳴李詩跋刺銀盤欲飛去野客叢書曰李以撥爲跋撥刺者劃烈震激之聲箭鳴亦然此則云鳥飛也唐詩紀事作跋薨廣韻行兒弁冠者後漢志爵弁如爵形前小後大繪其上似爵頭色集作井冠達枿高兒第舍相假謂之居停息夫躬傳未有第宅寄居丘亭朱雀主口舌方術家謂紅嘴朱雀常以逐月建位上順行十二位遇辰戌名曰赤口辰爲天羅戌爲地網主口舌毒害若值蛇虎犬雞四毒尤所忌也突穿也齧空貌南宮朱鳥權衡衡

太微三光之廷匡衛十二星藩臣西將東相南四星
執法中端門左右掖門門內六星諸侯其內五星五
帝坐後聚一十五星蔚然曰即位傍一大星將位也
月五星順入軌道司其出所守天子所誅也其逆入
若不軌道以所犯命之中坐成形皆羣下從謀也金
火尤甚廷藩西有隋星五曰少微士大夫權軒轅軒
轅黃龍體前大星女主象旁小星御者後宮屬月五
星守犯者如衡占東井爲水事其西曲星曰鉞鉞北
北河南南河兩河天闕間爲關梁輿鬼鬼祠事申白
者爲質火守南北河兵起穀不登故德成衡觀成潢

傷成鉞禍成井誅成質柳爲鳥注主水草七星頸爲
員官主急事張素爲厨主觴客翼爲羽翮主遠客軫
爲車主風其旁有一小星曰長沙星星不欲明明與
四星等若五星入軫星中兵大起軫南衆星曰天庫
樓庫有五車車星角若益衆及不具無處車馬天文
秘畧曰南方七宿其形如鶉故曰朱鳥石氏云南宮
赤帝其精朱鳥爲七宿井首鬼目柳喙星頸張喙翼
翮軫尾司夏司火司南獄司南海司南方司羽蟲三
百有六十類占日月食左角天下道斷食亢君憂食
氏內亂食房主昏亂權臣橫食心兵喪並起食尾主

飢食箕爲水旱風飢車騎滿野食南斗其分國飢大水兵食牽牛有兵食須女爲兵旱國有憂食室婁歲飢食胃將亡亦爲飢食昴爲飢邊兵起將死北地叛貞觀二十一年月食昴詔日月陰精用刑兆也是年破焉耆食畢昴分有兵食觜觶爲旱大將憂有叛主者食參爲兵臣下有謀其分大飢外兵大將死食井有內亂五穀不登其分有兵食七星歲飢民流其國更政食張大滂魚行人道其分飢食翼王者殃忠臣誅北方有兵食軫貴臣死月食鳥宮十二度者謂食柳也柳謂之味鳥口也正在南方鶉火之次唐書曆

志月在陰曆初起東南甚於正南復於西南韓詩天河赤鳥司南方尾禿翅觜沙月蝕於汝頭汝口開呀呀蝦蟇掠汝兩吻過忍學省事不以汝觜啄蝦蟇六書故喫食也古言食今言喫

西方攫虎立犄犄

音几一作犄犄

斧爲牙鑿爲齒偷犧牲食封豕

大墓一嚮固當軟美見似不見是何道理爪牙根天不念天天若准擬錯准擬

天官書西宮咸池曰天五潢五潢五帝車舍火入旱金兵水水中有三柱柱不具兵起奎曰封豕爲溝瀆婁爲聚衆胃爲天倉其南衆星曰層積昴曰髦頭胡

星也爲白衣會畢曰罕車爲邊兵主弋獵其大星旁
小星爲附耳附耳搖動有譏亂臣在側昴畢間爲天
銜其陰陰國陽陽國參爲白虎三星直者是爲衡石
下有三星兌曰罰爲斬艾事其外四星左右肩股也
小三星隅置曰觜觸爲虎首主葆旅事其南有四星
曰天廂廁下一星曰天矢矢黃則吉青白黑凶其西
有句曲九星三處羅一曰天旗二曰天苑三曰九游
其東有大星曰狼狼角變色多盜賊下有四星曰弧
直狼狼比地有大星曰南極老人老人見治安不見
兵起常以秋分時候之於南郊附耳入畢中兵起楊

雄長楊賦鑿齒之徒相與摩牙而爭之服虔曰鑿齒
長五尺似鑿亦食人正義曰奎天之府庫一曰天豕
亦曰封豕漢書曰封豨主溝瀆西南大星所謂天豕
目占以明爲吉星不欲團圓團圓則兵起暗則臣干
命之咎亦不欲開闢無常常有白衣稱命於山谷者
婁爲苑牧養犧牲以供祭祀天文秘畧曰西方七宿
其形如虎故曰白虎石氏曰西方白帝其精白虎爲
七宿奎象白虎婁胃昴虎三子也畢象虎觜參象麟
觜首參身也司秋司金司西嶽司西海司西方司毛
蟲三百有六十北史嘗肉一臠識鑊中之味通雅云

惟擬猶揣度比擬也韓詩於菟蹲於西旗旄衛甦毫
既從白帝祠又食於禘禮有加忍令月被惡物食枉
於汝口插齒牙

北方寒龜被蛇縛藏頭入殼如入獄蛇筋束緊束破殼寒

龜夏鼈一種味且當臠其肉一底板沒信處一作且當以
其肉充臠死

殼沒唯堪支牀脚不中一作鑽灼與天下卜一本無

靈憲曰靈龜匿首於後恩玄賦玄武縮於殼中兮騰

蛇蜿而自糾注云龜與蛇交曰玄武殼甲也淪注玄

武與騰蛇俱北方蟲也抱朴子千歲之龜五色具焉

其額上兩骨起似角浮於蓮葉之上或在叢著之下

其上或時有白雲蟠蛇龜蛇潛蟄則食氣夏恣口而

甚瘦冬月蟄而大肥龜策傳南方老人用龜支牀足

行二十餘歲老人死移牀龜尚生不死龜能行氣導

引周禮卜師掌開龜之四兆一曰方兆二曰功兆三

曰義兆四曰弓兆凡卜事眠高揚火揚火以作龜致

其墨凡卜辨龜之上下左右陰陽以授命龜者而詔

相之天官書北宮玄武虛危危為蓋屋虛為哭泣之

事其南有衆星曰羽林天軍軍西為壘或曰鉞旁有

一大星為北落北落若微亡軍星動角益希及五星

犯北落入軍軍起火金水尤甚火軍憂水水患木土

軍吉危東六星兩兩相比曰司空營室爲清廟曰離
宮閣道漢中四星曰天駟旁一星曰王良王良策馬
車騎滿野旁有八星絕漢曰天潢天潢旁江星江星
動人涉水杵臼四星在危南匏瓜有青黑星守之魚
鹽貴南斗爲廟其北建星建星者旗也牽牛爲犧牲
其北河鼓河鼓大星上將左右左右將婺女其北織
女織女天女孫也正義曰比近也危東兩兩相比者
是司命等星也司空唯一星耳又不在危東恐命字
誤爲空也司命二星在虛北主喪送司祿二星在司
命北主官司危二星在司祿北主危亡司非二星在

危北主憊過皆冥司之職占大爲君憂常則吉前漢
書曰危東六星兩兩而比曰司寇天文秘畧曰北方
七宿有龜蛇之形故曰玄武石氏云北方黑帝其精
玄武爲七宿斗有龜蛇蟠結之象牛蛇象女龜象虛
危室璧皆龜蛇蟠蚪之象司冬司水司北獄司北方
司介蟲三百有六十韓詩烏龜怯姦怕寒縮頸以殼
自遮終令夸娥挾女出卜師燒錐鑽灼滿板如星羅
歲星主福德官爵奉董秦忍使黔婁生覆戶無衣巾天失
眼不弔歲星胡其仁

歲星爲木主穀色青如參左肩六七日行一度一年

過一宮疾則四五日行一度十二歲一週郎顛傳尚
書洪範記日月行中道移節應期德厚受福重華畱
之重華者謂歲星守心也容齋續筆曰盧仝月蝕詩
唐史以謂譏元和逆黨考韓文公效仝所作云元和
庚寅歲十一月是年爲元和五年去憲宗遇害時尚
十載仝云歲星主福德官爵奉董秦說者謂董秦卽
李忠臣嘗爲將相而臣朱泚至於亡身故仝鄙之東
坡以爲當秦之鎮淮西日代宗避吐番之難出狩追
諸道兵莫有至者秦方在鞠場趣命治行諸將請擇
日秦曰父母有急難而欲擇日乎卽倍道以進雖末

節不終似非無功而食祿者近世有嚴有翼者著藝
苑雌黃謂坡之言非也秦守節不終受泚僞官爲賊
居守何功之足云詩譏刺當時故言及此坡乃謂非
無功而食祿謬矣有翼之論一何輕發至詆坡公爲
非爲謬哉予案是時秦之死二十七年矣何爲而追
刺之使仝欲譏逆黨則應首及祿山與泚矣竊意元
和之世吐突承瓘用事仝以爲嬖倖擅位故用董賢
秦宮輩喻之本無預李忠臣事也新唐書李忠臣本
董秦也幽州薊人少籍軍以材力奮屢有功賜今氏
名忠臣慇直不通書德宗嘗謂卿耳大真貴兆對曰

臣聞驢耳大龍耳小帝喜其野而誠然既失兵怫鬱
不顧藉朱泚反僞署司空兼侍中泚攻奉天以忠臣
居守泚敗繫有司與其子俱斬史記黔婁先生卒覆
以布被覆頭則足露覆足則頭露魯西曰斜其被則
殮矣其妻曰斜之有餘不如正之不足藝文志黔婁
子齊隱士守道不詘威王下之漢書歲星曰東方春
木於人五常仁也五事貌也仁虧貌失逆春令傷木
氣罰見歲星歲星所在國不可伐可以伐人趨舍而
前爲贏退舍爲縮贏其國有兵不復縮其國有憂其
將死國傾敗所去失地所之得地一曰當居不居國

有兵不戰辰星入太白中五日乃出及入而上出破
軍殺將客勝下出客亡地辰星來抵太白不去將死
正其上出破軍殺將客勝下出客亡地視其所指以
名破軍辰星繞環太白若鬪大戰客勝主人吏死辰
星過太白間可滅劔小戰客勝居太白前旬三日軍
罷出太白左小戰歷太白右數萬人戰主人吏死出
太白右去三尺軍急約戰凡太白所出所直之辰其
國爲得位得位者戰勝所直之辰順其色而角者勝
其色害者敗太白白比狼赤比心黃比參右肩青比
參左肩黑比奎大星色勝位行勝色行得盡勝之觀

象玩占日月犯太白有兵大戰一曰將有二心一曰
主人惡之一曰月犯太白天下靡散河圖帝覽嬉曰
強臣作亂以戰則不勝一曰太白與月犯國多盜賊
月蝕太白強國以戰亡亦曰其分主人死荊州占曰
臣弑君亦受誅一曰國君亡月掩太白王者亡地月
吞太白有兵戰國亡月蔽太白有猝兵期五日太白
出月下芒相及君死民流月生三日刺太白之陽陽
國勝小邑損月生三日刺太白之陰陰國勝兵在外
未及入而內者不及出南方爲陽北方爲陰月與太
白同出城守者賣城宜更其守者月與太白合宿太

子死主憂月與太白會其南南國亡其北北國亡月
與太白同光其月月食其下兵亡太白與月爭光大
戰相去五寸有拔城二寸軍憂三寸天子罷相六寸
天下有兵三寸有憂城一尺有拔城五尺以外無咎
太白蝕月易大將一曰將死一曰臣伐主太白犯月
中其國戰不勝亡地海中占曰其分國立王一曰其
分兵起一曰將死一曰臣謀主不成一曰有內惡國
失政大臣作亂荊州占曰軍出主將太白入月中而
不出客將死出者人主死武密占曰太白入月中而
不見客死其星見主人死無軍則大臣當之乙巳占

曰太白入月不見星臣爲逆月弦太白侯王爲逆太白犯月刑理失均自毀其法太白貫月期不出六年國有大兵戰敗亡地一曰國以亂亡月生三日候太白夕出西方與月相並間容一指軍在外期十日有破軍殺將主勝二指期十五日有破軍死將客勝一曰主人小勝容三指期二十日有破軍死將客軍大勝主人亡地容四指期二十五日客軍入境主人不勝容五指期三十日軍陳不戰月未盡三日候太白晨出東方與月相並中間容一指入月三日有破軍死將主不勝容二指入月九日主人軍大敗失地容

動搖乍前乍後其殃逾甚熒惑主死喪大鴻臚之象主甲兵大司馬之義伺驕奢亂孽執法官也其精爲風伯惑童兒歌謠嬉戲也漢書熒惑曰南方夏火禮也視也禮虧視失逆夏令傷火氣罰見熒惑逆行一舍二舍爲不祥居之三月國有殃五月受兵七月國半亡地九月地大半亡因與俱出入國絕嗣熒惑爲亂爲賊爲疾爲喪爲飢爲兵所居之宿國受殃殃還至者雖大當小居之久殃乃至者當小反大已去復還居之若居之而角者若動者繞環之及乍前乍後乍左乍右殃愈甚一曰熒惑出則有大兵入則兵散

周還止息廼爲其死喪寇亂在其野者亡地以戰不勝東行疾則兵聚於東方西行疾則兵聚於西方其南爲丈夫喪北爲女子喪熒惑天子理也故曰雖有明天子必視熒惑所在後漢謝弼傳熒惑守亢裴回不去法有近臣謀亂發於左右史記曰其入守犯太微軒轅營室主命惡之心爲明堂熒惑廟也謹候此中興天文志五星之變俱足以致殃熒惑太白爲甚而熒惑尤甚蓋熒惑火也性烈而不常又爲執法之官司天下過失故其應尤爲亟也觀象玩占日月行與火同宿而食天下破亡有憂月犯熒惑有亂臣其

國有兵貴人出巫咸曰有兵戰小吏死一曰女主憂荆州占曰戰勝之國大將死一曰天下有女主之憂一曰貴人以兵死國內亂月犯熒惑而暈或食天下破亡地大半將軍死月吞熒惑國亂兵起有白衣之聚一曰相及太子當之一曰有內亂帝不終荆州占曰天下滅亡河圖帝覽嬉曰其國以兵致飢而以亂亡月掩熒惑其地大敗月齒熒惑其分國軍破敗月與熒惑合其宿國主死海中占曰其國不可以有爲貴人傷有內兵又曰月與火星合光芒相及國有內亂三年不解太子死月與火同宿而食月在火光北

禾不成在火南果不實在火東天下默默在火西其
分兵飢一曰有大戰月與熒惑同光有叛臣內亂且
飢熒惑食月讒臣貴後宮有女害主者又曰國敗熒
惑犯月有亂臣一曰諸侯有謀者熒惑八月憂在宮
中有盜賊一曰有亂臣在君側相死黃帝占曰有兵
喪海中占曰以戰不勝荊州占曰臣叛主一曰其分
兵且旱不出五月一曰女戚爲政天下亂逆行則其
災大熒惑觸月上角相憂中央主憂下角將憂熒惑
觸月陰國亂其國貴人兵死國不可伐其國不出五
年亡支計也盧頭盧也謂計盧誅罰何所鉏也困學

紀聞云火爲罰星不罰有德

土星與土性相背反養福德生禍害到人頭上死破敗今
夜月蝕安可會

鎮星主土色黃如參右肩八九日行一度二十七箇
月過一宮二十八年一周填星福德星也蝦蟇亦土
屬元始无量度人經云五土之氣爲帝主福故四十
五年而遷其室居北者九年而遷居西南者十八年
而遷居東者二十七年而遷居東南者三十六年而
遷居西者六十三年而遷居東北者七十二年而遷
居南者八十一年而遷遷不背逆下無臨制上無刑

剋則災害不生日享太平或履非其位遇非其時上下不相得則隨宮爲蠱其災眚亦繫道德之所致也漢書填星曰中央季夏土信也思心也仁義禮智以信爲主貌言視聽以心爲正故四星皆失填星廼爲之動填星所居國吉未當居而居之若已去而復還居之國得土不乃得女子當居不居旣已居之又東西去之國失土不乃失女不有土事若女之憂居宿久國福厚易福薄當居不居爲失填其下國可伐得者不可伐其贏爲王不寧縮有軍不復一曰旣已居之又東西去之其國凶不可舉事用兵失次而上一

舍三舍有王命不成不乃大水失次而下一舍有后感其歲不復不乃天裂若地動凡五星歲與填合則爲內亂與辰合則爲變謀而更事與熒惑合則爲飢爲旱與太白合則爲白衣之會爲水太白在南歲在北名曰牝牡年穀大熟太白在北歲在南年或有或亡熒惑與太白合則爲喪不可舉事用兵與填合則爲憂主孽卿與辰合則爲北軍用兵舉事大敗填與辰合則將有覆軍下師與太白合則爲疾爲內兵辰與太白合則爲變謀爲兵憂凡歲熒惑填太白四星與辰闕皆爲戰兵不在外皆爲內亂一曰火與水合

爲淬與金合爲鑠不可舉事用兵土與金合國亡地
與木合則國飢與水合爲雍沮不可舉事用兵木與
金合鬪國有內亂同舍爲合相陵爲鬪二星相近者
其殃大二星相遠者殃無傷也從七寸以內必之凡
月食五星其國皆亡歲以飢熒惑以亂填以殺太白
彊國以戰辰以女亂月食大角王者惡之凡五星所
聚宿其國王天下從歲以義從熒惑以禮從填以重
從太白以兵從辰以法以法者以法致天下也三星
若合是謂驚立絕行其國外內有兵與喪民人乏飢
改立王公四星若合是謂大湯其國兵喪並起君子

憂小人流五星若合是謂易行有德受慶改立王者
撫有四方子孫蕃昌亡德受罰離其國家滅其宗廟
百姓離去被滿四方五星皆大其事亦大皆小其事
亦小也凡五星色皆圜白爲喪爲旱赤中不平爲兵
青爲憂爲水黑爲疾爲多死黃吉皆角赤犯我城黃
地之爭白哭泣之聲青有兵憂黑水五星同色天下
匿兵百姓安寧歌舞以行不見災疾五穀蕃昌觀象
玩占日月犯填星女主喪敗一曰有黜后一曰爲亡
地不出十二年國以飢亡一曰天下大喪一曰其國
貴人死以兵天下大亂一曰先舉者敗天下有大風

之灾月食填星其地民流人亡女主憂又曰爲兵飢
爲喪一曰其國以亂亡一曰以殺而亡天官書曰下
犯上又曰民流千里一曰國以女亂而亡月乘土星
地動不則大喪月與土合其下國飢月與填星同光
以其日月食且有以移徙亡者若星動搖其下亡地
填星入月中臣賊主一曰不出四十日有土工事乙
巳占曰貴人絕無後一曰女主死填星食月有喪女
主亡填星入貫月國內亂不出五年亡唐書志元和
三年三月乙未鎮星蝕月在氏占曰其地主死

太白眞將軍怒激鋒鏑生恒州陣斬鄴定進項骨脆甚春

蔓青天唯兩眼失一眼將軍何處行天兵

天官占云太白者西方金之精白帝之子三公大將
軍之象也色白如狼一曰如五車大星而有光也主
兵一日行一度一月過一宮一年一小周九年一大
周正義曰太白五芒出早爲月蝕晚爲天矢及彗其
精散爲天柞天橈伏靈大敗司姦天狗賊星天殘卒
起星是古曆星若竹彗墻星猿星白彗皆以示變也
恒州唐詩紀事作常州以爲州與太宗御名同按穆
宗初名宥後改名恒非太宗也舊唐書志鎮州秦東
垣縣漢高改名眞定置恒山郡又爲眞定國歷代爲

常山郡治元氏後魏道武登常山郡北望安樂壘美
之遂移郡治于安樂城今州城是也周隋改爲恒州
後廢義旗初復置恒州領真定石邑行唐九門滋陽
五縣州治石邑武德元年陷竇建德四年賊平徙治
所於真定省滋陽縣又割廉州之藁城來屬天寶元
年改爲常山郡乾元元年復爲恒州興元元年升爲
都督府元和十五年改爲鎮州退之送石處士詩鉅
鹿師欲老常山險猶是蓋指吐突承瓘兵出無功遂
赦王承宗新唐書本紀憲宗四年十月辛巳成德軍
節度使王承宗反癸未左神策軍護軍中尉吐突承

瓘爲左右神策河陽浙西宣歙鎮州行營兵馬招討
處置使以討之戊子承瓘爲鎮州招討宣慰使五年
正月己巳左神策軍大將軍鄴定進及王承宗戰死
之承宗傳云承瓘至軍無威畧師不振神策大將鄴
定進號驍將前以擒劉闢功王陽山郡至是戰北馳
而債趙人曰鄴王也害之師氣益折蔓青根長而白
霜後特脆美憤定進陣亡項骨如蔓青之柔脆也漢
書太白日西方秋金義也言也義麟言失逆秋令傷
金氣罰見太白日方南太白居其南日方北太白居
其北爲羸侯王不寧用兵進吉退凶日方南太白居

其北日方北太白居其南爲縮侯王有憂用兵退吉
進凶當出不出當入不入爲失舍不有破軍必有死
王之墓有亡國一曰天下匿兵桀有兵者所當之國
大凶當出不出未當入而入天下匿兵兵在外入未
當出而出當入而不入天下起兵有至破國未當出
而出未當入而入天下舉兵所當之國亡當期而出
其國昌出東爲東方入爲北方出西爲西方入爲南
方所居久其國利易其鄉凶入七日復出將軍戰死
入十日復出相死之入又復出人君惡之已出三日
而復微入三日廼復盛出是爲爽而伏其下國有軍

其衆敗將北已入三日又復微出三日廼復盛入其
下國有憂帥師雖衆敵食其糧用其兵虜其帥出西
方失其行夷狄敗出東方失其行中國敗一曰出蚤
爲月食晚爲天祲及彗星將發于無道之國太白出
而畱桑榆間病其下國上而疾未盡期日過參天病
其對國太白經天天下革民更王是爲亂紀人民流
亡晝見與日爭明強國弱小國強女主昌太白兵象
也出而高用兵淡吉淺凶埤淺吉淡凶行疾用兵疾
吉遲凶行遲用兵遲吉疾凶角敢戰吉不敢戰凶擊
角所指吉逆之凶進退左右用兵進退左右吉靜凶

園以靜用兵靜吉趨凶出則兵出入則兵入象太白
吉反之凶赤角戰太白者猶軍也而熒惑憂也故熒
惑從太白軍憂離之軍舒出太白之陰有分軍出其
陽有偏將之戰當其行太白還之破軍殺將辰星殺
伐之氣戰鬪之象也與太白俱出東方皆赤而角夷
狄敗中國勝與太白俱出西方皆赤而角中國敗夷
狄勝五星分天之中積於東方中國大利積於西方
夷狄用兵者利辰星不出太白爲客辰星出太白爲
主人辰星與太白不相從雖有軍不戰辰星出東方
太白出西方若辰星出西方太白出東方爲格野雖

亡所之國昌已去之又東西去之國凶不可舉事用
兵安靜中度吉出入不當其次必有天祇見其舍也
歲星贏而東南石氏見彗星甘氏不出三月廼生彗
本類星末類彗長二丈贏東北石氏見覺星甘氏不
出三月廼生天棊本類星末銳長四尺縮西南石氏
見欃雲如牛甘氏不出三月廼生天槍左右銳長數
丈縮西北石氏見槍雲如馬甘氏不出三月廼生天
欃本類星末銳長數丈石氏槍欃棊彗異狀其殃一
也必有破國亂君伏死其辜餘殃不盡爲旱凶飢暴
疾至日行一尺出二十餘日廼入甘氏其國凶不可

舉事用兵出而易所當之國是受其殃又曰祲星不出三年其下有軍及失地若國君喪觀象玩占日月犯歲星其國必飢晉志曰其分歲飢人流黃帝占曰刑獄煩多盜賊一曰有邊兵一曰其分主死又爲民疫一曰相有凶月乘歲星相死有大戰其野有拔城一曰其分主死月貫木星有流民不出十二年國以飢亡月與歲星同宿其年有疾疫粟貴人相食農官憂一曰女主凶有大戰月與歲星同光國以飢亡一曰臣強巫咸曰相死國飢三年一曰其國且以女樂亡月食歲星軍飢大臣誅一曰邦無主人相食月吞

歲星其國敗亡不出十二年月食歲星而暈女主凶其國大飢有大戰歲星入月相以妃黨之譖去一曰不出一旬天下有大災粟大貴不出二年天下亡徒爲亂在野荆川占曰臣弑主歲星食月有大喪女主死臣爲逆國易王歲星犯月其野有逐相歲星逆行犯月法令散禮舍文嘉曰歲星與月相掩蝕國多哭泣或大臣后妃薨唐書志元和二年二月壬申月掩歲星占曰大臣死

熒惑矍鑠公一作翁執法大不中月明無罪過不糾一作糾蝕月蟲年年十月朝太微支盧謫罰何災凶

後漢馬援傳武威將軍劉尚擊武陵五溪蠻夷深入
軍沒援因請行時年六十二帝愍其老未許之援據
鞍顧盼以示可用帝笑曰矍鑠哉是翁也文耀鉤云
赤帝熒怒之神爲熒惑位南方熒惑主旱色赤如心
大星一曰如大角五日行三度兩月過一宮遲則二
日行一度二年一周天官占云熒惑方伯象司察妖
孽索隱曰熒惑謂之執法晉灼云常以十月入太微
受制而出行列宿司無道出入無常徐廣曰熒惑爲
理外則理兵內則理政正義云熒惑之行無常以其
舍命國爲殘賊爲疾爲喪爲飢爲兵環繞勾曲芒角

三指入月十五日有破軍死將主人亡地容四指入
月二十日客軍大敗容五指入月二十七日軍陳不
戰其法閉目一舉指準之太白始夕出西方在月北
爲得行在月南爲失行用兵先起者敗巫咸曰入月
三日候太白夕出西方在月南中國戰勝負海之國
敗在月北負海之國勝中國敗秋冬入月三日太白
出西方居月北軍強居月南軍弱唐書志元和元年
十月太白入南斗十二月復犯之斗吳分也二年正
月癸丑月犯太白於女虛四月丙子太白犯東井北
轅四年九月癸丑太白犯南斗長楊賦天兵四臨天

子之兵謂之天兵言兵威之盛如天也

辰星在廷尉天律自主持人命在盆底固應樂見天盲時
天若不肯信試喚臯陶鬼一問而今一作一問
一如今日

廷尉秦官掌刑辟舜典帝曰臯陶蠻夷猾夏寇賊姦
宄汝作士五刑有服惟明克允文子臯陶暗而爲大
理天下無虐刑天律法律也如李師道遣賊殺宰相
武元衡取其顛骨而去京師大索弗獲兵部侍郎許
孟容見上言自古未有宰相橫尸路隅而盜不獲者
此朝廷之辱也因涕泣全云人命在盆底是也且中
人承瓘無功損威段平仲劾其當斬以謝天下李絳

亦論其過旣決遣之然帝終厚承瓘爲罷絳宰相名
爲內弓箭庫使復左神策中尉所謂天若不肯信安
得起臯陶於今日一申其罪而問之辰星北水之精
宰相之祥亦偏將廷尉象也色黑如奎大星一日行
一度半或五日行七度一月過一宮史記察日辰之
會以治辰星之位曰北方水太陰之精主冬日壬癸
刑失者罰出辰星以其宿命國是正四時仲春春分
夕出郊奎婁胃東五舍爲齊仲夏夏至夕出郊東井
輿鬼柳東七舍爲楚仲秋秋分夕出郊角亢氐房東
四舍爲漢仲冬冬至晨出郊東方與尾箕斗牽牛俱

西爲中國其出入常以辰戌丑未其蚤爲月蝕晚爲
彗星及天矢其時宜效不效爲失追兵在外不戰一
時不出其時不和四時不出天下大飢其當效而出
也色白爲旱黃爲五穀熟赤爲兵黑爲水出東方大
而白有兵於外解常在東方其赤中國勝其西而赤
外國利無兵於外而赤兵起其與太白俱出東方皆
赤而角外國大敗中國勝其與太白俱出西方皆赤
而角外國利五星分天之中積於東方中國利積西
方外國用者利五星皆從辰星而聚於一舍其所舍
之國可以法致天下辰星青角兵憂黑角水赤行窮

兵之所終免七命曰小正辰星天機安周星細爽能
星鉤星其色黃而小出而易處天下之文變而不善
矣免五色青圓憂白圓喪赤圓中不平黑圓吉赤角
犯我城黃角地之爭白角號泣之聲其出東方行四
舍四十八日其數二十日而反入於東方其出西方
行四舍四十八日其數二十日而反入於西方其一
候之營室角畢箕柳出房心間地動辰星之色春青
黃夏赤白秋青白而歲熟冬黃而不明卽變其色其
時不昌春不見大風秋則不實夏不見有六十日之
旱月蝕秋不見有兵春則不生冬不見陰雨六十日

有流邑夏則不長天鏡曰辰星入月中軍士當敗有
奸人入城不出五日有賊兵至也

三台文章宮作上天紀綱環天二十八宿磊落尚書郎整

頓排班行劍握他人將一四太陽劍一四天市一作帝旁操

斧代大匠兩手不怕傷弧矢引滿反射人天狼呀啄明煌

煌

天官書魁下六星兩兩相比者名曰三能三能色齊
君臣和不齊為乖戾孟康曰泰階三台也每台二星
凡六星應劭曰泰階者天子之三階上階為天子中
階為諸侯公卿大夫下階為士庶人上階上星為男

主下星為女主中階上星為諸侯三公下星為卿大
夫下階上星為元士下星為庶人三階平則陰陽和
風雨時不平則稼穡不成冬雷夏霜天子行暴令好
與甲兵修宮榭廣苑囿則上階為之坼按三台六星
赤兩兩而居其勢橫亘北斗第二魁星起文昌列招
搖太微一星曰天柱三公之位也在天曰三台主開
德宣符也西近文昌二星曰上台為司命主壽次二
星對軒轅曰中台為司中主宗室東二星抵太微曰
下台為司祿主兵又云三台者中天之

華蓋也漢書五行志北斗天之三辰綱紀曰

秘畧曰雲漢自坤抵艮爲地紀北斗自乾係巽爲天
綱二十八宿角二星十二度爲天之關內曰天廷黃
道經其中七曜之所行也天田在角之左天門在角
之右故石氏曰左角爲天田爲理主刑右角爲天門
爲將主兵明大天下太平賢人在朝火犯天田主旱
角宿芒動國祚不寧北爲左南爲右亢四星九度半
主疾疫天子內朝也明大則吉移動多病不見則天
下鼎沸而旱澇作氏四星十五度爲天子路寢王者
之宿宮明則大臣妃后奉君不失節不見或移徙則
內亂生彗孛犯兵起五星犯后宮災房四星五度中

間爲天門黃道之所經月暈主大風心三星六度天
地之心人之主也中一星曰大火曰大辰曰明堂天
子之正位也中爲天子前爲太子后爲庶子直則主
失勢動則國有憂火守之爲國無主五星彗孛守犯
凶中心明則化成道昌移徙不見則國亡變黑色大
人憂直則地動尾九星十七度爲后妃之府第一星
主后次三星主夫人次則嬪妾火犯之宮中內亂箕
四星十一度亦謂之天津后妃后宮之府亦曰天雞
主八風凡日月宿在箕壁翼軫者風起又主蠻夷胡
貊明大而直吉暗凶月在箕宿其野風起移入河國

災人相食月暈金火犯之兵起斗六星二十五度爲
日月五星之正道芒角動搖天子憂兵起暗小宰相
廢死牛六星七度爲天之關梁上二星主道路次一
星主關梁次二星主南越下一星主牛移動牛多殃
曲則糴貴明大關梁通不明穀不登女四星十一度
主婦之卑也移動后廢木犯立后暗小國藏虛虛二
星十九度二十五分半少彊冢宰之象也主北方城
邑廟堂祭祀又主風雨死喪動搖有死喪哭泣流星
犯之賊亂宗廟火守天子將兵水守飢饉危三星十
八度主天府廟堂又主風雨墳墓動則死喪哭泣事

且有土工兵起火守之地震室二星十七度一星爲
宮一星爲三軍之廩故置羽林之衛壁二星九度日
暈風雨生圖書之秘府王者好武經士不用圖書隱
奎十六星十七度天之武庫客星入守皆兵起婁三
星十三度下九尺爲日月之中道動搖主聚衆星直
則有執主之命者胃三星十四度五穀倉也日暈年
穀不熟火守旱飢昴六星十一度天之耳目乃胡星
也又主獄事畢八星七度主邊兵日月暈蝕五星守
犯陰國憂蘇竟日畢爲天綱主網羅無道之君觜三
星一度在參之北角主天之關又爲三軍之候動移

則盜賊行天下旱參七星九度秒主殺伐權衡芒角
動搖邊候有急天下兵起參左足入玉井中兵大起
井八星三十四度主水泉月宿井有風雨之應鬼四
星二度主死亡祠祀動而光賦歛徭役移徙人愁政
令急柳八星十四度主飲食動搖大人酒死失色天
下飢三年必應星七星七度主后妃御女之位亦爲
賢士之象失色則后妃死賢士誅暗則賢良不處張
六星十七度主太廟明堂御史之位暗則宗廟不享
明堂宮廢翼二十二星十九度天之樂府明則禮樂
興暗則政教失日食大臣僭月蝕王者殃忠臣誅月

暈大風旱女主惡之軫四星十八度半主將軍樂府
又主車騎載任明則車駕備動則車駕用有軍出入
皆占於軫月宿軫風起月暈軫庫無留兵廐無係馬
日月食貴臣死淮南子星分度角十二亢九氏十五
房五心五尾十八箕十一四分一斗二十六牽牛八
須女十二虛十危十七營室十六東壁九奎十六婁
十二胃十四昴十一畢十六觜嚮二參九東井三十
三輿鬼四柳十五星七張翼各十八軫十七凡二十
八宿也闔闔門內東南維五星曰尚書主納言郎位
十五星在帝坐東北張衡云今之尚書郎也欲其大

小相均光潤有常吉楊震傳太微積星名爲郎位隋志主守衛也其星明大臣有劫主又曰客犯上其星不具后死幸臣誅客星入之大臣爲亂磊落紀事作磊磊蘇源明歌云星磊落耿秋河古兩頭纖纖詩磊磊落落向曙星度人經煌煌磊落明威八回磊落不群貌星經云更河星爲戟劍之星步天歌太陽之守四勢前一箇宰相太陽側更有三公相西邊卽是亥戈一星圓太陽守一星在相西大將大臣之象也主戒不虞設武備也非其常兵起勢四星在太陽西北刑餘人而用事者也不明吉相一星在北斗南元戈

一星在招搖北一曰天戈也芒角大而動則四夷兵起下元名天市垣在房斗之間尾箕之上帝座一星常光明四箇微芒宦者星帝坐有五一座在紫微宮一坐在大角一坐在心中一坐在太極宮一坐在天市垣咸云帝坐宦者四星在帝坐西南帝旁之闔人也星微則吉明則凶老子云夫代司殺者是謂代大匠斲夫代大匠斲者希有不傷手矣是時宦者握兵故云劔握他人代匠傷手也弧九星外一星矢也在狼東南天之弓也以伐叛懷遠又主備盜賊之知姦邪者弧矢向狼動移多盜明則兵大起狼弧張害及

胡天下乖亂又曰天弓張天下盡兵主與臣相謀張
衡云滿則天下兵起翟方進傳狼奮角弓且張狼一
星在井東南爲野將主侵掠色有常不欲變動角而
變色動搖盜賊作胡兵起人相食躁則主人不靜不
居其宮馳騁天下張衡曰居非其處則人相食色黃
白而明吉黑凶赤芒角兵起金木火守亦如之一云
狼一星赤又主兵火色欲黃白無光不宜動搖色赤
而光芒四張搖動則天下兵亂兵火起又曰動搖則
海兵作亂思玄賦彎威弧之撥刺兮射疇冢之封狼
河圖曰疇冢之精上爲狼星

癡牛與騃女不肯勤農桑徒勞含淫思旦夕遙相望虫尤

簸旗弄旬始搃天鼓

一作弄旬朔始

鳴璫琅玕矢龍蛇行

一作枉矢龍蛇

行

眉目

一作眦目

森森張天狗下舐地血流何滂滂譎險萬萬

黨構架何可當昧目疊成就

昧一作眦

害我光明王

焦林大斗記云天河之西有星煌煌與參俱出謂之

牽牛天河之東有星微微在氏之下謂之織女道書

云牽牛娶織女取天帝二萬錢備禮久不還被驅在

營室小說云天河之東有織女天帝之子也年年機

杵勞役織成雲錦天衣容貌不暇整理天帝怜其獨

處許嫁河西牽牛嫁後遂廢織維天帝怒焉責令歸

河東但使一年一度相會魏文帝燕歌行星漢西流
夜未央牽牛織女遙相望杜甫詩牛女漫愁思秋期
猶渡河史記蚩尤之旗類彗而後曲象旗見則王者
征伐四方旬始出於北斗旁狀如雄雞其怒青黑象
伏鼈東京賦注旬始妖氣也河圖曰填星之精流爲
旬始宋均曰怒爲芒角刺出天鼓有音如雷非雷音
在地而下及地其所往者兵發其下一云無雲而雷
發一聲爲寡助謂之天鼓兵起國危秋冬尤忌天鏡
云天鼓鳴者空中無雲氣忽然如鼓聲名爲天鼓或
天昏地暗忽然似鼓聲响過者亦名天鼓正月鳴天

子有道二月鳴國無赦宥不濟萬民三月鳴隨意刑
禁不依正法四月鳴民不樂五月鳴不孝者橫死六
月鳴世界安人民樂七月鳴謠言亂起八月鳴當境
災害生九月鳴天災水滂十月鳴人民飢十一月鳴
人民多難主不正也十二月鳴大臣謀位世反覆也
璫琅聲也枉矢狀類大流星蛇行而蒼黑望如有毛
目然後漢書矢當直而枉者操矢者邪枉人也辰星
之精散爲枉矢天狗狀如大奔星有聲其下止地類
狗所墮及炎火望之如火光炎炎衝天其下圜如數
頃用處上兌者則有黃色千里破軍殺將周書曰天

狗所止地盡傾餘光燭天爲流星長十數丈其疾如風其聲如雷其光如電吳楚七國反時吠過梁國者是也太白星散爲天狗主候兵大象賦狗過梁而千里流血禮含文嘉曰三星狀如火名天狗常在西北見則人民相食天下大亂譎險萬萬黨者言衆星黨惡不救月廣韻昧目不正也一作昧芥入目也子華子如目有昧焉度人經周延靜平天帝光明王

請畱北斗一星相北極指揮萬國懸中央此外盡拂

一作掃

除沙磧如山岡贖我父母光當時恒星沒殞雨如桴漿似

天會事發叱喝誅姦狂

一作強

何故中道廢自遺今日殃善

善又惡惡郭公所以亡願天神聖心無信他人忠

北極五星在紫微宮中一名天極第一星主月太子也第二星主日帝王也第三星主五星度子也度人經云北極星與群星相遠三度有奇而中空者北辰上帝真形也物理論云北極天之中陽氣之北極也極南爲太陽極北爲太陰日月五星行太陰則無光行太陽則能照故爲昏明寒暑之限極也北斗第一星名魁字貪狼一名天樞又名天英上統室璧奎婁節候陽明春生萬物下屬秦地徐州分野子生人屬之星圍九百二十里第二名魁字巨門一名璇又名

天任上統胃昴畢觜節候陰秋成萬物下屬楚地益
州分野丑亥生人屬之星圍五百五十里第三名魍
字祿存一名璣又名天柱上統參井柳鬼下屬梁地
冀州分野寅戌生人屬之星圍七百二十里四名魍
字文曲一名權又名天心上統張星翼軫下屬吳地
荊州分野卯酉生人屬之星圍八百里五名魍字廉
貞一名衡又名天禽上統角亢氐房節候丹元夏以
長養萬物下屬趙地兗州分野辰生人屬之星圍七
百二十里六名魍字武曲一名闔陽又名天輔上統
心尾斗箕節候北極三冬收藏萬物下屬燕地揚州

分野巳未生人屬之星圍七百里七名魍字破軍一
名瑤光一名天冲一名天蓬又名天內上統女牛虛
危下屬齊地豫州分野午生人屬之星圍九百里張
衡曰一居中央謂之北斗北斗魁星第一名執陰第
二名叶指第三名視金第四名拒理第五名防件第
六名開寶第七名招搖沙磧如山岡者天文志云星
之至微如塵沙者隕爲堆阜蓋星之在地則爲石石
之在天則爲星星墜於天半空凝結至地而成石也
天鏡曰星墜爲石天下兵起星墜爲沙其國君喪父
母光者日之與月猶父之與母也春秋莊公七年四

月辛卯夜恒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公羊傳恒星者
列星也穀梁傳經星也左傳恒星不見夜明也夜中
星隕如雨與雨偕也梓漿一作送漿字書曰送散走
也釋道安曰慧光遐焰莊王因覩夜明謂魯莊七年
卽周莊王十年如來於是年成佛所以夜明非中夏
之災也舊唐書憲宗十四年正月迎鳳翔法門寺佛
骨至京師刑部侍郎韓愈上疏極陳其弊癸巳貶愈
爲潮州刺史故引恒星事發叱喝誅姦之語又劉向
以爲夜中者言不得終性命中道敗也或曰象其叛
也言當中道叛其上也憲宗不終其天年全云何故

中道廢自貽今日殃也叱呵也喝聲流喝也胡傳曰
齊桓公之郭問父老曰郭何故亡曰以其善善而惡
惡也公曰若子之言乃賢君也何至於亡父老曰郭
君善善不能用惡惡不能去所以亡也夫善善而不
能用則無貴於知其善惡惡而不能去則無貴於知
其惡未之或知者猶有所頷也夫旣或知之矣不能
行其所知君子所以高舉遠引小人所以肆行而無
忌憚也願天神聖心無信他人忠者言當奮乾剛無
爲小人所惑時皇甫鎛以諂刻欺蔽在相位唐詩紀
事請畱北斗相北極

玉川子詞訖風色緊格格近月黑暗邊有似動劍戟須臾
癡慕精兩吻自決坼初露半个璧漸吐滿輪魄衆星盡原
赦一墓獨誅磔腹吐忽脫落依舊挂穹碧光采未蘇來慘
淡一片白奈何萬里光受此吞吐厄再得見天眼感荷天
地力

王褒詩上弦如半璧詩推災度日月三日成魄八日
成光月陰精也日光照之則見日光之所不照曰魄
望者日月相望人居其中盡觀其明故形圓二弦之
月日照其側人觀其旁故半明而半魄晦朔之月日
照其表人在其裏故不見釋名朔蘇也月死復生蘇

也繁露曰金用事其色慘淡而白一片白月無光之
狀韓詩此外內官瑣細不足科臣請悉掃除慎勿許
語令啾譁併光全耀歸我月盲眼鏡淨無懺瑕斃蛙
拘送主府官帝箸下腹嘗其臍依前使兔操杵曰玉
階桂樹閑婆娑姮娥還宮室太陽有室家天雖高耳
屬地感臣赤心使臣知義雖無明言潛喻厥旨有氣
有形皆吾赤子雖忿大傷忍殺孩稚還女月明安行
於次盡釋衆罪以蛙磔死

或問玉川子孔子修春秋二百四十年月蝕盡不收今子
咄咄詞頗合孔意不玉川子笑答或請聽逗遛孔子父母

魯諱魯不諱周書外書大惡故月蝕不見收余命唐天口
食唐土唐禮過三唐樂過五小猶不說大不可數災沴無
有小大瘡安一本有得字引衰周研覈可否日分晝月分夜辨
寒暑一主刑一主德政乃舉孰謂人面上一目偏可去願
天完兩目照下萬方土更不瞽萬萬古

桂巖子曰春秋反王道之本譏天王以致太平刺惡
幾微不遺大小又曰始言大惡殺君亡國終言赦小
過徐幹曰春秋於衆國也大惡始筆公羊傳春秋諱
國之惡大惡諱之小惡書之司馬遷日月食常也日
食不臧也是以春秋書日之食不書月食新唐書凡

唐著紀二百八十九年日食九十三而月食亦不書
也天文秘畧曰日月交則食不交則不食通計一百
七十三日有餘而有一交也于此時方有食也亦有
交而不食者同道而相避也月行內道在黃道之北
則食多驗月行外道在黃道之南雖遇正交無由映
掩食多不驗也管子曰日掌陽月掌陰陽爲德陰爲
刑是故日食則失德之國惡之月蝕則失刑之國惡
之兩目不可偏廢災沴無有小大古人不書月蝕者
非遺之也貴陽而賤陰詳內而畧外謂陽德修則陰
沴可弭元

稱柄陰之爲禍烈

已此全所憤激而書也梅聖俞日蝕詩云前時
食爾妃天下戢戢無有忠責罵四方誰膽大仰頭憤
憤唯盧仝欲持寸刃去其害氣力雖有天難通是時
了無毫芒益徒有文字辨且雄仝死于今百餘載日
月幾度遭遮蒙有人見之如不見誰肯開口吞天公
逗遛出元后傳吏畏懦逗遛當坐者唐詩類苑照下
萬方土萬古更不替萬萬古更不替照萬古

玉川子詩集卷二

仁和孫之騷晴川註



哭玉碑子

山有洞左頰拾得玉碑子其長一周尺其濶一藥七顏色
九秋天稜角四面起輕敲吐寒流清悲動神鬼稽首置手
中只似一片水至文反無文上帝應有以予疑仙石靈願
以仙人比心期香湯洗歸送籙堂裏頗奈窮相驢行動如
跛鼈十里五里行百蹶復千蹶顏子不少天玉碑中路折
橫文尋龜兆直理任瓦裂劈竹不可合破環永離別向人
如有情似痛滴無血勘闢平地上罅坼多齧缺百見百傷

心不堪再提挈。怪哉堅貞姿，忽脆不堅固。矧曰人間人，安能保常度。敢問生物成敗爲有真素，爲稟靈異氣，不得受穢污。驢罪真不厚，驢生亦錯誤。更將前前行，恐復山神怒。白雲翁閉嶺，高松吟古墓。置此忍其傷，驅驢下山路。一作去哭玉碑子者，怪其具堅貞姿而中道夭折也。夫物之得失成敗與人之生死天壽，固有定素矣。愛欲不足，固生悲噉，不足挽死其成也。其毀也得之偶然，失之亦偶然。夫哭生於悲，悲生於累累絕，則悲去如洞中。白雲翁然而閉嶺，如古墓高松來風而吟嘯，彼此毫分不可相跂，則亦置此玉碑而弗復傷已。故冥乎成

敗，生死者安其真素者也。苟有乎成敗，雖籙堂之與平地同歸脆破耳。苟有乎生死，雖仙人之與顏子均於短折耳。玉碑子未詳疑玉劍策之類，藥七七首刃廣三寸，史記燕太子丹使荆軻刺秦王，豫求天下之利七首，得趙人徐夫人七首，使工以藥淬之。春秋元命苞曰：陽氣數成於三，故時別三月，陽數極於九，故三月一時，九十日四時皆象此類。故春曰九，春秋曰九秋也。嬾真子今之闕角謂之觚稜，蓋取其有四稜也。說文稜，瓜也。庾信詩：光如一片水，三元品。戒曰：香湯鍊形，光景洞曜。香湯者用竹葉、桃枝、栢葉、蘭香等。

分內水中煮布囊瀘之去滓加五香爾雅古者爲室
自半以前虛之爲堂道家有青籙黃籙玄籙金籙錄
堂藏道書之所後漢五行志驢野人所用遲鈍之畜
魏元忠曰我薄命如乘惡驢而墜權德輿曰驢有墜
行有蹶其甚則皆可以致斃荀子跛鼈千里楚辭駟
跛鼈而上山固知其不能升顏回二十九而髮白三
十二而早夭力命篇顏淵之才不出衆人之下而壽
四八關尹子兆龜數著破瓦文石皆能告吉凶袁淑
云枝幹瓦裂荀子名人以瑗絕人以玦反絕以環劉
公幹云石出荆山稟氣堅貞老子曰其脆易破

觀放魚歌

孟簡爲常州刺史與盧仝遊北湖盡買漁人所獲魚
放之仝作觀放魚歌東坡詩曰况逢孟簡對盧仝不
怕校人欺子美子美子產字也舊唐書本傳孟簡字
幾道平昌人天后時同州刺史誥之孫工詩有名擢
進士第登宏辭科累官至倉部員外郎戶部侍郎王
叔文竊政簡爲其司多不附之叔文惡之雖甚亦不
至擯斥尋遷司封郎中元和四年超拜諫議大夫知
匭事明於內典六年詔與給事中劉伯芻工部侍郎
歸登右補闕蕭俛等同就醴泉佛寺翻譯大乘本生

心地觀音經簡最擅其理王承宗叛詔以吐突承瓘
爲招討使簡抗疏論之坐語訐出爲常州刺史八年
就加金紫光祿大夫簡始到郡開古孟瀆長四十一
里灌溉沃壤四千餘頃爲廉使舉其課績是有就加
之命是歲徵拜爲給事中九年出爲越州刺史兼御
史中丞浙東觀察使承李遜抑遏士族恣縱編戶之
後及簡爲政一皆反之而農估多受其弊當時以爲
兩未可也十二年入爲戶部侍郎十三年代崔元略
爲御史中丞仍兼戶部侍郎是歲出爲襄州刺史山
南東道節度使十四年勅於穀城縣置郡牧命曰臨

漢監令簡充使簡奏請均州鄖鄉縣鎮遏使趙潔充
本縣令臺司奏有虧刑典罰一月俸是歲改太子賓
客分司東都十五年穆宗卽位貶吉州司馬員外置
同正員初簡在襄陽以腹心吏陸翰知上都進奏委
以關通中貴翰持簡陰事漸不可制簡怒追至州以
土囊殺之且欲滅口翰子弟詣闕進狀訴寃且告簡
贓狀御史臺按驗獲簡賂吐突承瓘錢帛等共計七
千餘貫匹事狀明白故再貶之長慶元年大赦量移
睦州刺史二年移常州刺史三年入爲太子賓客分
司東都其年十二月卒簡性俊拔尚義早歲交友先

歿者視其孤每厚於周卹議者以爲有前輩風然溺於浮圖之教爲儒曹所誚昌黎李博士墓誌云襄陽節度使工部尚書孟簡黜爲吉州司馬余自袁州還京師襄陽乘舸邀我於蕭洲屏人曰我得秘藥不可獨不死今遺子一器可用棗肉爲丸服之別一年而病其家人至訊之曰前所服藥誤方且下之下則平矣病二歲竟卒柳子厚曰今之言佛者加少其由儒而通者孟常州

常州賢刺史從諫議大夫除天地好生物刺史性與天地俱見山客狎魚鳥坐山客北亭湖命舟人駕舫子漾漾菰蒲酒興引行處正見漁人魚刺史密會山客意復念網羅嬰無辜忽脫身上殷緋袍盡買罟獲盡有無鰻鱣鮎鱧鱖涎惡最頑愚鱗魴見幽風質幹稍高流時白噴雪鯽鯉濇此輩肥脆爲絕尤老鯉變化頗神異三十六鱗如抹朱水苞弘窟有蛟鼉餌非龍餌唯無鱸叢雜百千頭性命懸須臾

王建詩山客長須少在時稽康書游山澤觀魚鳥心甚樂之舫子舟也格物論菰生水中葉如蒲葦博雅菰蔣也其米謂之胡菘爾雅莞苻藪其上菑鄭注卽蒲也西人呼蒲爲莞蒲謂其首爲臺江東謂之苻藪

其上臺莖別名蒿輿服志三品已上服紫五品已下服緋又曰四品服深緋五品服淺緋鰻一名白鰻一名蛇魚有雄無雌以影漫於鱧魚其子附鱧鬣而生鱧出江海三月中從河上身形似龍銳頭口在領下背上腹下皆有甲一名黃魚鮓今只謂之鮓其涎粘滑也郭云江東通呼爲鯁鯁如鮓方口背青黑多涎鱧名黑魚細鱗花文首戴七星服食家忌之爾雅鯉大鯛小者鮓卽鱧也鮓似鱧而短無鱗以涎自染與魚爲牝牡爾雅鰮鰮也以上五種魚皆涎惡也詩九罭之魚鰮鰮也爾雅鮓鮓似鱧而小眼赤多生溪澗

傳麗水底難網捕鮓鰮鰮魚也諺曰洛鯉伊鮓美於牛羊詩曰川澤訐訐鮓鰮甫甫美也太湖之白魚冠天下梅後十五日于時白魚最盛謂之時裏白杜詩小白羣分命天然二寸魚呂子曰魚之美者洞庭之附今之鯽魚儀禮饋食魚用鮓十有五本草鯽魚一名鮓魚形亦似鯉云鯽鯽也齋字同齒釋文有肉曰齒鯽謂之鯽能化龍號龍公子唐姓李得鯽卽放每鯽脇上一行有小黑點文大小皆三十六鱗魚之貴者鯽有赤白黃三種如抹朱者謂赤鯽也閒居賦水挂頰鯽頰赤也蛟龍屬無角曰蛟似蛇四足一云

魚二千斤爲蛟鼉狀如守宮背尾如鏡甲能吐霧致
雨力善頽坎岸宵鳴如桴鼓呂覽釣者魚有大小餌
有宜適龍餌鉅餌也水大則有蛟龍鼉鱣鱠也鱸
魚大口細鱗有四鰓出吳松江肉白如雪不腥所謂
金齏玉鱠東南之佳味叢雜百千頭者總束魚類皆
望救也

天心應刺史刺史盡活諸一一投深泉跳脫不復拘得水
競騰突動作詭怪殊或透藻而出或破浪而趨或掉尾子
子或奮鬣愉愉或如鶯擲梭一本缺此三字或如虵銜珠四散漸
不見島嶼徒縈紆鷓鴣鷓鷯喜觀爭叫呼小蝦亦相慶

繞岸搖其鬚

叙魚得生之狀詩魚在在藻有頌其首博雅麥菜藻
也謝靈運山居賦唼藻戲浪掉尾波旋相如賦捷鰭
掉尾鰭魚背上鬣也掉搖也黃鶯一名金梭僧家謂
魚爲水梭花以魚下上水中如擲梭也說苑隋縣澹
水側有斷蛇丘昔隋侯出而見大蛇中斷疑其靈使
人以藥封之蛇乃能去因號其處爲斷蛇丘歲餘蛇
銜珠以報其珠徑寸純白夜有光明如月之照謂之
隋侯珠亦曰靈蛇珠吳都賦島嶼綿邈海中山曰島
洲上有山石曰嶼又島嶼皆湖海江河中山有民居

曰嶼無民居曰鳥釋名海中可居者曰鳥鳥到也人所奔到也亦言鳥也物所赴如鳥之下也鳧一名沈鳧脊鴿一名雝渠一名雪姑鴻鶻五色尾有毛如舡拖鷺一名江鷗好浮水上白鷗也皆水鳥食魚者爾雅鰩大蝦郭注大者出海中長二三丈鬚長數尺今青州呼蝦魚爲鰩九懷從蝦兮遊階此言小蝦亦相慶得生蝦有長鬚六足軟殼好躍蟬史云蝦大而擁楯黑色堅甲者名蝦公四五月生子名蝦子小而緊身無肉者名蝦狗急就篇云蝦謂今之海蝦堪爲醉脯及所呼蝦米者又所在水中小蝦可生啗若燭而

食之皆是也六書故蝦小者不盈寸巨者須長數尺乃知貪生不獨頑癡夫可憐百千命幾爲中腸菹若養聖賢真大烹龍髓敢惜乎苦痛如今人盡是魚食魚族類恣飲噉強力無親疎明明刺史心不欲與物相欺誣岸蟲兩與命無意殺此活彼用賊徒亦憶清江使橫遭乎余且聖神七十鑽不及泥中鱗哀哉託非賢五臟生冤讐若當刺史時聖物保不囚不疑且不卜二子安能諛二子儻故諛吾知心受誅禮重一草木易卦稱中孚又曰釣不綱又曰遠庖廚故一作仁人用心刺史盡合符昔魯公觀棠距箴遂被孔子貶而書

易大烹以養聖賢內典言飲食之侈曰炮鳳烹龍李
尤七命曰味兼龍羹幽明錄蛟龍髓以傅面令人好
顏色楞嚴經以人食羊羊死爲人人死爲羊死死生
生互來相噉孟郊養生書云人者魚之謂也山谷詩
有生甚苦相細大更噉食人稱黑頭蟲裸蟲之智者
以陸居云岸蟲殺彼養此自相賊害韓詩外傳精藏
於腎神藏於心魂藏於肝魄藏於肺志藏於脾謂之
五臟莊外物宋元君夜半而夢人被髮闖阿門曰予
自宰路之淵予爲清江使河伯之所余且得予元君
覺使人占之曰此神龜也君曰漁者有余且乎左右

曰有君曰令余且會朝明日余且朝君曰漁何得對
曰且網得白龜焉其圓五尺君曰獻若之龜龜至君
再欲殺之再欲活之心疑卜之曰殺龜以下吉乃刳
龜七十二鑽而無遺筴仲尼曰神龜能見夢於元君
而不能避余且之網知能七十二鑽而無遺筴不能
避刳腸之患如是則知有所困神有所不及也二子
指博士衛平及漁者豫且也王制草木零落然後入
山林易中孚豚魚吉彖曰信及豚魚也論語子釣而
不綱歸藏易曰殺生無忍聖人以遠庖廚賈誼曰故
遠庖廚所以長恩且明有仁也說文符信也漢制以

竹長六寸分而相合顏師古曰漢竹符篆書與郡守各分其半右留京師左以與之野客叢書曰刺史往回以所授左符合京師右符防其偽或遣使調發郡國則請內庫右符以合左符春秋魯隱公五年春公觀魚于棠特書觀魚貶之也

今刺史好生德洽民心誰爲刺史一褒譽刺史自上來德風如草鋪衣冠興廢禮百姓減暴租豪猾不豪猾鰥孤不鰥孤開古孟瀆三十里四千頃泥坑爲膏腴刺史視之總若無訟庭雀噪坐不得湖上拔菱植芙蓉渠勝業莊中二桑門時時對坐談真如因說十千天子事福力當與刺史俱

天雨曼陀羅花深沒膝四十千真珠瓔珞堆高樓此中怪

特不可會但慕刺史仁有餘刺史敕左右兼小家

一本有生字

奴慎勿背我沈毒鉤念魚承奉刺史仁深僻處遠遠遊刺史官職小教化未能敷第一莫近人惡人唯口腴第一莫出境四境多網罟重傷刺史心喪爾微賤軀

此則推廣言之旣褒其政績而微諷其佞佛言刺史之仁不徒如佛氏放生耳唯教化廣敷使好生之德洽於民心乃爲至也一統志元和中孟簡爲常州刺史簡易勤儉以養其人政不尚嚴心未嘗怠曾未周稔績立風行歲課郡政毗陵爲最舊唐書食貨志元

和十三年正月戶部侍郎孟簡奏天下州府常平義倉等斛斗請准舊例減估出糴但以石數奏申有司更不收管內州縣得專達以利百姓從之新唐書州有孟瀆久淤闕簡治導溉田凡四千頃以勞賜金紫總若無者不自有其功也圖經曰孟瀆在常州府城西四十里南通運河北達江漢食貨志大賈畜家不得豪奪吾民叔孫通傳刺言大猾謂狡猾之人釋名無妻曰鰥鰥昆也昆明也愁悒不寐目恒鰥鰥然也故其字從魚魚目恒不閉者也無父曰孤孤顧也顧望無所瞻見也雀小鳥常依人背頰皆黑毛羽褐色

尾長二寸許爪趾黃白色謝靈運詩虛館絕諍訟空庭來鳥雀菰臺中有黑者謂之菱爾雅雕蓬者米菱也其米謂之雕胡可作飯荷芙渠其莖茄其葉遺其本菑其華菑茗其實蓮其根藕其中的的中薏唐書京兆萬年縣有勝業里莊卽其寺也二桑門未詳其人三破論佛舊經本曰喪門喪門由死滅之門云其法無生之教名曰喪門至羅什改爲桑門桑當爲乘字之誤乘門者卽大乘門也煩想見滅遇物斯乘故先云滅門後云乘門焉梁武帝云實法唯一真如不二馬師云真如有變易豈不聞善知識者能回三毒

爲三昧淨戒能迴六賊爲六神通迴煩惱作菩薩迴
無明作大智若真如無變易是外道也古釋云遣妄
曰真顯理曰如觀法師云無法非真何妄可遣無法
不如何理可顯金光明經亦時流水長者子到大空
澤中見一池其水枯涸池中多有諸魚時長者子見
是魚已生大悲心問樹神言此魚頭數幾何答言其
數足滿十千唯少水在是十千魚將入死門是時長
者卽出四向周遍求覓莫知水處復更疾走遠至餘
處見一大河名曰水生亦時復有諸餘惡人爲捕此
魚故於上流懸險之處決棄其水不令下過時長者

子借二十大象令得負水瀉置池中濟彼魚命復取
可食之物與魚食已卽自思惟我今已能與此魚食
令其飽滿未來之世當施法食曾聞大乘方等經中
說若有衆生臨命終時得聞寶勝如來名號卽生天
上我今當爲是十千魚解說十二因緣稱說寶勝佛
名亦時長者子說是法已卽便還家時十千魚同日
命終生忉利天旣生天已復相謂言我等先於閻浮
提內墮畜生中受於魚身流水長者子與我等水及
以飲食復爲稱說寶勝如來名號以是因緣得生此
天今當往至長者子所報恩供養亦時十千天子從

三十一 詩集卷二
初利天下閻浮提至流水長者子家時長者子在樓
屋上露臥是十千天子以十千真珠天妙瓔珞置其
頭邊復以十千置其足邊復以十千置右脇邊復以
十千置左脇邊雨曇陀羅華摩訶曇陀羅華積至于
膝作種種天樂閻浮提中有睡眠者皆悉覺寤是十
千天子於上空中飛騰遊行於天自在光王國內處
處皆雨天妙蓮花天自在光王問諸大臣昨夜何緣
示現如是淨妙瑞相有大光明大臣荅言初利諸天
於流水長者子家雨四十千真珠瓔珞及不可計曇
陀羅華王卽遣人審實是事至彼池所見其池中多
有摩訶曇陀羅華積聚成積其中諸魚悉皆命終時
十千魚者今十千天子是法華經言佛說法時天雨
曇陀羅華翻譯名義曇陀羅此云適意又云白花說
略云華言雜色也霍光傳樂成小家子得幸將軍至
九卿封侯吳都賦鉤餌縱橫網罟接緒文子曰諸侯
得道守在四境

示添丁

合璧事類云盧仝生子名添丁欲爲國持役也退之
寄仝詩云去歲生兒名添丁意令與國充耘耔國家
丁口連四海豈無農夫親耒耜

春風苦不仁呼逐馬蹄行人家慚愧瘴氣却憐我人我憔悴骨中爲生涯數日不食強強行一作強起行何忍索我抱看滿樹花不知四體正困憊泥人啼哭聲呀呀忽來案上翻墨汁塗抹詩書如老鴉父憐母惜摑不得却生癡笑令人嗟宿春連曉不成米日高始進一碗茶氣力龍鍾頭欲白憑仗添丁莫惱爺

東坡詩病過春風九十日獨抱添丁看花發苦熱行瘴氣晝熏體吳志蒼梧南海歲有厲風瘴氣又寧州瘴氣滴露四時不絕班固答賓戲曰朝爲榮華夕爲憔悴阮嗣宗詩憔悴使心悲泥柔澤貌楊慎曰俗謂

柔言索物曰泥諺所謂軟纏也杜子美詩忽忽窮愁泥殺人白居易詩白髮泥人來不休張口曰呀韓詩汝口開呀呀拾遺記浮提國獻神通善書二人出肘間金壺壺中有墨汁如淳漆灑池及石皆成篆隸科斗之字劉靜修詩老覺胸中無墨汁亂曰塗長曰抹據言薛逢值新進士前導者曰迴避新郎君逢曰莫貧相阿婆三五少年時也曾東塗西抹來純黑反哺者謂之烏小而腹下白不反哺者謂之雅楚烏也秦謂之雅今作鴉法書苑曰鄔形善草書如寒林栖鴉山谷云大字如栖鴉已不作肥軟摑掌打也莊子適

百里者宿春糧温飛卿詩洛陽盧仝稱文房妻子脚
秃春黃梁龍鍾謂不昌熾不翹舉如鬢髮拉搭之類
廣韻龍鍾竹名謂年老如竹之枝葉搖曳不自矜持
總言其貧病而老也唯塗抹詩書之子或稍慰朝暮
又戒之莫拂我意也杜牧詩初歲嬌兒未識爺別爺
不拜手叱父演繁露後世呼父不曰父而轉其音曰
爺又曰爹雖宮禁稱呼亦同其音故竇懷正爲國爺
是也唐人草檄亦曰致赤子之流離自朱耶之板蕩
也案唐韻爹羗人呼父也爺陟耶反德宗貞元六年
回紇可汗曰惟仰食於阿多史釋之曰虜呼父爲阿
多則是正名爲多不名爲爺也今人不以貴賤呼父
皆爲耶說文哈蚩笑也六書故愚蚩蚩笑

寄男抱孫

抱孫仝長子

別來三得書書道違離久書處甚麤殺且喜見汝手殷十
七又報汝文頗新有別來纔經年囊盎未合斗當是汝母
賢日夕加訓誘尚書當畢功禮記速須剖嘍囉兒讀書何
異摧枯朽尋義低作聲便可養年壽莫學村學生麤氣強
叫吼下學偷工夫新宅鋤藜莠乘涼勸奴婢園裏耨葱韭
遠籬編榆棘近眼栽桃柳引水灌竹中滿池一作蒲池種蓮藕

撈漉蛙螭脚莫遣生科斗竹林吾最惜新筍好看守萬籜
菴龍兒攢迸溢林藪吾眼恨不見心腸痛如搗宅錢都未
還債利日日厚籜龍正稱冤莫殺入汝口丁寧囑託汝汝
活籜龍不殷十七老儒是汝父師友傳讀有疑誤輒告詒
問取兩手莫破拳一吻莫飲酒莫學捕鳩鴿莫學打雞狗
小時無大傷習性防已後頑發苦惱人汝母必不受任汝
惱弟妹任汝惱姨舅姨舅非吾親弟妹多老醜莫惱添丁
郎淚子作面垢莫引添丁郎赫赤日裏走添丁郎小小別
吾來久久脯脯不得喫兄莫撻搜他日吾歸來家人若
彈紉一百放一下打汝九十九

東軒筆錄唐初字書以勁健相尚至薛稷則尤極瘦
硬開元天寶已後變爲肥厚至蘓靈芝輩幾於重濁
麤殺者亦重濁肥厚之謂也俗語大甚曰殺唐書進
士習業請令習禮記尚書論語孝經其有通禮記尚
書論語孝經之外更通道德諸經孟子荀卿子呂氏
春秋管子韓子謂之茂才舉此云尚書當畢功禮記
速須剖蓋唐以禮記春秋左氏傳爲大經詩周禮儀
禮爲中經尚書春秋公穀傳爲小經當是以簡帙繁
簡爲次第爾嘍多言煩貌羅歌助聲小兒語也北史
嘗鮮卑聚語崔昂戲問王昕曰頗解此否昕曰樓羅

樓羅實自難解五代史劉洙謂李業曰君可謂樓羅
兒矣唐昭宗時相國鄭棨題詩中書壁上云側坡蛆
崑崙蟻子競來拖一朝白雨下無鈍無嘍羅漢書鐫
金石者難爲功摧枯朽者易爲力其勢然也魏武氣
出唱閉其口但當愛氣壽萬年因話錄竇相易直幼
時名秘家貧受業村學村聚落也胎息訣云凡麤氣
在榮衛之中爲喘鳴之氣楊雄傳大聲叫叫叫呼吼
怒聲也張衡傳蓋聞前哲務於下學上達佐國理民
有云爲也周禮注男奴女婢今之奴婢古之罪隸人
也應璩詩相與鋤禾莠莠敗禾者爾雅茨蒺藜荈山

葱藿山葦榆曰零一名蘊有茨榆白榆刺榆榔榆數
十種白榆曰枌其皮可屑食療饑終牛棘馬棘也其
刺窟而長典術桃者五木之精仙木也說文楊蒲柳
也檉河柳也柳小楊也通志柳曰天棘杞柳亦曰澤
柳藜莠則欲鋤而去之葱葦則欲耨而豐之編榆棘
以爲援栽桃李以爲觀皆農圃學也永嘉郡記樂成
張廌者隱居頤志家有苦竹數十頃在竹中爲屋常
居其中王右軍聞而造之廌逃避竹中不與相見號
爲竹中高士蓮蓮房藕根也藕生應月月生一節閏
則益一爾雅科斗活東鄭注蝦蟆子未生脚者東山

經蕭山湖水出焉東流注于食水其中多活師形圓
有尾聞雷震則尾脫脚生一名玄魚一名懸針陸農
師云月大盡則先生前兩足月小盡則先生後兩足
穆天子傳天子西征至于玄池乃樹之竹是曰竹林
筍竹萌竹初生也孫炎曰竹初生日萌生謂之筍宋
沈道虔人有拔屋後筍令人止之曰惜此筍欲成林
更有佳者相與乃令人買大筍送與之韓愈詩新筍
滿軒前朱喬年詩一雷驚起籜龍兒籜竹皮也筍譜
筍爲龍孫吳筠云一筍明其胤嗣三節獲乎嬰兒故
云龍兒攢生也迸出也溢一作隘博雅搗拘也韓非

子痛雜于腸胃之間則傷人也僭周禮凡有債者判
書以治則聽晁錯曰急政暴賦有者半賈而買無者
取倍稱之息注稱舉息利也倍利而舉債按唐書德
宗朝趙贊司國計請稅京師居人屋宅據其間架差
等架法凡屋兩架爲一間屋有貴賤約價三等上架
間出錢二千中價一千下價五百所由吏秉算執籌
入人之廬舍而計其數衣冠士族或貧無他財獨守
故業坐多屋出算者動數十萬人不勝其害凡沒一
間者杖六十告者賞錢五十貫王建詩丁寧相勸勉
汝活籜龍以上皆爲竹林而言荀子庸衆駑散則劫

之以師友盧象詩環堵蒙籠一老儒老儒宿德之稱
張籍贈殷山人詩云鬱鬱山中客知名四十年恂惶
身獨隱寂寞性應便自古多高跡如君少比肩耕耘
既辛苦章句已流傳講序居重席羣儒願執鞭孟郊
贈別殷山人說易後歸幽墅詩夫子說天地若與靈
龜言幽幽人不知一一予所敦殷山人卽殷十七也
趙典傳每有疑義輒諮問之傳習也讀謂句讀劉歆
曰今其書見在時師傳讀而已屈手曰拳元氣論曰
赤子以全和故能拳手執握自能牢固莫破拳欲其
勤勤恭謹爨酒敗德捕鳩放鴿鬪雞逐狗皆發頑憊

人汝母必不受也論語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左太冲
曰積習生常有自來矣論衡曰中人之性在所習習
善爲善習惡爲惡爾雅男子先生爲兄後生爲弟男
子謂女子先生爲姊後生爲妹母之舅弟爲舅母之
從父舅弟爲從舅母之姊妹爲從母從母之男子爲
從母舅弟其女子子爲從母姊妹妻之姊妹同出爲
姨列子舜耕河陽弟妹不親阮籍詩朝爲媚少年夕
暮成老醜柳子厚彌陀碑羸形垢面古詩面垢足胝
赫赤貌火炙日暴曰赫華嚴經譬如赫日照孩稚閉
其目僧寶傳赤赫燄無邊表釋名赤赫也太陽之色

也孟郊詩十歲小小兒又云小小豫章甲纖纖玉樹
姿無名氏詩時時爲安慰久久莫相忘肉切而乾之
爲脯周禮腊人註薄析曰脯釋名乾濕相搏著也易
家人兄兄弟弟北史稱父亦曰兄兄說文撚執也以
指搃物也存餘堂詩話曰余嘗讀示男抱孫詩中有
常語如任汝惱弟妹任汝惱姨舅姨舅非吾親弟妹
多老醜殊類古樂府語

自詠三首

本集云玉川子將終旬月作此詩蓋有曳杖起起之
知也

爲報玉川子知君未是賢低頭雖有地仰面輒無天骨肉
清成瘦萬蔓老覺羶家書與心事相伴過流年

全居洛陽自號玉川子玉川在濟源縣東瀧水北岸
盧嘗汲此泉煮茶其傍有寺太平御覽盤石千里不
爲有地淮南子此其下無地而上無天蓋自元和之
末宦官益橫建置天子在其掌握威權出人主之右
人莫敢言仰面無天語誠然哉韓愈詩男寒澁詩書
妻瘦剩腰襍蓋謀拙活計則骨肉清成瘦也萬蔓萬
苴一名千金菜四月抽莖高三四尺剝皮生食味清
脆過時老而羶不堪食陳書沈炯傳每跪讀家書前

懼後喜

盧子躡踵

一作龍鍾

也賢愚總莫驚蚊蝓當家口草石是親情

萬卷堆胸朽三光撮眼明翻悲廣成子閑

一作開

氣說長生

埤蒼云躡踵行不進貌玉篇躡踵不行正也廣韻老

貌通作龍鍾龍鍾卽潦倒也客居無親所對者蚊蝓

所依者草石東坡詩曰堪笑荒唐玉川子莫年家口

若爲親注引全詩云蛙蛇是家口草石是親情與此

稍異顏延之傳比肌膚於草石方手足于飛走李永

和曰丈夫擁書萬卷何假南面百城然胸堆萬卷朽

而無所用亦可歎也楚詞三光朗兮鏡萬方日月星

謂之三辰亦曰三光抱朴子黃帝見廣成子受九品

之方過崆峒從廣成子受自然之理莊子黃帝詣崆

峒山謁廣成子問以理身奈何廣成子曰善哉問乎

吾語女至道之精杳杳冥冥至道之極昏昏默默無

視無聽神將自正無勞汝形無搖汝精乃可長生故

我修之千二百歲矣而形未嘗衰劉義詩自古無長

生生者何戚戚憲宗晚節好神仙詔天下求方士宗

正卿李道古先爲鄂岳觀察使以貪暴聞恐終獲罪

思所以自媚於上乃因皇甫鎛薦山人柳泌云能合

長生藥詔居興唐觀煉藥泌言於上曰天台山神仙

所聚臣雖知之力不能致誠得爲彼長吏庶幾可求
上信之于是以泌權知台州刺史仍賜服金紫諫官
爭論秦以爲人主喜方士未有使之臨民賦政者上
曰煩一州之力而能爲人主致長生臣子亦何愛焉
由是羣臣莫敢言皇甫鏞本傳云薦方士李泌浮屠
大通爲長年藥帝惑之

物外無知己人間一癖王生涯身是夢耽樂酒爲鄉日月
黏髭鬢雲山鎖肺腸愚公只公是不用謾驚張

白居易詩物外不可必孟郊詩人生窮達感知已劉
長卿詩世事終成夢生涯欲半過楞嚴經虛空却來

觀世界猶如夢中事晉書山簡鎮襄陽唯酒是耽唐
王績字無功作醉鄉記皮日休詩何人置此鄉杳在
天皇外髭廣韻作鬣在口上曰髭在下曰鬚在頰曰
髯鬚額旁頰髮司空圖詩鳥飛飛兔蹶蹶朝來暮去
驅時節女媧祗解補青天不解煎膠黏日月此云日
月黏髭鬢卽此意言隨時改易也鎖鑰鍵也肺腸爲
雲山韁鎖不得自由賈島詩欲傾肺腸事盡入焦梧
桐列子太行王屋二山方七百里高萬仞本在冀州
之南河陽之北北山愚公者年且九十面山而居懲
山北之塞出入之迂也遂率子孫卽石墾壤箕畚運

於渤海之尾河曲智叟笑而止之操蛇之神聞之懼
其不已也告之於帝帝感其誠命夸蛾氏二子負二
山一厝朔東一厝雍南水經注愚山東有愚公冢時
水又屈而逕杜山北有愚公谷齊桓公時公隱於谿
隣有認其駒者公以與之山卽杜山之通阜以其人
狀愚故謂之愚公劉向說苑齊桓公逐鹿入谷見一
老翁問是何谷對曰謂愚公谷以臣名之桓公曰視
公儀非愚人何爲以愚公名之曰臣故畜特牛生子
大而買駒少年曰牛不能生馬遂持駒去傍隣以臣
爲愚故名愚公

送王儲詹事西遊獻兵書

一本分作三首詹事東宮官名楊升菴科第題名考
唐大曆五年進士二十七人狀元王儲第二人王建
進士竇常按登科記大曆十四年試寅賓出日賦王
儲作魁第二人周渭第五人袁同直第十八人獨孤
投

美酒撥醅酌楊花飛盡時落日長安道方寸無人知篋中
制勝術氣雄屈指筭半醉千般勤仰天一長歎玉匣百鍊
劍龜文又龍吼抽贈王將軍勿使虛白首

庾信賦蒲桃醲醅酒謂之醲醅酒未熟者詩作撥

義同歲華紀麗二月爲楊花風制勝術謂篋中兵書也魚龍河圖黃帝不能禁蚩尤乃仰天而嘆天遣玄女下授信神兵符制伏蚩尤洞淵神呪經曰是時天尊仰天長歎郭振古劍篇琉璃玉匣吐蓮花文章片片落龜鱗張楚賦利推百鍊不愧於秦阿吳越春秋曰陽作龜文陰作漫理曹毗魏都賦曰劍則含章飛景龜文龍藻蒼鋒木幹紫穎霜杪服之可以威百蠻指揮可以開昏擾拾遺記顓頊高陽氏有晝影劍在匣中常如龍虎吟管子曹劌抽劍當兩階之間李白詩少年解長劍投贈卽分離

送郇兵曹歸江南

百官志左右衛有兵曹參軍各二人掌五府武官宿衛番第受其名數而大將軍配焉親衛之府兵曹參軍事各一人左右驍衛左右武衛左右威衛左右領軍衛各二人左右金吾衛兵曹參軍事掌翊府外府武官兼掌獵師各一人左右翊中郎將府左右千牛衛諸衛折衝都尉府左右羽林軍左右龍武軍左右神武軍各一人太子左右監門率府左右司御率府左右清道率府左右內率府兵曹參軍各一人王府一人西都東都北都兵曹司兵參軍各二人大都督

府大都護府凡鎮軍各一人通典吳主北據江南盡
海置交廣荆郢揚五州有郡四十有三以建平西陵
樂郡南郡巴丘夏口武昌皖城牛渚圻濡須塢並爲
重鎮其後得沔口邾城廣陵唐開元二十一年分十
五道置採訪使江南東道治吳郡江南西道治章郡
新唐書地理志江南道蓋古揚州南境漢丹陽會稽
豫章廬江零陵桂陽等郡長沙國及牂柯江夏南郡
地潤昇常蘓湖杭睦越明衢虔婺溫台宣歙池洪江
饒虔吉袁信撫福建泉汀漳爲星紀分岳鄂潭衡永
道郴邵黔辰錦施叙獎夷播思費南溪溱爲鶉尾分

爲州五十一縣二百四十七其大川湘瀨沅澧浙江

洞庭彭蠡太湖

春風楊柳陌連騎醉離觴千里遠山碧一條歸路長花開
愁北渚雲去渡南湘東望濛濛處煙波是故鄉

盧照隣詩寒辭楊柳陌貨殖列傳濁氏連騎觴爵飲
酒也李白詩淮上望江南千里碧山對水經注營水
西逕營道縣馮水注之水出臨賀郡馮乘縣東北馮
岡其水導源西北流縣馮谿以託名焉馮水帶約衆
流渾成一川謂之北渚南都賦亂北渚兮揭南涯南
湘湘南也水經云漣水出連道縣西資水之別東北

過湘南縣南又東北至臨湘縣西南東入于湘湘水
出零陵始安縣陽海山注卽陽朔山也應劭曰湘出
零陵山蓋山之殊名也山在始安縣北縣故零陵之
南部也魏咸熙二年孫皓之甘露元年立始安郡湘
灘同源分爲二水南爲灘水北則湘川東北流羅君
章湘中記曰湘水之出於陽朔則觴爲之舟至洞庭
日月若出入於其中也釋名望茫也遠視茫茫也濛
濛白貌煙波暖氣騰於波上成濕煙也

寄外兄魏澈

唐人兩姨之子相謂爲外昆弟姑舅之子相謂爲內

昆弟爾雅注姑之子外兄弟也舅之子內兄弟也
何處堪惆悵情親不得親興寧樓上月辜負酒家春

通典興寧郴州屬縣漢初桂陽郡有騎甲嶺今謂之
臘嶺卽五嶺之一後漢分郴置漢寧縣吳改爲陽安
晉改爲晉寧隋改爲晉興貞觀八年省咸亨三年復
置改名資興其地在京師東南三千三百里至東都
三千五十七里興寧宋縣名也一統志程鄉水在興
寧縣西北郡國志程鄉水出美酒晉志水味甘美劉
沓云桂陽程鄉有千日酒飲之至家而醉昔嘗置官
醞于山下名曰程酒縣東有醞醪泉一名酒官水唐

名酒有拋青春燒春麴米春金陵春竹葉春梨花春
洞庭春蓬萊春海嶽春錦波浮玉春風光春土窟春
石凍春等名

喜逢鄭三遊山

劉長卿客舍喜鄭三見訪云客舍逢君未換衣閉門
愁見桃花飛

相逢之處花茸茸石壁攢峰千萬重他日期君何處好寒
流石上一株松

茸茸花叢聚貌王建詩濕花枝茸茸石壁一作峭壁
李白詩攢峯入霄漢孟郊詩山登千萬重李涉詩石

壁千重樹萬重孫綽字興公博學善屬文少與高陽
許詢俱有高尙之志所居齋前種一株松恒自守護
續高僧傳元崇與璿上人至右丞王公輞川別業松
生石上水流松下王公焚香靜坐與崇相遇神交謝
玄暉詩寒流自清泚賈島詩手種一株松貞心與師
儔朱承爵曰盧仝詩如喜逢鄭三云他日期君何處
好寒流石上一株松亦自是恬澹殊不爲險

卓女怨

西京雜記司馬相如將聘茂陵人女爲妾文君作白
頭吟以自絕相如乃止

妾本懷春女春愁一作懷不自任迷魂隨鳳客嬌思入琴心
託援交情重當壚酌意深誰家有夫婿作賦得黃金

詩曰有女懷春梁元帝詩不見懷春人春愁春自結
神仙傳簫史秦人善吹簫秦王有女名弄玉好之遂
妻焉教弄玉吹簫作鳳鳴有鳳至其室乃作鳳臺居
之一夕吹簫鳳集乘之仙去史記司馬相如者蜀郡
成都人字長卿素與臨邛令王吉相善臨邛中多富
人而卓王孫家僮八百人程鄭亦數百人二人相謂
曰令有貴客爲具名之并召令酒酣臨邛令前奏琴
曰竊聞長卿好之願以自娛相如辭謝爲鼓一再行

是時卓王孫有女文君新寡好音故相如繆與令相
重而以琴心挑之既罷相如乃使人重賜文君侍者
通殷勤文君夜亡奔相如相如乃與馳歸家居徒四
壁立卓王孫大怒曰女至不材我不忍殺不分一錢
也文君久之不樂曰長卿第俱如臨邛從昆弟假貸
猶足爲生何至自苦如此相如與俱之臨邛買一酒
舍酤酒而令文君當壚相如身自著犢鼻禪與保庸
雜作滌器於市中卓王孫恥之不得已分予文君僮
百人錢百萬及其嫁時衣被財物文君乃與相如歸
成都買田宅爲富人長門賦序曰孝武皇帝陳皇后

時得幸頗妬別在長門宮愁悶悲思聞蜀郡成都司馬相如天下工爲文奉黃金百斤爲相如文君取酒因于解悲愁之辭而相如爲文以悟主上皇后復得幸樂府坐中數千人皆言夫婿殊

守歲二首

風土記蜀風俗晚歲相與餽問謂之餽歲酒食相邀謂之別歲至除夜達旦不眠謂之守歲

去年

一作
年去

留不住年來也任他當壚一榼酒爭奈兩年何

孫皓爾汝歌昔與汝爲隣今與汝爲臣上汝一榼酒令汝壽萬春盧綸詩一榼山村酒王介甫立春詩云

猶殘一夜臘并見兩年春

老來經節臘樂事甚悠悠不及兒童日都盧不解愁

臘者歲終大祭五行盛則爲祖衰則爲臘漢以火德火衰於戌故以戌日爲臘魏以土德土衰於辰故以辰日爲臘晉以金德金衰於丑故以丑日爲臘晉博士張亮議曰臘接也祭宜在新故交接也俗謂臘之明日爲初歲通雅云按吾子之聲噉唇點舌則爲都盧說苑悖盧言愁鬱都盧之狀也唐人以撮口不快爲都盧國語扶盧韋氏謂扶緣也上高竿者漢曰都盧晉灼曰都盧國名李奇曰都盧體輕善緣者也梁

元帝纂要曰百戲起於秦漢有魚龍都盧興雲動雷
吞刀吐火之類青藤路史都盧山名其人善緣竿百
戲

新月

事文類聚作梁劉瑗詩

仙宮雲箔卷露出玉簾鈎清光無所贈相憶鳳凰樓

箔簾箔也方言自關以西謂之箔箔戶蔽也雲箔卷
者無雲霞障蔽得覩月光也三秦記未央宮漸臺西
有桂宮中有明光殿皆金玉珠璣爲簾箔處處明月
珠金祀玉階晝夜光明選詩纖纖如玉鈎錢起詩今

夕遙天末清光幾處愁晉宮閣名云洛陽有鳳凰樓
總章觀鳳儀樓在觀上廣望觀之南薛賚恩詩春入
鳳凰樓一統志鳳凰樓在鈞州治南漢黃霸治潁川
時鳳凰集其境郡人建樓以誌其瑞

解悶

人生都歲

一作幾

日一半是離憂恒

一作但

有樽中物從他萬

事休

曹植詩人生不滿百戚戚少歡娛元稹詩但要樽中
物餘事豈相關楊朱曰百年壽之大齊得百年者千
無一焉設有一者孩抱以逮昏老幾居其半矣夜眠

之所弭晝覺之所遺又居其半矣量十數年之中適然而自得亡介焉之慮者亦亡一時之中爾則人之生也奚爲哉奚樂哉昔人謂酒爲歡伯魏肇曰年隨情少酒因境多良以此也

揚子津

在儀真去揚州城十五里漢江都地唐曰揚子永淳元年分江都置有揚子江津渡處也建康有四津西津曰橫江東津曰揚子

風卷魚龍暗楚關白波沉却海門山鵬騰鼇倒且快性地
坼天開總是閑

吳越春秋伍子胥與太子建子勝俱奔吳夜行晝伏出到昭關關吏欲執之胥因詐曰上之所以索我者以我有美珠也今我已亡之矣我將告子取吞之關吏因舍焉昭關謂之楚關索隱曰關在西江乃吳楚之境莊子白波若山通典海陵漢縣屬臨淮郡至隋屬南兗州武德二年屬揚州景龍二年分置海安縣開元十年省併入海陵有海門島白居易詩况有虛白亭坐見海門山大鵬賦騰歛鴻濛斗轉而天動山播而海傾鼇巨龜也列仙傳巨鼇戴蓬萊而扞滄海之中天官書天開縣物地動坼絕江賦徹如地裂豁

若天開龜策列傳地柱折天故母掾共工與顓頊爭
爲帝怒而觸不周之山折天柱絕地維故天傾西北
爲天門地不滿東南爲地戶總狀風波之險怪而我
今渡此亦自閑行無事業之可爲也東谷曰造物之
於人不靳於功名富貴而獨靳於閒天地之間日月
之運行星辰之躔度寒暑之推移山川之流峙草木
之生息機發輪轉無一息停焉天地且不得閒而閒
豈人之所易得哉

人日立春

正月一日爲雞二日爲狗三日爲豬四日爲羊五日

爲牛六日爲馬七日爲人日以陰晴爲豐耗東方朔
占書一日至七日其日晴主所生之物育陰則災張
繼詩人日兼春日長懷復短懷

春度春歸無限春今朝方始覺成人從今克己應猶及願

一作顏與梅花俱自新

董勛問禮俗云人日鏤金薄爲人以貼屏風戴於頭
髻起自晉代賈充妻李氏夫人云俗人入新年形容
改舊從新也克一作尅關尹子能克己乃能成己東
京賦思仲尼之克己淮南子曰滔滔以自新忘老之
及己也戴叔倫人日立春詩煙添柳色看猶淺鳥踏

梅花落已頻武帝女壽陽公主人日臥於含章殿下
梅花落主額上成五出之花拂之不去皇后留之自
後有梅花粧

送尉遲羽之歸宣州

通典宣州今理宣城縣春秋時屬吳後屬越越滅屬
楚秦屬障郡二漢爲丹陽郡吳爲重鎮晉武帝太康
元年分置宣城郡丹陽郡移於建康是也宋齊梁陳
皆因之隋平陳廢郡置宣州煬帝改爲宣城郡大唐
爲宣州或爲宣城郡領縣十宣城當塗涇溧水溧陽
南陵綏安寧國太平青陽隋書地理志宣城舊曰宛

陵大業初置郡舊唐書秦屬漳郡梁益南豫州隋改
爲宣州貞觀元年以秋浦南陵二縣來屬開元中析
置青陽太平寧國三縣天寶元年改爲宣城郡

君歸乎君歸與不孤謝朓澄江今夜月也應憶著此山夫

謝朓詩曰澄江淨如練謝朓字玄暉陳郡陽夏人少
好學文章清麗明帝時以中書郎出爲宣城內史每
視事高齋吟嘯自若而郡亦告治初朓嘗有言煙波
泉石惟隱遁者得之宦遊而癖此者鮮矣及領宣城
境中多佳山水雙旌五馬遊歷殆遍風流文采颺炳
一時詩曰高閣常晝掩荒階少諍辭又云旣懽懷祿

情復叶滄洲趣其標致可想見之人至今稱謝宣城
云朧長五言詩其在宣城所賦藻績尤精故李太白
詠澄江之句而思其人曰長川瀉六月洲渚曉寒凝
獨酌板橋浦古人誰可徵玄暉難再得酒酒氣填膈
又云解道澄江淨如練令人長憶謝玄暉而杜少陵
亦曰詩接謝宣城也

悲新年

新年何事最堪悲病客遙聽百舌兒太歲只遊桃李徑春
風肯管歲寒枝

一作青風肯
換歲寒枝

百舌迎春巧言之鳥太歲新年之主宰也梁武帝子

夜春歌柳堤鳥百舌徐陵詩百舌聽鶯眠月令反舌
卽百舌易通卦驗曰能反復其舌隨百鳥之音黃山
谷云予讀周書月令反舌有聲讒人在側乃解杜老
過時如發口君側有讒人荀卿子曰桃李菑燦於一
時時至然後殺至於松柏經隆寒而不凋蒙霜雪而
不變謂得其真矣淮南子太歲迎者辱背者強左者
衰右者昌小歲東南則生西北則殺不可迎也而可
背也不可左也而可右也

憶酒寄劉侍郎

劉侍郎軻者韶人也幼之羅浮九疑讀黃老之書欲

學輕舉之道又於曹溪探釋氏之關戒遂披僧服焉
釋名湓納北之筠川方山等寺又居廬岳東林寺習
南山鈔及百法論咸得宗旨焉獨處一室數夢一人
衣短褐曰我書生也頃因遊學逝此一室以主寺僧
不聞郡邑乃瘞於牖下而屍骸跼促死者從直何以
安也君能遷葬必有酬謝乃訪於緇屬果然尋改遷
於虎溪之上求得一栢函劉君解所著之衣覆其骸
豁是夜夢書生來謝持三雞子勸軻立食之食訖當
明爽雖冥冥之道某不妄言軻嚼一卵而吞二者猶
豫未食手握之而覺後乃精於儒學而肄文章因策

名第歷任史館欲書夢中之事不可自爲傳記吏部
韓退之素知焉曰待余餘暇當爲一文贊後韓公左
遷其文竟不成也劉君修史時宰輔得人藩鎮有事
朝廷凡有瑕勦悉欲書之冀人惕厲擬縱董狐之筆
尤謗必生匿其功過又非史職嘗暮則沈湎而出韓
公曰史館國之樞機也其如沈湎之醉何雲溪子曰
劉公居史館而持兩端者杜徵之輩也推蜀賢於葛
亮阮籍之醉也託魏史於王沉恐危難之逼假聾醉
而混時遇物從機卽其尚也昔文王葬枯骨而德王
岐周鄒湛瘞甄舒而名魁峴首劉君因夢寐而解衣

遂通三學可謂古人乎前鄭廣文虔者明皇時爲立館故以廣文號焉編集之外惟日嗜酒覩妃嬪之貴必致家邦之禍故杜工部遺之歌略曰廣文到官舍置馬堂階下醉則乘馬歸頗遭官長罵又曰諸公滾滾登臺省廣文先生官獨冷諸公往往厭梁肉廣文先生飯不足又曰才名三十年座客寒無氈近有蘓司業時時與酒錢謂蘓環也余以劉磁州之醉與廣文所同避嫌遠害未爲非也

愛酒如偷蜜憎醒似見刀君爲麴蘖主酒醴莫辭勞

昭明七契其酒則蒼梧九醞中山千日取譬湛露擬

之飴蜜三山老人曰唐人好飲甜酒多以酒比甜蜜南史陳暄飲酒過多兄子秀致書止之暄答曰吾有此好五十餘年吾旣寂寥當世朽病殘年若不日飲醇酒復欲安歸李詩但願長醉不須醒蓋憎醒也麴酒母一曰酒教龍筋鳳髓云儀狄精微爰施麴蘖方言麴自關而西秦幽之間曰麴麴大麥麴也晉之舊都呼麴爲麴麴齊右河濟曰麴麴小麥麴北鄙曰麴麴又麴細麥麴也麴有衣麴也今通呼麴晉書孔羣嘗與親友書云今年田得七百石秫米不足了麴蘖事劉君有沈湎之癖全因索酒於劉故云麴蘖主人

周禮醴齊注醴酒醴也成而汁滓相埒上下一體說
文醴一宿成也東京賦春醴惟醇韓詩曰醴甜而不
沸也全唐詩劉軻字希仁沛人少爲僧元和末登進
士第終洛州刺史

白鷺鷥

刻成片玉白鷺鷥欲捉纖鱗心自急翹足沙頭不得時傍
人不知爲閑立

蘓耽歌翹足高屋下見羣兒杜荀鶴詩曰沙鳥多翹
足鷺鷥求魚未得食不如信天翁之逸獲也笑殺名
利熱中人

風中琴

謝朓高齋詩已有池上酌復此風中琴僧齊已風琴
引曰按吳絲雕楚竹高託天風拂爲曲一一宮商在
素空鸞鳴鳳語翹梧桐夜深天碧松風多孤窻寒夢
驚流波楊慎曰古人殿閣簷稜間有風琴風箏皆因
風動成音自諧宮商

五音六律十三徽龍吟鶴響思庖羲一彈流水一彈月水
月風生松樹枝

五音宮商角徵羽也律曆志陽律六黃鐘太簇姑洗
蕤賓夷則無射陰呂六大呂夾鐘中呂林鐘南呂應

鐘合爲十二律陰陽各六故云六律中興書曰琴絃一卷諸葛亮撰述製琴之始及七絃之音十三徽所象之意徽十三象十二律餘一徽象閨山谷詩化民曾寄十三徽徽琴的也琴絃七而徽十三徽者緯也又曰徽者暉也如星之暉也或逕作緯劉向九歎破伯牙之號鍾分挾人箏而彈緯北齊書鄭述祖字恭文開封人能鼓琴自造龍吟十弄云嘗夢異人彈琴寤而寫得舊琴譜伏羲之琴曰龍吟蔡邕琴賦青雀西飛別鶴東翔韓非子晉平公曰清徵可得而聞乎師曠援琴而鼓一奏之有玄鶴二八道從南方來集

於郎門之堦再奏之而列三奏之延頸而鳴舒翼而舞音中宮商之聲聲聞於天平公大悅坐者皆喜玉符瑞圖晉平公鼓琴有玄鶴二八而下銜明珠舞於庭路史太昊伏羲氏長離徠翔爰作荒樂歌扶徠詠網罟以鎮天下之人命曰立其斲桐爲七尺二寸之琴繩絲以爲絃絃二十有七命之曰離注曰琴操云伏羲作琴以御邪辟防心淫爾雅大琴謂之離事源及太平御覽云傳此琴伏羲所制樂錄云大琴二十七絃中華古今註乃以爲伏羲造二十五絃之琴而琴式謂琴二十絃郭璞又云十絃切攷伏羲以木王

者三與八者木之數也故三其九爲之絃八其九以爲其長非苟然也廣雅云伏羲琴七尺二寸或云三尺六寸六分五絃蔡氏琴操亦云伏羲作琴五絃非也釋彪寶琴詩風來琴上吟彈爲山水音楊師道詩罕有知音者空勞流水聲李白詩客心寫流水如聽萬壑松列子伯牙善鼓琴鍾子期善聽伯牙鼓琴志在登高山鍾子期曰善哉峩峩兮若泰山志在流水鍾子期曰善哉洋洋兮若江河伯牙所念鍾子期必得之錢起詩二十五絃彈夜月杜荀鶴詩琴臨秋水彈明月劉長卿詩颼颼青絲上靜聽松風寒劉希戩

詩彈爲風入松崖谷颯已秋琴譜風入松琴曲也

感秋別怨

霜秋自斷魂楚調怨離分魄散瑤臺月心隨巫峽雲蛾眉誰共畫鳳曲不同聞莫似相妃淚斑斑點翠裙

季秋霜降曰霜秋白氏六帖琴曲有楚妃歎楚莊王樊姬也楚辭望瑤臺之偃蹇兮見有絨之佚女說苑齊威王遊於瑤臺沈約詩含吐瑤臺月錦繡萬花谷地類詩云大帝仙鄉列聖曹蓬山分命鎮波濤瑤臺影蘸天心冷貝闕光浮海面高崑崙瑤臺刊定真經之所也通典楚置巫山郡秦昭王十年伐楚取黔中

巫郡是也漢爲巫郡縣故城在今縣北有巫山及高
郁山卽楚詞所謂巫山之陽高丘之陰也荊州記巫
峽首尾一百六十里巫山峽與瞿唐峽歸峽世稱三
峽連亘七百里重巖疊嶂隱蔽天日非亭午夜分不
見日月沈佺期詩小度巫山峽荆南春欲分使君灘
上草神女廟前雲巫峽在巫山縣東三十里杜宇所
鑿以通江水圖經曰此山當抗峰岷峩借嶺衡嶽凝
點翼附並出青雲其峰十二合杳昭回曰望霞翠屏
朝雲松巒集仙聚鶴淨檀上昇起雲飛鳳登龍聖泉
張敞傳敞爲婦畫眉長安中傳張京兆眉撫褚亮雩

祀樂章云鳳曲登歌調令序李白鳳臺曲云常聞秦
帝女傳得鳳凰聲曲在身不返空聞弄玉名洞玄本
行經云西方衛羅國王有女字曰配瑛與鳳共處於
是靈鳳常以羽翼扇女面後十二年中女忽有胎王
意怪之因斬鳳頭埋著長林丘中女後生女名曰皇
妃王女思靈鳳之遊好駕而臨之長林丘中歌曰杳
杳靈鳳綿綿長歸悠悠我思永與願違萬劫無期何
時來飛是鳳鬱然而生抱女俱飛逕入雲中述異志
湘水去岸三十許里有相思宮望帝臺舜南巡不返
歿葬於蒼梧之野堯之二女娥皇女英追之不及相

思慟哭淚下沾竹文悉爲之斑斑然

新蟬

泉溜潛幽咽琴鳴乍往還長風剪不斷還在樹枝間

蟬有唧唧者蜩也馬唧唧者蟬也名以聽者之所爲情寂寥然也鳴蓋呼乎其候焉三伏鳴者聲躁以急如曰伏天伏天入秋而涼鳴則凄短如曰秋涼秋涼取者以膠首竿承焉驚而飛也鳴則攸然其粘也鳴切切如曰岐岐入乎手而握之悲鳴有求如曰施施泉聲與蟬聲相錯林籟結響如鳴琴然往還不斷聲相續也不知其泉溜與蟬噪與卽而聽之聲在樹間

歸藏易曰動長風聖人以通達治道

題褚遂良孫庭竹

遂良散騎常侍亮之子也博涉文史尤工隸書新唐書列傳遂良貶愛州刺史歲餘卒官後二歲許敬宗李義府奏長孫無忌逆謀皆遂良驅扇乃追削官爵二子彥甫彥冲流愛州殺之帝遺詔聽其家北還神龍中復官爵德宗追贈太尉文宗時詔以遂良五世孫虔爲臨汝尉安南觀察使高駢表遂良客寔愛州二男一孫祔咸通九年詔訪其後護喪歸葬陽翟又云遂良曾孫璆字伯玉擢進士第累拜監察御史裏

行先天中突厥圍北廷詔璆持節監總督諸將破之
遷侍御史拜禮部員外郎按宰相世系表璆乃遂賢
之孫亮之曾孫也遂良三子彥甫秘書郎孫僑休彥
冲城門郎孫倫儼彥季孫松司農少卿此云遂良孫
未詳何人
負霜停雪舊根枝龍笙鳳管君莫截春風一番琴上來
搖碎金樽碧天月

吳都賦竹則綠葉翠莖冒霜停雪說文笙十三簧象
鳳之身龍笙未詳或飾管爲蛟龍之象郭璞云列管
匏中施簧管端名之曰笙唐書南蠻傳雍羌獻其

樂至成都有大匏笙二皆十六管左右各八形如鳳
翼夫竹戰風日傲冰霜凌突四時磨礮萬草之奇植
也自伶倫剪伐爰偶琴瑟雕斲美而霜根斧竹色死
而宦家亡仝云負霜停雪舊根枝龍笙鳳管君莫截
蓋嘆遂良忠貞一旦不幸誅斥於昏懦之主以不得
完其生欲此庭竹老臥空山勿爲人用春風乍來響
澗底之孤絃碎影搖樽逗林間之寒月此皆天然得
之在已而無假外求者也

訪含曦上人

僧含曦酬盧仝訪詩云長壽寺石壁院盧公一首詩

渴飲卽不渴饑食卽不饑鯨吞海水盡露出珊瑚枝
海神知貴不知價留向人間光照夜方干貽曦上人
詩曰四十年來多少人一分零落九成塵與歸猶得
重相見亦是枯枝勉強春

三入寺曦未來轆轤無繩

一作無聲

井百尺渴心歸去生

塵埃

華嚴經斷世渴愛常求佛智梁武帝詩渴愛渴心生
龍樹大士曰日光著塵微風吹之曠野中轉名之爲
陽燄愚夫見之謂之野馬渴人見之以爲流水轆轤
井上汲水軸也趙宦光彈雅作甌中無水井百丈

客淮南病

通典淮南道領廣陵廬江蕪春同安永陽鍾離壽春
淮陰歷陽弋陽廣陵郡今之揚州理江都江陽二郡
春秋屬吳秦屬九江郡漢爲廣陵國後屬荆國後更
屬吳景帝更名江都國武帝更名廣陵國後漢爲廣
陵郡魏爲重鎮後屬吳晉亦爲廣陵郡東晉末以廣
陵控接三齊故青兗二州刺史皆鎮於此梁曰南兗
州北齊改爲東廣州復曰南兗州後周改吳州隋初
爲揚州置總管府煬帝初府廢又爲江都郡後帝徙
都而喪國焉大唐初爲兗州後改爲刊州後又改爲

揚州爲大都督府其後或爲廣陵郡領縣七江都江
陽海陵高郵六合揚子天長其地去西京二千五百
六十七里去東京二千七百四十九里新唐書地理
志淮南道蓋古揚州之域漢九江廬江江夏等郡廣
陵六安國及南陽汝南臨淮之境揚楚滁和廬壽舒
爲星紀分安黃申光蘄爲鶉尾分爲州十二縣五十
三淮南採訪使治揚州

揚州蒸

一作蒸

毒似燂湯客病清枯鬢欲霜且喜閉門無俗

物四支安穩一張床

杜牧曰大江之南夏候鬱濕易生百病文子若蒸

出猶言蒸毒也爾雅蒸塵也郭注人衆所以生塵垢
燂火熱也禮內則五日則燂湯請浴全言揚州地蒸
熱如燂湯然氣鬱蒸則病久病羸瘠頭顱忽白也晉
書王戎每與阮籍爲竹林之游戎嘗後至籍曰俗物
已復來敗人意戎笑曰卿輩意亦復易敗耳杜詩眼
前無俗物多病也身輕白居易詩更無俗物到獨在
一床眠世間有何俗物特持算不韻士耳蓋病中無
應接勞苦四支旣得安穩眠矣然病久勿愈閉門偃
臥愁寂又可知

村醉

村醉黃昏歸健倒三四五摩娑莓苔背與我驚爾不

一本昨夜村飲歸健倒三四五摩娑青莓苔莫嗔驚
著汝莓艸青蒼也爾雅蕭山莓郭注今之木莓也實
似薦莓而大可食又苔也苔一作落總名莓苔風土
記石髮水衣也青綠色皆生於石樂府云一日三摩
娑釋名摩娑猶末殺也手上下之言也醉而醒醒而
復醉潦倒地上恐莓苔亦笑人

蕭宅二三子贈答詩二十首

并序

蕭才子修文行名聞將遷家於洛賣揚州宅未售玉川子
客揚州羈旅識蕭遂館蕭未售之宅既而蕭有事於歙州

玉川子欲歸洛憶蕭遂與砌下二三子酬酢說相媿意俄
而二三子有憂宅售心與其他人手孰與洛客以蕭故亦
有勉強不能逆其情文以見意遂盡錄寄蕭天知地知非
苟有所欲二三子心遠訥君子蕭乎蕭乎君歸不得見者
細長三四片者乎

舊唐書河南道東都天寶元年改爲東京周之王城
平王東遷所都也故城在今苑內東北隅自赧王已
後及東漢魏文晉武皆都于今故洛城隋大業元年
自故洛城西移十八里置新都今都城是也北據邙
山南對伊闕洛水貫都有河漢之象都城北十五

里二百八十步東西十五里七十步周圍六十九里
三百二十步都內縱橫各十街街分一百三坊二市
每坊縱橫三百步開東西二門宮城在都城之西北
隅城東西四里一百八十步南北二里一十五步宮
城有隔城四重正門曰應天正殿曰明堂明堂之西
有武成殿卽正衙聽政之所也宮內別殿臺館三十
五所上陽宮在宮城之西南隅南臨洛水西距穀水
東卽宮城北連禁苑宮內正門正殿皆東向正門曰
提象正殿曰觀風其內別殿亭觀九所上陽之西隔
穀水有西上陽宮虹梁跨穀行幸往來皆高宗龍朔

後置禁苑在都城之西東抵宮城西臨九曲北背邙
阜南距飛仙苑城東面十七里南面三十九里西面
五十里北面二十里苑內離宮亭觀一十四所羈旅
字出左傳陳敬仲曰羈旅之臣杜預曰羈寄旅客潘
安仁秋興賦遠行有羈旅之憤赤松子中誠經凡人
動息天地皆知故云天有四知也

客贈石

竹下青莎中細長三四片主人雖不歸長見主人面

通雅莎香附也臺夫須山莎也一名蓑衣艸謂垂石
上如蓑也廣雅莎隋地毛也溫庭筠詩青莎綠似裁

客全自謂主人謂蕭也言見石如見主人之面

石讓竹

自顧撥不轉何敢當主人竹第有清風可以娛嘉賓

毛詩我心匪石不可轉也古詩盤石無轉移白居易
詩脩竹夾左右清風來徐徐此宜宴嘉賓鼓瑟吹笙
竽撥一本作撥

竹答石

一作竹答客

竹第謝石兄清風非所任隨分有蕭瑟實無堅重心

九辯蕭瑟兮草木搖落而變衰吳都賦蕭蕭瑟蕭

瑟聲也

石請客

竹第雖讓客不敢當客恩自慚埋沒久滿面蒼苔痕

後漢論曰鮑永守義於故主斯可以事新主矣石自
慚埋沒不敢以蒼苔翠靄幸客恩寵豈諂曲苟進悅
新而遺舊者與

客答石

遍索天地間彼此最痴癡主人幸未來與君爲莫逆
莊子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相與爲友

石答竹

石報孤竹君此客甚高調共我相共癡不怕主人天下笑
我非蛺蝶兒我非桃李枝不要兒女撲不要春風吹苔蘚
印我面雨露皴我皮此故不嫌我突兀蒙相知此客卽西
歸我心徒依依我欲隨客去累重不解飛知弟虛心亦待
客此客何以共報之

管子桓公北伐令支下鳧之山斬孤竹注曰孤竹國
名斬其君述異記東海畔有孤竹焉斬而復生中有
管周武王時孤竹之國獻瑞筍一株共我相共癡者
言仝有好石之癖古今注蛺蝶一名野蛾一名風蝶
江東呼爲撻末色白背青者是也其大如蝙蝠者或

黑色或青斑名曰鳳子一名鳳車一名鬼車列子烏
足之根爲蟻螯其葉爲蝴蝶蝴蝶胥也胥蝶之別名
藝文志有周昉撲蝶圖一卷李賀詩雲根苔蘚山上
石六書故蘚苔之淺駁者皴皮細起也繪事謂山木
之皴曰皴韓愈詩仰見突兀撐青空毛詩我將西歸
古詩思心常依依前漢西域傳屯田輪臺募民壯健
有累重敢徙者詣固所累重字出此玉堂法云碩石
至重不可飛騰虛心者竹中空也席夔詩虛心如待
物石欲隨仝歸洛并邀孤竹君

竹請客

我本泰山阿。避地到南國。主人欲移家。我亦要歸北。上客
幸先歸。願託歸飛翼。惟將修修風。累路報恩德。

古詩冉冉孤生竹。托根泰山阿。史記春申君客三千
餘人。其上客皆躡珠履。爰益傳引與入坐。爲上客。梁
昭明詩。願附歸飛翼。水經注象林。比翼鳥。不比不飛。
鳥名歸飛。鳴聲自呼。此鳥戀土。其背青。其腹赤。丹心
外露。鳴情未達。終日歸飛。飛不十千路。餘萬里。何由
歸哉。塘上行。邊地多悲風。樹木何脩脩。岑參詩。盛暑
脩脩叢色寒。

客謝竹

揚州駁雜地。不辨龍虬。

當作
蜥

蜥客身正乾枯。行處無膏澤。

太山道不遠。相庇實無力。君若隨我行。必有煎茶厄。

王逸九思斥蜚蜴。今進龜龍虬。水蟲名博雅。解蠶蟻。

蚘蠶蜥蜴也。爾雅。蠶。蜥。蜴。蟻。蟻。守宮也。月令。

記。蟻。蟻。一曰守宮。一曰龍子。善於樹上捕蟬食之。其

長細五色者。名爲蜥蜴。其短大者。名蠶。蠶。一曰蛇醫。

大者長三尺。其色玄紺。善魅人。一曰蛇師。方言。守宮。

秦晉西夏謂之守宮。或謂之蠶。蟻。或謂之蜥。易。其在

澤中。謂之易蜥。南楚謂之蛇醫。或謂之蠶。蠶。東齊海

岱。謂之蜥。蜥。北燕謂之祝蟻。太平御覽。謂蜥蜴爲神。

龍者非但不識神龍亦不識蜥蜴故云不辨龍蜥蜴也蜥蜴與龍通氣故可禱雨與蚪同形故能嘔雹言揚州不識蜥蜴能致雨天道亢暘我之行也身正乾枯行處安得有水可潤澤汝若隨我行不堪歸植太山阿聊爲煎茶之用爾

石請客

啓母是諸母三十六峰是諸父知君家近父母家小人安得不懷土憐君與我金石交君歸可得共載否小人無以報君恩使君池亭風月古

穆天子傳天子南遊于黃口室之丘以觀夏后啓之

所居乃于啓室淮南子禹娶塗山氏治鴻水通轅轅山化爲熊謂塗山氏曰欲餉聞鼓聲乃來禹跳石誤中鼓塗山氏往見禹方作熊慙而去至嵩山下化爲石禹曰歸我子石破北方而生啓漢書武帝至中岳獲駃鹿見夏后啓母石李彤四部云嵩山南有啓母祠郭景純云陽城西有啓母石也嵩山峰巒秀偉非他山可及在少室者三十有六宋樓異賦云聞中天之少室其高則曉岷嶠峯崑峩鬱峩兮十有六里而疊有十八其深則環紆縈繞盤糾紛錯兮上方十里而周圍一百子徒知六六之所有兮而烏覩六六之

名義東朝岳祠儼百神兮西望洛邑鬱千官兮太陽
少陽山之明兮石城石笋天所形兮檀香丹砂寶所
鍾兮鉢盂香爐狀所肖兮連天紫霄勢之穹兮羅漢
七佛像設留兮靈隱來仙洞府深兮清涼寶勝梵刹
標兮瑞應琉璃祥光紛兮紫蓋翠華烟靄凝兮藥室
紫薇花草靈兮白道天德名字偉兮卓劍白雲形實
紀兮金牛明月色像起兮凝碧迎霞天光聚兮玉華
寶柱金石瑩兮繫馬白鹿神仙聚兮東征賦小人性
之懷土兮自書傳而有焉郭遐周詩君子不懷土豈
更得安居韓信傳與漢王爲金石交樂府寧可共載
不劉長卿詠石詩一片孤雲長不去莓苔古色空蒼
然池人所鑿也亭停也亦人所停集也

客謝石

我有水竹莊甚近嵩之巔是君歸休處可以終天年雖有
提攜勞不憂糧食錢但恐主人心疑我相釣竿

唐人別業曰莊全隱少室玉川近嵩山之巔許由曰
歸休乎君曲禮長者與之提攜大智度論如行道不
離糧食古詩種竹深井中三年乃爲竿相助也謂坐
石投竿而釣

石再請客

主人若知我應喜我結得君主人不知我我住何求於主人我在天地間自是一片物可得扛壓我使我頭不出石言主人特因君而知我我去住不必問主人也其前之埋沒我扛壓我使不得轉舒者命也今日依君西歸始欲自出頭地耳九靈上寶經云有國之所域其猶芥石之一片孤寓於大衍之中

客許石

石公說道理句句出凡格相知貴知心豈恨主爲客過須歸去來旦晚上無厄主人誠賢人多應不相責

越絕書閶門外高頸山東石人古者名石公史記張良見老人出一篇書讀是則爲王者師後十三年見我濟北穀城山下黃石卽我也良後果得黃石寶而祀之所謂黃石公也枹朴子子房鄙人乃抗禮於石公豈直免於庸陋人之相知貴相知心石再請而客始許之乃知世人輕諾者寡信矣石辭主人去則主反爲客孟郊詩誰言舊居止主人忽成客過須急須也言主人應汝從我不相呵責

井請客

白澤圖故井之精名觀狀如美女好吹簫以其名呼之卽去一云井鬼名瓊井有鬼神故亦應請客

我生天地間頗是往還數已效炊爨勞我亦不願住君有造化力在君一降顧我願拔黃泉輕舉隨君去

井通也物所通用故亦不願久住於此說文齊謂之炊爨曰象手持甌門爲竈口艸推林內火會意進火謂之爨管子飲於黃后之井以保獸之火爨飲於青后之井以羽獸之火爨飲於赤后之井以毛獸之火爨飲於白后之井以介獸之火爨飲於黑后之井以鱗獸之火爨爨養生井之爲養也久矣李白詩攢彼造化力持爲我神通淮南子今不稱九天之頂則言黃泉之底莊子且彼方趾黃泉而登大皇太玄地與

黃泉隱魄榮也井不可去泉則可拔拔黃泉者謂井泉隨客去也

客謝井

改邑不改井此是井卦辭井公莫怪驚說我成憨癡我縱有神力爭敢將公歸揚州惡百姓疑我卷地皮

不改井者井以不變更爲義穆天子傳天子北入於邠與井公博三日而決注疑井公賢人而隱枋故穆王就之遊戲也憨愚癡不慧也海空智藏經云運此神力楞嚴經別於平原穿去地皮五尺以下翼星咒地皮枯裂太平經曰今天惡人穿鑿地太深或得地

骨或得地血者泉是地之血也石爲地之骨也穿地未三尺輒得水地之薄皮也東坡詩履道鑿池雖可致玉川卷地若爲收按井卦初六象辭曰舊井无禽時舍也後漢禮儀志引古禮云立秋浚井改水淮南子云八方風至浚井取新泉夫新泉可食舊水不可食玉川引井卦辭蓋不欲舊井隨歸亦時舍之意也

馬蘭請客

蘭蘭是小草不怕郎君罵願得隨君行暫到嵩山下
本草馬蘭江東呼旱蒲多植于階庭卽荔挺也荔草名似蒲而小根可爲屐挺一枝也挺然勁直之貌一

名蠡實或云馬蹇也七諫馬蘭蹇蹕而日加注馬蘭惡草也博雅王連棘苑遠志也其上謂之小草古稱貴人子及身嘗事其父者謂之郎君罵迫也以惡言被迫人也

客請馬蘭

嵩山未必憐蘭蘭蘭蘭已受郎君恩不須刷帚跳蹤走只疑蘭浪一作郎出其門

通雅馬蘭生水澤傍似澤蘭而氣臭非嵩山所有也蘭浪字未詳一本作蘭郎客言蘭蘭已受郎君恩郎今出門去蘭宜在家執箕帚不須跳蹤隨我至嵩山

也釋名跳條也如草木枝條務上行也蹤從也人形從之也疑類苑作擬

蛺蝶請客

粉末爲四體春風爲生涯願得紛飛去與君爲眼花
王僧孺詩悲看蛺蝶粉蛺蝶四翅有粉好嗅花香以
鬚代鼻其交以鼻交則粉退一名春駒王建詩野花
黃蝶領春風吳均詩終成亂眼花白居易詩浮生抵
眼花褚遂良表云惟弱周章眼花浪見

客答蛺蝶

答字類苑作請長筌子洞淵集云今之淺世凡葩爛

慢蛺蝶翩翩搜紅訪綠物態芳情於是輕飛於柳陌
弄影於花衢梅魂蘭魄兮著莫沉迷粉翅香鬚兮追
尋眷戀徧遊景色歷覽風光愁春破曉伴粧於金線
花房傅粉偷香並宿於玉羅書幌狂心散亂俗艷娉
婷推移葉底風流殢逐枝頭富貴夢魂濁濫終不獲
免於蔽蒙根性蟻螭到了難超于臭腐

君是輕薄子莫窺君子腸且須看雀見雀見銜爾將

沈約詩云路逢輕薄子漢蛺蝶行蛺蝶之遨遊東園
雀來燕燕子見銜羅隱詩野田黃雀慮山館主人情

蝦蟇請客

蝦蓋其聲螭言其斑也此與蟾蜍各別蝦螭在波澤
中背有黑點身小能跳接百蟲解作呬呬聲舉動極
急蟾蜍在人家濕處身大青黑無點多痲癩不能跳
不解作聲行動遲緩

凡有水竹處我曹長先行願君借我一勺水與君晝夜歌
德聲

比丘經我曹聞之士冠禮注勺尊升所以斟酒也曹
植詩君子在末位不能歌德聲蝦螭見蛺蝶請客亦
欲效顰奈晝夜譏譏聒耳却亦爲人所鄙

客請蝦螭

蝦螭呬呬頭莫語人聞聲揚州蝦蜆忽得便腥臊臭穢逐
我行我身化作青泥坑

客言蝦螭汝雖呬頭莫作語使人聞聲而知之恐
揚州醜類甚多如長鬚之蝦水泥之蜆亦將乘便呼
彼朋伍逐我行走其臭穢腥臊竟令我爲藏舍垢污
之地矣呂覽人有大臭者其親戚兄弟妻妾知識無
能與居者自苦而居海上海上人有說其臭者晝夜
隨之而弗能去釋名曰醜臭也如臭穢也腥臊字出
國語舅犯對晉侯曰臣之肉腥臊將焉用之爾衡賦
付陋質之腥臊大正句王經汝本不淨身今復加臭

穢汝意求闕者我卽墮於汝卽此意

玉川子詩集卷三

仁和孫之驟晴川註



龜銘

說苑靈龜文五色似玉似金背陰向陽上隆象天下
平法地槃衍象山四趾轉運應四時文著象二十八
宿蛇頭龍翅左精象日右睛象月千歲之化下氣上
通能知存亡吉凶之變寧則信信如也動則著矣述
異記壽萬年曰靈龜

龜汝靈於人不靈於身致網於津吾靈於身不靈於人致
走於屋龜吾與汝隣

郭璞曰凡蟲之智莫善於龜卻謁放歌行龜爲秉靈
亡斯天論云人爲靈蟲形最似天奈何君子載質而
車馳細民懷財而趨走僕僕塵埃不能脫利名網悲
夫

櫛銘

荀子不沐則濡櫛三律而止註理髮也

人之有髮兮且且思理有身兮有心兮胡不如是

真人告曰櫛頭理髮欲得過多女誠云用櫛則思其
心理晉傅咸櫛賦序曰大才治世猶櫛之理髮也理
髮不可無櫛治世不可無才曰我嘉茲櫛惡亂好理

一髮不順實以爲耻雖日用而匪懈不告勞而自己
苟以理而委任期竭力而沒齒

梳銘

說文櫛梳枇總名也梳言其齒疏也篋言其細相比
也

有髮今朝朝思理有身兮胡不如是

所謂養其一指失其肩背而不知也老子云吾有大
患者爲吾有身

小婦吟

小婦欲入門隈門勻紅妝大婦出門迎正頓羅衣裳門邊

兩相見笑樂不可當夫子於傍聊一作斷腸小婦哆唸上

高堂開玉匣取琴張陳金罍酌滿觴願言兩相樂永與同心事我郎夫子於傍剩欲狂珠簾風度百花香翠帳雲屏白玉牀啼鳥休啼花莫笑女英新喜得娥皇

僧寶傳隈門旁戶隈陬隅也粧臺記始皇宮中悉好神仙乃梳神仙髻皆紅妝翠眉漢宮尚之木蘭歌阿姊聞妹來當戶理紅妝齊俗訓曰詭文繁繡弱緡羅紈枚乘詩被服羅裳衣楊子法言衣上也裳下也正頓謂整理也裳下飾以羅爲表絹爲裏故云羅裳衣羅言其文羅疏也曰方目羅以細勻爲貴曰輕羅其

厚重者曰結羅古稱織女秋雲羅黃庭經金簡鳳文羅越地名越羅今吳地出水緯羅子虛賦離織羅垂霧縠是也哆唸一作哆隄穀梁傳哆然外齊侯也哆音多又音侈韓詩哆口疎眉麗說文哆張口也唸音啼泣貌漢狹邪行小婦無所作挾瑟上高堂庾肩吾詩琴聲悲玉匣鮑照詩奉君玳瑁玉匣之雕琴卷耳之詩曰我姑酌彼金罍按周禮罍八器犧首罍四素犧罍一象犧罍一鳳麟百乳罍一饗貧罍一在昔三代盛時凡酌獻裸將通用於人神之際故獻酌用於人亦用於神裸將所以禮神亦所以禮人是以尊罍

爨舟相爲後先而行之然周官冢人先尊以尊尊而
爨卑小宗伯先爨以言其用則先爨耳爨用以裸既
裸則已尊用以飲飲則必有繼之者故繼之必資諸
鬯此所謂餅之罄矣惟鬯之耻之義也又詩云金鬯
蓋未必以黃金爲之以五金皆金耳韓詩曰天子以
玉飾諸侯大夫以金飾士以梓樂府安得同心人白
頭不相離庾信商調曲動其兩心妻子恩情垂夫大
婦不妬忌而小婦樂之則可以同心事我郎矣邇臣
不疾而遠臣不蔽則可以同心事我君矣明皇雜錄
玄宗皇后王氏廢爲庶人當時王謹作翠羽帳賦爾

雅翼云翡翠帳翠紺色高適詩水若居雲屏劉長
卿詩芙蓉小帳雲屏暗雲屏以雲母飾屏也初學記
仙人以白玉爲床世本紂爲玉床西京雜記昭陽殿
設玉牀沈約詩更衣捧玉床吳均詩餘輝耀玉床李
白詩西施醉舞嬌無力笑倚東窻白玉床神州經曰
九河帝君坐玉牀五色幃帳內外光明玉佩千垂娥
皇女英堯二女名檀弓舜葬於蒼梧之野蓋三妃未
之從也謝疊山曰堯妻舜二女三妃亦無所考按路
史舜三妃娥皇無子女英生商均癸比氏帝之第三
妃生二女曰宵明日燭光處河大澤靈照百里是爲

湘之神竹書紀年云三十年舜葬后育於渭后育娥
皇也

月下寄徐希仁

夜半沙上行月瑩天心明沙月浩無際此中離思生上天
何寥廓下地何崢嶸吾道豈已矣爲君傾兕觥

劉長卿詩歷歷沙上人月中孤度水今錢塘江干有
地名曰沙上公孫乘賦云猗嗟明月當心而出崑崙
老人云寶月天心人共見張喬詩沙月自相親相如
大人賦下崢嶸而無地兮上寥廓而無天易上天下
澤周禮疏云自天監下則稱上天爾雅冬爲上天巖

東云寥廓空遠也博雅崢嶸深冥也九地內音素靈
丹經地下深億萬里得潤澤地其炁黃又二十億萬
里得色剛澤地其炁紫又二十億萬里得大風澤地
其炁青又下無窮無極無邊無際洞淵網維地其炁
綠皆風梵網維之故故能擎持地輪懸而不落此剛
風包於九壘之下乃載九天通達虛無誠爲深冥矣
埤雅兕似牛兕重千斤一角青色其皮堅厚可以制
鎧老子曰兕無所投其角兕善抵觸故先王之制罰
爵以兕角爲之酒陽物也而善發人之剛其過則在
抵觸故先王制此以爲酒戒鄉飲判云振振鷺舞兕

觥其觥罰不敬也受五升毛詩註大七升韓詩曰
觥廓也君子有過廓然著明也

贈徐希仁石硯別

靈山一片不靈石手斲成器心所惜鳳鳥不至池不成蛟
龍乾蟠水空滴青松火鍊翠煙凝寒竹風搖遠天碧今日
贈君離別心此中至淺造化深用之可以過珪璧棄置還
爲一片石

靈山端州靈陽峽唐人取硯處柳公權曰斧柯山出
石硯昔人採之必祭以中牢不爾雷霆勃興失石所
在故云靈山一片石者古人作硯或竟以平石一片

不加琢削因無墨池而石自精潤不枯也硯史晉硯
有鳳字兩足號鳳凰池樂府墨出青松煙墨以上黨
松心煙爲之翠煙凝言發墨也望之石暈青綠相間
如畫作遠天碧色寒竹搖風澁不留筆也以上總言
石硯之善石硯贈別者石取堅久之心硯取研摩之
義

有所思

宋書志云漢大樂食舉十三曲一曰鹿鳴二曰重來
三曰初造四曰俠安五曰歸來六曰遠期七曰有所
思八曰明星九曰清涼十曰涉大海十一曰大置酒

十二曰承元氣十三曰海淡淡漢鼓吹鏡歌十八曲
曰朱鷺曲思悲翁曲艾如張曲上之回曲翁離曲戰
城南曲巫山高曲上陵曲將進酒曲君馬黃歌芳樹
曲有所思曲雉子曲聖人出曲上邪曲臨高臺曲遠
如期曲石留曲魏鼓吹曲十二篇漢有所思曲魏曰
應帝期晉鼓吹歌二十二篇古有所思行晉曰惟庸
蜀吳鼓吹曲十二篇漢曲有所思吳曰從曆數義熙
中何承天私造鼓吹鏡歌十五篇仍曰有所思篇
當時我醉美人家美人顏色嬌如花今日美人棄我去青
樓珠箔天之涯娟娟姮娥月三五二八盈又缺翠眉蟬鬢

生別離一望一見

一作不見

心斷絕心斷絕幾千里夢中醉臥

巫山雲覺來淚滴湘江水湘江兩岸花木深美人不見愁
人心含愁更奏綠綺琴調高絃絕無知音美人兮美人不
知爲暮雨兮爲朝雲相思一夜梅花發忽到窻前疑是君

曹植美女篇青樓臨大路青樓妓館也本紀齊武帝
興光樓上施青漆世人謂之青樓東昏曰武帝不巧
何不純用琉璃又曹唐詩緱山碧樹青樓月腸斷春
風爲玉簫常建詩一時渡海望不見曉上青樓十二
重神咒經云東海爲桑田鬱州起青樓梁元帝詩映
日通風影珠箔劉孝威詩虬簷挂珠箔娟娟姮娥月

句全唐詩本多天涯二字游宦紀聞今之遠宦及遠
服賈者皆曰天涯海角謝靈運月賦昨三五兮既滿
今二八兮將缺一本無二八字順行經云月中人常
以月一日至十六日採白銀瑠璃鍊於炎光之冶故
月度盈則光明鮮太素以十七日至二十九日於騫
林之下採三氣之華拂日月之光故月度虧其光微
觀象玩占日月前望而西缺後望而東缺名曰反月
下不奉上侵主勢天下有暴水出兵起虞翻曰三日
暮震象月出庚八日兌象月見丁十五日乾象月盈
甲壬十六日丙且巽象月退辛二十三日艮象月消

丙三十日坤象月滅乙癸晦夕朔且則坎象水流戊
日中則離象火就已成戊己土位象見於中江淹麗
色賦旣翠睂而瑤質江總詩翠睂結恨不復開梁元
帝詩粧成理蟬鬢薛道衡昭君辭蛾睂非本質蟬鬢
改真形古今註魏文帝宮人莫瓊樹始製爲蟬鬢望
之縹緲如蟬翼然江淹悅曲池云客子思兮心斷絕
心斷絕兮愁無開郭景純曰丹山西卽巫山者也又
帝女居焉所謂天帝之季女名曰瑤姬未行而亡封
於巫山之臺水經注湘水出零陵陽海山北至巴丘
山入於江所言大舜陟方二妃從征溺於湘江是也

山海經曰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沅澧之風交湘
之浦出入多飄風暴雨湖中有君山編山多篔竹兩
山相次去數十里廻峙相望孤影若浮荊州記巫峽
長數百里兩岸連山畧無絕處傳玄琴賦序曰蔡邕
有綠綺琴天下名器也說略曰司馬相如及蔡琰琴
皆名綠綺呂覽伯牙善鼓琴鍾子期善聽相與爲友
子期死伯牙破琴絕絃不復鼓琴以時人莫之能聽
也鍾官氏子通稱期名也達於音律伯牙楚人觀世
無知音若子期者絕絃破其琴也宋玉高唐賦昔者
先王嘗遊高唐怠而晝寢夢一婦曰妾巫山之神女

也朝爲行雲暮爲行雨朝朝暮暮陽臺之下戒菴漫
筆云唐盧仝有所思云當時我醉美人家美人顏色
嬌如花今日美人棄我去珠樓簾箔天之涯又云美
人兮美人不知爲暮雨兮爲朝雲相思一夜梅花發
忽到窻前疑是君自古美人之喻指君而言古三百
篇中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指文王是也而盧詩之
意若不得於君者但少含蓄氣象及讀韓詩云玉川
先生洛城裡破屋數間而已矣一奴長鬚不裹頭一
婢赤腳老無齒以是觀之其窮困真可慨已昔人戲
謂盧之窮因荒於色徵於有所思之作也後至甘露

之變座上見收年老寡髮被收者以丁釘其顱而去
人以為識於漆丁之詩云嗟乎詩能窮人若全之窮
是真窮於詩者也不惟窮而且罹奇禍不重可哀也
哉

樓上女兒曲

古詩盈盈樓上女皎皎當牕牖

誰家女兒樓上頭指揮婢子挂簾鉤
林花撩亂心之愁卷却羅袖彈箏篴
箏篴歷亂五六絃羅袖掩面啼向天
相思向天情不斷一作相思絃
斷情不斷落花紛紛心欲穿
心欲穿憑欄干相憶柳條綠
相思錦帳寒直緣感君恩愛
一回顧使我

雙淚長潛潛一作
珊珊我有嬌靨待君笑
我有嬌蛾待君掃鶯花爛熳君不來
及至君來花已老心腸寸斷誰得知
玉階

纂歷生青草

禮記自世婦以下自稱曰婢子左傳秦嬴曰寡君使
婢子侍執巾櫛以固子也古詩十五彈箏篴箏篴師
延所作靡靡之樂後出桑間濮上之地蓋空國之侯
所作也師涓為晉平公鼓焉風俗通箏篴一名坎箏
漢武帝祠太乙后土令樂人侯暉依琴作坎箏言其
坎坎應節也箏以姓冠章也封禪作空侯取其空中
事物紀原漢靈帝好之體曲而長二十三絃抱於懷

中兩手齊奏謂之擘隋洛陽伽藍記魏高陽王雍美人徐月華能彈臥筓筓爲明妃出塞之聲後爲將軍原士康側室徐鼓筓筓而歌哀聲入雲行者俄而成市筓筓二十三絃或云二十四絃或云二十五絃有柱道行波羅密經譬如筓筓不以一事成有木有柱有絃有人揺手鼓之其音調好大智度論筓筓有槽有頸有皮有絃有棍衆緣和合故有聲可聞新唐書樂志高祖設九部樂有鳳首筓筓臥筓筓豎筓筓許彥周詩話筓筓狀如張箕探手摘絃出聲落花紛紛淆亂貌階際木勾欄干亦作闌干眼眶亦曰闌干蓋

闌干以橫斜爲義勾欄木縱橫爲之故曰闌干以木爲之故字从木梁簡文詩斜燈入錦帳太微神母歌曰六真夫人錦帳金韜大招靨輔奇牙宜笑嗎只古歌笑靨自然開淮南子馱輔揺注馱輔頰邊文婦人之媚也楊慎曰俗云笑窩腮斗也青藤路史曰近代粧尚靨如射月曰黃星靨鈿之名蓋自吳孫和鄧夫人始也和萐醉舞如意誤傷鄧頰醫購白獺髓屑琥珀傳之珀過多及癩脫左頰有赤點如意痕更妍也諸嬖欲要寵者皆丹青點頰而後進焉杜詩鶯花圍世界劉長卿詩鶯花共寂寥羃歷煙貌吳都賦羃歷

江海之流注曰羃歷分布覆被貌吳均詩玉階行路
生細草

秋夢行

客行一夜秋風起客夢南遊渡湘水湘水泠泠澈底清二
妃怨處無限情娥皇不語啓嬌靨女英目成轉心慳長眉
入鬢何連娟肌膚白玉秀且鮮裴回共詠東方日沈吟再
理南風絃聲斷續思綿綿中含幽意兩不宣殷勤織手驚
破夢中宵寂寞心悽然心悽然腸亦絕寐不寐兮玉枕寒
夜深夜兮霜似雪鏡中不見雙翠眉臺前空挂纖纖月纖
纖月盈復缺娟娟似眉意難訣願此眉兮如此月千里萬

星光不滅

師古曰七月秋風起八月風高九月風落湘中記湘
川清照五六丈下見底石如樗蒲矣五色鮮明白沙
如霜雪赤崖若朝霞少司命曰滿堂兮美人忽獨與
予今日成上林賦長眉連娟梁丘遲詩長眉橫玉臉
何遜詩美人多怨態亦復慄長眉古今注魏宮人畫
長眉古詩燕趙多佳人美者顏如玉洞冥記帝所幸
宮人名麗娟年十四玉膚柔軟吹氣勝蘭張泌詞可
惜玉肌膚銷瘦成慵懶九歌暎將出兮東方毛詩正
義云東方之日兮猶言明盛之君兮日出東方無不

鑿照樂記昔者舜作五絃之琴以歌南風驚破夢者
謂夢中聞琴聲而醒也以下皆夢覺之語楚詞夜炯
炯而不寐吳歌玉枕龍鬚席郎眠何處牀胡曾詩玉
枕夜殘魚信絕歐陽炯詞殘夢不成離玉枕李賀詩
夜光玉枕棲鳳凰劍俠傳德宗朝于闐國貢白玉枕
雕琢奇巧希代之寶古鏡銘曰當看寫翠對臉傅紅
劉孝綽詩秋月始纖纖月之朔旦與日交光乍稟太
陽之氣於日沒時吐微光於西山庚上狀若娥眉王
褒詩初魄似蛾眉鮑照詩娟娟似蛾眉梁武帝詩容
色玉耀眉如月秋風起而夢思秋月朗而夢醒客行

思家景狀山海經云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注云
天帝之二女而處江爲神卽列仙傳江妃二女也離
騷九歌所謂湘夫人稱帝子者是也而列女傳曰二
女死于江湘之間俗謂爲湘君鄭司農亦以舜妃爲
湘君說者皆以舜陟方而死二妃從之俱溺死于湘
江遂號爲湘夫人按九歌湘君湘夫人自是二神江
湘之有夫人猶河洛之有處妃也安得謂之堯女全
詩云湘水泠泠澈底清二妃怨處無限情則竟指娥
皇女英而言原其承襲之誤由乎俱以帝女爲名名
實相淆終古莫矯其失可慨矣

自君之出矣

漢徐幹有室思詩五章其第三章曰自君之出矣明鏡闌不治思君如流水何有窮已時自君之出矣蓋起於此

自君之出矣壁上蜘蛛織近取身妾心夜夜無休息妾有雙玉環寄君表相憶環是妾之心玉是君之德馳情增悴容蓄思捐精力玉篔簹寒悽悽延想心惻惻風含霜月明水泛碧天色此水有盡時此情無終極

爾雅蠨蛸長跖郭注小蜘蛛長脚者俗呼喜子埤雅曰蠨蛸長跖之貌亦如蜘蛛布網垂絲着人當有親

客至西京雜記蜘蛛集而百事喜是也夫蠨蛸主喜而幽風詩曰蠨蛸在戶言憂思傷感蓋蛛網家無人則易集故令人感思彼以着衣爲喜各有取義耳此則引蛛網之纏綿不已如妾心之宛轉無盡時也左傳韓宣子有雙玉環說文古婦人首飾琢玉爲兩環環取其連屬玉取無瑕比德君子也篔簹竹席方言篔宋魏之間謂之笙或謂之籊苗自關而西謂之篔或謂之蒞其麓者謂之籊條自關而東或謂之籊挾洞冥記神明臺上有九天道金牀象席琥珀鎮雜玉爲篔東宮舊事太子納妃有素花雙文篔桃支篔金篔

玉簫珍簫楊巨源詩涼葉還生玉簫風李白詩微霜
淒淒簫色寒後漢張酺傳測測出于誠心注云懇切
也通雅惻惻歎息聲延想久思也韋莊詞春水碧於
天离峰老人詩云萬里碧天清似水古詩春水似接
藍水深而色碧也

走筆謝孟諫議寄新茶

按德宗建中四年度支侍郎趙贊議常平事竹木茶
漆盡稅之茶之有稅肇此貞元九年正月初稅茶先
是諸道鹽鐵使張滂奏曰伏以去歲水災設令減稅
今之國用須有供儲伏請於出茶州縣及茶山外商

人要路委所由定三等時估每十稅一充所放兩稅
其明年以後所得稅外貯之若諸州遭水旱賦稅不
辦以此代之詔可之仍委滂具處置條奏自此每稅
得錢四十萬貫然稅無虛歲遭水旱處亦未嘗以錢
拯贍至文宗太和七年王涯以宰相兼判度支鹽鐵
二使表請使茶山之人移茶樹根本就官場栽植舊
有貯積皆使焚棄天下怨之九年冬十一月宦官仇
士良殺王涯全亦遇害此茶事之終始也此詩當在
元和四年是時已稅茶二十二年矣詩中云山上羣
仙司下土地位清高隔風雨安得知百萬億蒼生命

墮在巔崖受辛苦便爲諫議問蒼生到頭還得蘓息
否言諫議地位清高當知民病茶戶巔崖辛苦若此
盍亦奏之天子亟罷其稅使百萬億蒼生還得到頭
蘇息否耶

日高丈五睡正濃軍將打門驚周公口云諫議送書信白

絹斜封三道印開緘宛見諫議面手閱月團三百片聞道

新年入山裏螿蟲驚動春風起天子賜嘗一作未嘗陽羨茶百

草不肯一作敢先開花仁風暗結珠琲璫先春茁出一作抽出黃

金芽摘鮮焙芳旋封裹至精至好且不奢至尊之餘合王

公何事便到山人家柴門反關無俗客紗帽籠頭自煎喫

碧雲引風吹不斷白花浮光凝碗面一碗喉吻潤兩碗破
孤悶三碗搜枯腸唯有文字五千卷四碗發輕汗平生不
平事盡向毛孔散五碗肌骨清六碗通仙靈七碗喫不得
也唯覺兩腋習習清風生蓬萊山在何處玉川子乘此清
風欲歸去山上群仙司下土地位清高隔風雨安得知百
萬億蒼生命墮在巔崖受辛苦便爲諫議問蒼生到頭還
得蘇息否

鄭雲叟詩擬將枕上日高睡賣與人間榮貴人打門

類苑作扣門軍將軍事十將也周禮軍吏載旗句解

曰軍吏卽軍將也通雅軍將謂之馬容便鞍馬壯軍

容北史張彞傳擊其門邊韶曰寐與周公同夢東坡詩孝先風味也可憐肯爲周公晝日眠退之寄皇甫湜云敲門驚晝睡問報睦州吏手把一封書上有皇甫字句法意象略同雲麓漫抄云書自秦漢末用縑帛如勝廣書帛內魚腹高祖書帛射城上至中世漸用紙趙后傳所謂赫蹏者注云薄小紙然其實亦縑帛蔡倫傳用縑帛考謂之紙縑貴重不便於人倫乃用木膚麻皮等則古之紙卽縑帛字蓋從系云盧仝詩云首云諫議送書至白絹斜打三道印豈唐人又曾用絹封者耶齊東野語曰古者本謂絹紙近世

失之蓋古人多以絹爲紙隋修文殿御覽載晉人藏書數有白絹草書白絹行書白鍛絹楷書之目彈雅云三道者三行也古人函封岐縫處密加印信古無封筒亦不用帅以絹素斜裹折角施蠟烙以焦斗加印其上滿縫而止故曰三道今人以一印爲一道非也鄭谷詩開緘數片淺含黃東坡云頗笑玉川子飢弄三百月秦韜玉詩山童碾破團團月茶譜謂研膏片圓如月也凡茶有二類曰片曰散片茶蒸造實捲模中串之唐制湖州造茶最多謂之顧渚貢焙歲造一萬八千四百斤焙在長城縣西北大曆五年以後

始有進奉至建中二年袁高爲郡進三千六百串夏
小正春正月起蟄金氏曰今二月始蟄而漢始以驚
蟄爲正月中月令孟春驚蟄始振豈古者陽氣特盛
啓蟄獨早與疏云蟄蟲晚者二月始出故云蟄蟲咸
動則正月已動矣常州義興漢陽羨縣故城在南晉
以周玘行義討石水割吳興之陽羨義井長城之北
鄉爲義興郡以表玘功隋平陳廢郡爲義興縣宋之
宜興也有君山章山亦名貢山以貢茶得名茶舍記
故事湖州紫筍以清明日到先薦宗廟後分賜近臣
賜嘗全唐詩本作須嘗毛文錫茶譜云茶樹如瓜蘆

葉如梔子花如白薔薇而黃心實如柝欄蒂如丁香
根如胡桃早春黃芽葉相抱如片甲亦云黃金芽柳
道倫詩願逐仁風布將俾生植功琲璠花含萼未吐
也晉書作蓓蕾張有曰艸木未莠琲璠如珠漢書蓬
戶柴門楊震傳於是柴門絕賓客晉書儒林傳贊清
貞守道抗志柴門隋書禮樂志齊宋之間天子宴私
著白紗高帽士庶以烏開皇初高帝嘗著烏紗帽自
朝貴以下至於冗吏咸通著入朝中華古今注烏紗
帽武德九年太宗詔曰自今以後天子服烏紗帽百
官士庶皆服之因話錄李約天性嗜茶能自煎謂人

曰茶須緩火炙活火煎客至不限甌數竟日執持茶器不倦又云陸鴻漸性嗜茶始創煎茶法劉禹錫詩白雲滿盃花徘徊凡酌茶置諸盃令沫餽均沫餽湯之華也華之薄者曰沫厚者曰餽細輕者曰花羣芳譜烹茶云竹爐火候茗椀清綠煮引風之碧雲傾浮花之雪乳茶能止渴潤喉吻白居易詩酒渴春深一碗茶文同詩玉川喉吻澁莫惜寄來頻劉琨與兄子南兖州刺史演書云吾體中潰悶常仰真茶汝可置之東坡云枯腸未易禁三碗又云不用撐腸拄腹文字五千卷但願一甌常及睡足日高時茶經云夫珎

鮮馥烈者其盃數三次之者盃數五若坐客數至五行三盃至七行五盃若六人已下不約盃數故第一與第二第三盃次之第四第五盃外非渴甚莫之飲陶洪景雜錄苦茶輕身換骨昔丹丘子黃山君服之天台記丹丘出大茗服之生羽翼元始上真記蓬萊山對東大海之東北岸山迴廻五千里溟海中濤浪衝天九氣丈人所治魏武帝氣出唱云東到蓬萊山上至天之門拾遺記蓬萊山亦名防丘亦名雲來高二萬里廣七萬里又曰蓬壺則蓬萊也述異記列禦寇御風而行常以立春日歸於八方立秋日遊於風

穴列子師老商氏友伯高子進二子之道乘風而歸
心凝形釋骨肉都融不覺形之所倚足之所履隨風
東西猶木葉幹殼竟不知風乘我耶我乘風乎大洞
玉經云左无英公子鎮我左腋之下肝之後戶右白
元尊神鎮我右腋之下肺之後戶訣曰左腋之下使
玉光內映右腋之下令體映金光清異錄茶一名清
風使螢牕叢說云盧仝茶歌至尊之餘合王公何事
便到山人家上不忘君也安知百萬億蒼生命墮在
巔崖受辛苦下不忘民也此乃盡臣子敬上念下之
意也

冬行三首

蟲豸臘月皆在蟄吾獨何乃勞其形小大無由知天命但
怪守道不得寧老母妻子一揮手涕下便作千里行自顧
不及遭霜葉旦夕保得同飄零達生何足云偶然苦樂經
其身古來堯孔與桀跖善惡何補如今人

楊子曰南呂之月蟄蟲入穴故螻蟻至是絕矣荀子
知命者不怨天援神契曰命有三科有受命以保慶
謂年壽也有遭命以謫暴謂行善遇凶也有隨命以
督行謂隨其善惡而報之漢書貨殖傳守道循理者
不免於饑寒之患魏書弱者守道多被陷毀反不若

蟲豸安寧得蟄於冬時劉琨詩揮手長相謝揮奮也
韓愈復志賦涕泣下之交如文子曰木方盛終日采
之而復生秋風下霜一夕而零韓安國傳草木遭霜
者不可以風過師古曰言易零落也夫霜葉飄零還
同一處離別之苦何如郭象曰達生之情者不務生
之所無達命之情者不務命之所無奈何也全其自
然而已謝靈運詩萬事難並歡達生幸可託韓非子
曰舜之救敗也則是堯有失也賢舜則去堯之明察
聖堯則去舜之德化不可兩得也莊子與其譽堯而
非桀不如兩忘而閉其所譽跖盜跖柳下季之弟李

奇曰魯之盜跖漢書注跖秦之大盜也堯孔桀跖善
惡夢夢天命竟不可知吾身苦樂若周員而趨孰暇
知其所苦樂乎

長年愛伊洛決計卜長久賒買里仁宅水竹且小有賣宅
將還資舊業苦不厚僨家徵利心餓虎血染口臘風刀刻
肌遂向東南走賢哉韓員外勸我莫強取憑風謝長者敢
不愧心苟賃載得估舟估雜非吾偶壯色排榻席別座夸
牟酒落日無精光啞暝被掣肘漕石生齒牙洗灘亂相掬
奔澌嚼篙杖夾岸雪龍吼可憐聖明朝還爲喪家狗通運
隔南溟債利挂北斗揚州屋舍賤還債堪了不此宅貯書

籍地濕憂蠹朽賈僕舊相識十年與營守貧交多變態僕
得君子不利命子罕言我誠孔門醜且貴終焉圖死免慙
狐首何當歸帝鄉白雲永相友

峽中船人曰長年三老此長年云者猶言向年也伊
水出河南伊闕縣陸渾山洛水出上洛郡洛陽縣冢
嶺山張衡思立賦匪仁里其焉宅兮匪義迹其焉追
梁昭明詩買宅歸仁里全自云我有水竹莊甚近嵩
之巔漢書王莽傳殫盡舊業爲衆倡始晉書桓溫傳
資其舊業反其土宇左思詩金張籍舊業雲笈七籤
舊業日銷新業不造曹植詩責家填門至不知何用

歸束晳貧家賦債家至而相敦乃取東而償西戰國
策委肉當餓虎之蹊大荒賦貧尼富虎債家徵利其
狀如餓虎也金光明經見虎虎子血汚其口褚遂良
疏云冬風如割臘風也刻肌狀其慘冽郭公謠大兒
緣高岡雉子東南走陶潛曰吾少而窮苦每以家弊
東西遊走退之時爲河南令寄全詩云先生抱才終
大用宰相未許終不仕假如不在陳力列立言垂範
亦足恃苗裔當蒙十世宥豈謂貽厥無基陟故知忠
孝生天性潔身亂倫安足擬昨晚長鬚來下狀隔牆
惡少惡難似每騎屋山下窺闕渾舍驚怕走折趾憑

依婚媾欺官吏不信令行能禁止先生受屈未曾語
忽此來告良有以嗟我身爲赤縣令操權不用欲何
俟立名賊曹呼伍伯盡取鼠輩尸諸市先生又遣長
鬚來如此處置非所喜况又時常長饗節都邑未可
猛政理先生固是余所畏度量不敢窺涯浹放縱是
誰之過與效尤戮僕愧前史買羊沽酒謝不敏偶逢
明月曜桃李先生有意許降臨更遣長鬚致雙鯉據
此全蓋遇盜出走也容齋續筆云夫姦盜固不義然
必有謂而發必貪慕貨利則挑暴子女如玉川之貧
至於鄰僧乞米隔牆居者豈不知之若爲色而動窺

室家之好是以一赤脚老婢殞命也惡少可謂枉著
一死太上洞真賢門經云或以方便取或以迫脇取
或以非法取或以下脫取皆強取也道學傳嚴遵不
作苟見不治苟德久幽而不改其操估舟估客船也
壯色行色羊酒別筵也後漢鄧彪傳河南尹遣丞存
問常以八月旦奉羊酒東觀記曰賜羊一頭酒二石
也桂巖子天積衆星以爲光故日月之明非一精之
光孔演圖曰麒麟闕而日無精光无量度人經八垣
藏精光落日薄暮也陳後主詩榆稍噪暝鴉夜暝鴉
飛其聲啞啞然也呂覽宓子賤治亶父恐魯君之聽

說人而令已不得行其術也將辭而行請近吏二人於魯君與之俱至于亶父邑吏皆朝宓子賤令二人書吏方將書宓子賤從旁時掣搖其肘吏書之不善則宓子賤爲之怒吏甚患之辭而請歸宓子賤曰子之書甚不善子勉歸矣二吏歸報於君曰宓子不可爲書君曰何故吏對曰宓子使臣書而時掣搖臣之肘書惡而有甚怒吏皆笑宓子此臣所以辭而去也魯君太息而嘆曰宓子以此諫寡人之不肖也寡人之亂子而令宓子不得行其術必數有之矣微二人寡人幾過遂發所愛而令之亶父告宓子曰自今以

來亶父非寡人之有也子之有也有便於亶父者子決爲之矣嚴助傳水道上下擊石師古曰謂船觸石難以行也引水轉穀曰漕漕石漕渠之石灘瀨也碣石篇流澌浮漂舟船行難東坡詩長堤轉雪龍言自洛到揚一路舟行之險遇漕石則鋒如齒牙洗淺灘則舟膠不進况水澌奔突雪浪龍吼種種怪惡異狀韓詩外傳子出衛東門逢姑布子卿子卿迎而謂子貢曰是爲魯孔丘與得堯之志舜之目禹之頸臯陶之喙從前視之盎盎乎似有土者從後視之高肩弱脊循循固得之轉要下四寸此惟不及四聖者也子

貢曰吁子卿曰子何患焉汗面而不惡葭喙而不藉
羸乎若喪家之狗子何患焉子貢以告子無辭而獨
辭喪家之狗曰丘何敢乎賜汝不見喪家之狗與既
歛而槨布器而祭顧望無人意欲施之今上無明王
下無賢方伯王道衰政教失強凌弱衆暴寡百姓縱
心莫之紀綱是故以丘爲欲當之者也丘何敢乎莊
子南溟者天池也鵬飛南溟運之通也我不如鵬故
通運尚隔北斗主生人祿命富貴窮困分所素定我
之債利固繫籍於北斗度人經云北斗十二星五星
爲隱曜斗口之中有天一太一二十四玉皇光芒不

顯惟七曜大明彰示萬方七星之精在人七竅亦分
其神能視聽言歟知識悉皆由也輔弼二星之精分
降爲目中瞳子七星之神有陰魄陽魂及正星之神
以滅除兇祲蕩逐魔鬼穆天子傳蠹書於羽陵注謂
暴書中蠹魚因云蠹書也爾雅蟬白魚高適詩且喜
百年有交態未嘗一日辭家貧錢起詩貧交喜相見
把臂歡不足全言揚州原有舊宅十年前曾託賈僕
守之宅中貯書籍恐歲久蠹損諒賈僕固君子必能
爲我營守如舊孟東野忽不貧喜盧仝書船歸洛詩
曰貧孟忽不貧請問孟何如盧仝歸洛船崔嵬但載

書江潮清翻翻淮潮碧徐徐夜信爲朝信朝信良卷
舒江淮君子水相送仁有餘我去官色彩肩經入君
廬喃喃肩經郎言語傾琪琚琪琚鏗好詞烏鵲躍庭
除書船平安歸喜報鄉里閭我願拾遺柴巢經於空
虛下免塵土侵上爲雲霞居日月更相鎖道義分明
儲不願空峒巽但願實工夫實空二理微分明相起
予經書荒蕪多爲君勉勉鋤勉勉不敢專傳之方在
諸此卽揚州宅所貯書也論語子罕言利與命與仁
辯正論云顏閔遇於孔門標德行之首言我不能忘
情利命誠有愧於孔門楚詞狐死必首丘兮夫人孰

能不反其真情狐首以首向丘也丘狐窟穴華封人
曰千歲厭世去而上仙乘彼白雲至於帝鄉王褒與
周弘讓書云白雲在天長離別矣

不敢唾汴水汴水入東海污泥龍王宮恐獲不敬罪不敢
蹋汴堤汴堤連秦宮蹋盡天子土餽餽無由通此言雖太
闊且是臣心腸野風結陰兵千里鳴刀槍海月護羈魄到
曉點孤光上不事天子下不識侯王夜半睡獨覺爽氣盈
心堂顏子甚年少孔聖同行藏我年過顏子敢道不自強
船人雖奴兵亦有意智長問我何所得樂色填清揚我報
果何爲孔經在衣裳

宋玉大言賦吐舌萬里唾四海孟郊泝水別韓愈詩
不飲濁水瀾空滯此泝河坐見遶岸水盡爲還海波
華巖經無熱惱大龍王宮流出四河入于大海無濁
無雜無有垢穢光色清淨水經河水東過滎陽縣滎
蕩渠出焉注云大禹滎澤開之以通淮泗卽經所謂
滎蕩渠也漢平帝之世河泝决壞未及得修泝渠東
侵日月彌廣水門故處皆在水中漢明帝永平十二
年議治泝渠詔樂浪人王景與將作謁者王昊共防
築堤脩塌起自滎陽東至于乘海口千有餘里景乃
商度地勢鑿山開澗防遏衝要疏决壅積十里一水

晨舉脂燭姦謀惑民權掩不備周之所諱也又曰武
王伐紂紂赴火死武王就斬以鉞懸其首于太白之
旌何其忍哉尸子武王親射惡來之口親斫殺紂之
頸手汚于血不溫而食當此之時猶猛獸者也王孫
子曰湯放其主武王殺紂自此之後以強凌弱以衆
暴寡湯武以來皆亂人之徒也史記人固有一死死
或重于泰山或輕于鴻毛用之所趣異也陽泉賦况
性命之幾微如鴻毛之漂輕魏文帝詩男兒居世各
當努力阮籍詩慷慨各努力干求也謁復白也釋名
謁詣也詣告也書其姓名於上以告所至詣者也韓

愈書云欲事干謁則患不能小書困於投刺貧士不能養六尺軀努力觸藩日摧角於貴人門無所合令我心鬱結不平耳

憶金鷲山沈山人二首

一統志金鷲山在宜興縣東北二十五里昔有金鷲飛集於此故名陽羨舊名鷲州取此義

君家山頭松樹風適來入我竹林裏一片新茶破鼻香請君速來助我喜莫合九轉大還丹莫讀三十六部大洞經閑來共我說真意齒下領取真長生不須服藥求神仙神仙意智或偶然自古聖賢放入土淮南雞犬驅上天白日上昇應不惡藥成且輒一九藥暫時上天少問天蛇頭蝎尾誰安着

陶隱居特愛松風每聞其響便欣然爲樂新茶卽陽羨茶也山有金沙泉修貢出罷貢卽絕唐書高宗令劉道士合大還丹成而上之及卒唯有空皮而背開拆如蟬蛻真仙傳有小還丹大還丹大還丹者言其九轉循環也天文上經有龍胎金液九轉之丹守形絕粒辟除萬邪抱朴子曰一轉之丹服之三年得仙二轉之丹服之二年得仙三轉之丹服之一年得仙四轉之丹服之半年得仙五轉之丹服之百日得仙

三川詩集卷三
六轉之丹服之四十日得仙七轉之丹服之二十日
得仙八轉之丹服之十日得仙九轉之丹服之三日
得仙若取九轉之丹內神鼎中夏至之後爆之鼎熱
翕然輝煌俱起神光五色卽化爲還丹取而服之一
刀圭卽白日昇天太上三十六部尊經曰上清經妙
真經太乙經妙林經開化經仙人經黃林經上真經
道教經上鍊經上妙功德經道德經此十二部經蘊
在大洞玉清境藏中無毀無壞無生無滅湛然常住
遍衆妙門曰洞玄經元陽經元辰經大劫經上聞經
內音經鍊生經靈秘經消魔經無暑經按摩經上通

年八月改江陵法曹參軍憲宗元和元年自江陵召
拜國子博士三年春公爲博士有構公者公恐及難
遂求分司東都四年己丑改除尚書都官員外郎五
年庚寅授河南縣令在河南有和盧仝月蝕詩六年
辛卯遷尚書職方員外郎是年公尚在河南有辛卯
年雪寄盧仝詩七年壬辰二月乙未以職方員外郎
復爲國子博士舊史云愈因使過華陰上疏理柳澗
事愈坐貶復爲博士按公貞元壬午授四門博士元
和丙戌爲國子博士丁亥分教東都今年又自郎中
下遷凡四爲博士矣又孟簡曾爲刑部見韓集雨中

聯句詩新舊史皆不載

忽見除書到韓君又

一作文

學官死生從有命人事始知難

烈火先燒玉庭燕不養蘭山夫與刺史相對兩噴阮

王莽傳是時爭爲符命封侯其不爲者相戲曰獨無
天帝除書乎韋應物詩除書忽到門正授之曰除如
德宗本紀上遽召李翰口授將軍翌日除書方下是
也白居易詩莫嘆學官貧冷落猶勝村客病支離儒
林傳公孫弘爲學官公卿大夫士吏斌斌多文學之
士矣李康運命論云子夏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故
道之將行也命之將貴也王仲宣曰人生實難願其

弗與謝靈運詩烈火縱炎煙焚玉發崑峰公因柳澗
遭貶玉石不分也少司命曰秋蘭兮麋蕪羅生兮堂
下蜀志先主殺張裕孔明救之曰芳蘭當門不得不
鋤山夫全自謂刺史孟諫議也噴阮山高銳貌蓋兩
人共仰其高而惜其貶

千祿無便佞宜知黜此身員郎猶小小國學大頻頻孤宦
心肝直天王苦死嗔朝廷無諫議誰是雪韓人

崔駟達旨暴智耀世因以千祿非仲尼之道也頻頻
言屢爲博士唐制六部員郎從六品國子監博士正
五品大學博士正六品四門博士正七品百官志職

方郎中員外郎各一人掌地圖城隍鎮戍烽候防人
道路之遠近及四夷歸化之事凡圖經非州縣增廢
五年乃修歲與版籍偕上凡番客至鴻臚訊其國山
川風土爲圖奏之副上於職方殊俗入朝者圖其容
狀衣服以聞國子監博士五人掌教三品以上及國
公子孫從二品以上曾孫爲生者五分其經以爲業
周禮儀禮禮記毛詩春秋左氏傳各六十人暇則習
隸書國語說文字林三倉爾雅每歲通兩經求仕者
上於監秀才進士亦如之學士以長幼爲序習正業
之外教吉凶二禮公私有事則相儀司空圖詩冷曹
孤宦甘寥落郭鎮傳起自孤宦致位司徒宋張耒曰
公以直取禍則逐陽山貶潮陽嗔怒也公詩云或疑
自上疏上疏豈其由

何事遭朝貶如何被不容不知一作如思所自只欲涕無從
爵服何曾好荷衣已慣縫朝官莫相識歸去老巖松

公岳陽樓詩云前年出官由此禍最無妄姦債畏彈
射斥逐恣欺誑公前貶蓋爲王叔文韋執誼等所排
順宗卽位遷者皆追回公爲觀察使所抑徙江陵府
法曹參軍屢遭貶逐不容於時檀弓夫子曰予惡夫
涕之無從也楚辭進不入以離尤兮退將復修吾初

服製芟荷以爲衣兮集芙蓉以爲裳荷衣隱者草服
白雲子詞或遊戲紅塵境或棲隱碧巖松公心澹然
原無爵服之好况在朝又鮮相識之友方將撫巖畔
之孤松作歸老計耳

力小垂垂上天高又不登致身唯一已獲罪則顏朋祿位
埋坑穽康莊壘劍稜公卿共惜取莫遣玉山崩

易初九明夷於飛垂其翼夫員郎非顯秩譬鳥羽力
小垂翅上飛不能登于天也顏朋謂因澗獲罪坑坎
也穽所以陷獸谷永傳大爲亂阱師古曰穿地爲坑
阱以拘繫人也北齊文襄帝紀苟欲徇意於前途不

覺坑穽在其側爾雅五達謂之康六達謂之莊釋名
康昌也昌盛也車步併列並用之言充盛也莊衰也
衰其上使高也稜劍刃也言祿位埋人如坑穽然壘
劍刃於康莊之道則行者避路而去世說稽叔夜之
爲人也巖巖若孤松之獨秀其醉也俄若玉山之將
崩晉書裴楷傳楷風神高邁容儀俊爽時人稱曰見
裴叔則如近玉山照映人也

誰憐野田子海內一韓侯左道官雖樂剛腸得健無

全自註云

無武侯反

功名生地獄禮教死天囚莫言耕種好須避蒺藜秋

全隱少室山韓公爲河南令厚禮之言海內獨韓侯

一人知我耳凡高者貴其左下者貴其右故降秩爲左遷仕諸侯爲左官師古曰左官猶言左道蓋博士冷曹雖清閒可樂然向日孤直剛腸或不無於此少貶耶公時作進學解以自喻執政覽其文而憐之故全語及此酉陽雜俎地獄一百三十六青出死地獄黃出死餓鬼赤業畜生活地獄十六別處下天五年此獄一晝夜黑繩地獄號叫地獄髮流火處焦熱地獄十二炎處火生十方及飢渴火也八寒地獄多與常說同凡生地獄有三種形罪輕作人形其次畜形極苦無形如肉軒肉屏等今佛寺中畫地獄變唯

隔子獄稍如經說其苦具悉圖人間者又三十六獄流沙赤等號溟濤獄北獄獄也又二十四獄有九平元正女青河北等號人犯五千惡爲五獄鬼六千惡爲二十八獄獄囚萬惡乃墮薜荔也夫禮教者趨翔周旋誦節卑拜外束其形內總其德鉗陰陽之和而迫性命之情故終身爲悲人玉樞經註云功者列名本天過者囚於本天天獄王莽傳莽名問羣臣禽賊方略皆曰此天囚行戶命在漏刻言人雖生猶死也元結憫荒詩四海雖天獄何爲非天囚天囚正凶忍爲我萬姓讐總言朝市之險如囚獄然謝靈運詩執

三川子詩集卷三
戟亦以疲耕稼豈云樂今人以仕宦爲良田若遇蒺藜之秋則不可耕矣困之六三象辭曰據於蒺藜乘剛也陳文子曰據於蒺藜所恃傷也言蒺藜之不可恃雖朱紱方來亦君子之困於衣冠耳楚詞曰江離棄於窮巷兮蒺藜蔓乎東廂賢者蔽而不見兮讒諛進而相朋

夏夜聞蚯蚓吟

刺當日詩人肝膽不如蚯蚓也韓詩才豪氣猛易語言往往蛟螭雜蚯蚓

夏夜雨欲作傍砌蚯蚓吟念爾無筋骨也應天地心汝無

親朋累汝無名利侵孤韻似有說哀怨何其深泛泛一作汎汎輕薄子旦夕還嘔吟肝膽異汝輩熱血徒相侵

蚯蚓一名鳴砌孟夏始出仲冬蟄結術家謂蚓可與雲又知陰晴雨則先出晴則夜鳴無筋骨其爲物不息引而後申蚯蚓土精無心之蟲穴居首陽下嚮陽動則穴而上首淮南子蚓無筋骨之強爪牙之利上食晞堞下飲黃泉用心一也蚯蚓又阜蟲異類同穴爲雌雄郭璞曰交不以分淫于阜蟲觸物而感乃無常雄東方虬賦任性行止物擊便曲徒進退而皓首竟不知其所欲故曰汝無親朋累汝無名利侵歐陽

子云仰其穴而鳴若號若呼若嘯若歌其亦有所求
耶其生之陋而自悲其不幸耶范子云其志汎汎汎
汎浮貌顏氏家訓自古文人多陷輕薄當時有劉义
者少放肆爲俠行因酒殺人亡命會赦出更折節讀
書能爲歌詩然恃故時所負不能俯仰貴人常穿屐
破衣聞韓愈接天下士步歸之作冰柱雪車二詩出
盧仝孟郊右樊宗師見爲獨拜能面道人短長其服
義則又彌縫若親屬然後以爭語不能下賓客因持
愈金數斤去曰此諛墓中人得耳不若與劉君爲壽
愈不能止篇末云泛泛輕薄子旦夕還嘔吟肝膽異

汝輩熱血徒相侵似爲义之去而發言其反覆不常
肝膽不足恃適成輕薄子耳淮南子曰自其異者視
之肝膽胡越自其同者視之萬物一圜也熱血相侵
猶言口血夔夔人也

揚州送伯齡過江

晉志牽牛流爲揚州以爲江南之氣躁勁厥性輕揚
州界多水水波揚也許彥周詩話云玉川子送
伯齡詩云努力事干謁我心終不平玉川子在王涯
書院中會食不能自別在陷於禍哀哉

伯齡不厭山山不養伯齡松巔有樵墮石上無禾生不忍

六尺軀遂作東南行諸侯盡食肉壯氣吞八紘不啣溜鈍
漢何由通姓名夷齊餓死日武王稱聖明節義士枉死何
異鴻毛輕努力事干謁我心終不平

伯齡非厭山居者山自不能養伯齡耳淮南子石上
不生五穀禿山不游麋鹿無所陰蔽隱也劉駕詩學
古以求聞有如石上耕伯齡困于飢寒不得已而行
下則言世途遭際之難周禮鄉大夫之職國中自七
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至六十有五皆征之韓詩
外傳國中二十行役則七尺者二十也其升降皆五
年則六尺者十五也柳宗元詩貴爾六尺軀勿爲名

所驅儲光羲詩今之太守古諸侯史記蔡澤傳躍馬
食肉三十三年亦足矣大人賦徧覽八紘而觀四荒
兮八紘八方之綱維也維落天地而爲之表故曰紘
淮南子九州之外乃有八殞亦方千里八殞之外而
有八紘亦方千里東北方之紘曰荒土東方之紘曰
桑野東南方之紘曰衆安南方之紘曰反戶西南方
之紘曰火土西方之紘曰沃野西北方之紘曰沙所
北方之紘曰委羽楊慎曰孫炎作反切語本出於俚
俗常言尚數百種故謂就爲鯽溜凡人不慧者卽曰
不鯽溜謂團曰突樂謂精曰鯽令謂孔曰窟籠不可

勝舉而盧仝詩云不鯽溜鈍漢皆反語也韓非子伯夷以將軍葬於首陽山之下而天下曰夫以伯夷之賢與其稱仁而以將軍葬是手足不掩也太平御覽伯夷叔齊饑死首陽有道無地則餓也古史攷夷齊採薇而食野有婦人謂之曰子義不食周粟此亦周之草木也於是餓死劉孝標曰夷齊斃淑媛之言唐陸淳曰太公殷臣紂暴不諫反佐周傾之聖人宗堯舜賢夷齊不贊伊尹謂此也論衡曰武王伐紂太公陰謀食小兒以丹令身純赤長大教言殷王亡殷民見兒身赤以爲天神及言殷亡皆謂商滅兵至牧野

門更相洞注明年渠成帝親巡行詔濱河郡國置河堤員吏景由是顯名王昊諸從事者皆增秩一等順帝陽嘉中又自汴口以東緣積石爲堰河通淮古口咸曰金堤唐書地志長安四年立興秦宮分置興秦縣興秦宮在宜陽縣西南開河記云隋大業年開汴河築隄自大梁至灌口龍舟所過香聞百里旣過雍丘漸達寧陵水勢緊急龍舟阻礙虞世基請爲鐵脚木鵝驗水深淺自雍州至灌口得一百二十九淺處今亦名隋隄漢食貨志千里負擔餽餽野饋也左傳晉荀首如齊逆女宣伯餽諸穀杜預曰運糧餽之

六書故曰古之使者所過邦國皆有委積牽餼無運糧之說荀首過魯境不入魯畏晉遠餽牽餼故謂之餽元稹遭風詩疑是陰兵致昏黑古三憤曰陰兵妖陰告人主厥罰妖異也孟郊詩寒氣有刀槍海月投人驚羈魄旅魄也海月侵曉孤光點射若相護然也世說注曰稽康上不臣天子下不事王侯輕時傲世不爲物用夜半睡覺爽朗之氣得自虛靜中管子曰若因夜虛守靜人物人物則皇夜虛之時子半復初遠游云壹氣孔神兮於中夜存是也太明五緯經曰潛伏千息當出心堂郎顛傳昔顏子十八天下歸仁

行藏見論語高適詩終年不得意去去任行藏思玄賦勗自強而不息兮刁協傳以奴爲兵取將吏客因話錄李紆侍郎好諧戲嘗朝回與同列入坊門有負販者呵不避李罵云頭錢價奴兵輒衝官長張華詩美目流清揚正義曰肴之上下皆曰揚目之上下皆曰清張敏傳孔子垂經典說命惟衣裳在笥

常州孟諫議座上聞韓員外職方貶國子博士有感五

首

韓愈字退之南陽人卽今河南懷慶府脩武縣盧仝與愈同府濟源縣人愈自知讀書日記數千言比長

盡能通六經百家學德宗貞元八年壬申登進士第
十四年用進士從董晉平汴州得試秘書省校書郎
爲觀察推官十五年汴州亂公抵徐州節度使張建
封建封奏爲節度推官試協律郎使愈朝正於京師
十七年辛巳公在京師從調選竟無所成而歸十八
年壬午春始調四門博士十九年癸未自博士拜監
察御史上疏言關中天下根本民急如是請寬民徭
而免田租天子惻然卒爲幸臣所讒貶連州陽山令
舊史云愈嘗上章數千言極論宮市之弊貶陽山令
疏今不傳則公之被絀坐論此兩事也順宗永貞元

經此十二部經蘊在大洞上清境藏中微妙清淨爲
諸天根本萬有之基曰太清經徹視經集仙經洞淵
經內秘經真一經集靈經中精經無量經集宮經黃
庭經小劫經此十二部經蘊在大洞大清境藏中濟
生度死爲萬法舟航此三清奧內真藏之中示有名
跡顯衆妙門包羅無外妙入細微故三洞分爲三十
六部尊經三洞珠囊曰從生得道從道得仙從仙得
真從真得爲上清黃老君則上仙但備上仙之道未
及上真也佛四果之人已稱賢聖成佛得道而號大
仙道圓自始飛天而昇太極及成無上方號高仙邪

法身云轉神入妙形魂爲一身神並一則爲真身而成道也玉經云兆有五符籍合仙得真契長爲神真王應仙續萬世元始度人經云元氣未生孰有其真真者太空之中生化之主不變不易無壞無成空中之神冥中之精道中之真赴念隨感珠輓鳳駟首建九色身御金青駕氣乘雲上無復祖惟道爲身能降天真命籌日增過度九六神氣通靈無真不光無真不明無真不立無真不成無真不度無真不生是爲大梵真中之真碧虛圓羅金闕玉城上極神風重霄紫庭真本非形若亡若存太霞玉宮中有至真大行

梵氣周回十方中有度人不死之神中有南極長生大君先天道德經云真散道生道還真復真生道道生真真出道遊萬物得普太古經曰天得其真故長地得其真故久人得其真故壽真誥云夜行常琢齒琢齒亦無正限數煞鬼邪鬼常畏琢齒聲是故不得犯人若兼之以漱液祝說益善北帝煞鬼之法先叩齒三十六下乃祝曰天蓬天蓬九元煞童五丁都司高才北公七政八靈太上浩凶長顱巨獸手把帝鍾素梟三晨嚴駕巨龍威劍神王斬邪滅蹤紫氣乘天丹霞赫衝吞魔食鬼橫身飲風蒼舌綠齒四目老翁

天丁力士威南禦凶天騶激戾威北銜鋒三十萬兵
衛我九重辟尸千里去却不敢有小鬼欲來見裝
攬天大斧斬鬼五形炎帝裂血北斗燃骨四明破骸
天遊滅類神刀一下萬鬼自潰畢四言輒一琢齒以
爲節也若冥夜白日得祝爲恒祝也鬼有三被此祝
者眼睛盲爛而身卽死矣又齒下有三穴上二穴曰
金津玉液下一穴曰海眼若齒相對則津液流舌上
抵則海眼注焉經云玉泉清水灌靈根子若修之命
長存言朝服玉泉扣齒三七名曰煉精一名胎食抱
朴子曰知上藥之延年故服其藥以求仙也天隱子

曰宅神於內遺照於外自然異於俗人則謂之神仙
故神仙亦人也正部云天以仙人日子衆人曰芻狗
愛其子私其壽賤芻狗聽其天舊唐書元和五年八
月乙亥上顧謂宰臣曰神仙之事信乎李璠曰神仙
之說出於道家所宗老子五千文爲本老子指歸與
經無異後代好怪之流假託老子神仙之說故秦始
皇遣方士載童女入海求仙漢武帝嫁女與方士求
不死藥二主受惑卒無所得文皇帝服胡僧長生藥
遂致暴疾不救古詩云服食求神仙多爲藥所誤君
人者但務求理四海藥惟社稷延永自然長年也韓

子曰人始死爲灰終爲土漢武故事云淮南王安好
神仙招方術之士能爲雲雨百姓傳云淮南王得天
子壽無極帝心惡之使覘王云能致仙人與共遊處
變化無常又能隱形飛行服氣不食帝聞而喜欲受
其道王不肯傳帝怒將誅焉王知之出令與羣臣因
不知所之樂府解題云古詞淮南王自言尊百尺高
樓與天連實言安仙去續仙傳劉安漢高祖之孫好
神仙煉大丹丹成乃去時人傳云安臨去時有餘藥
在器內置于庭中雞犬舐啄盡得昇天故人云雞鳴
天上犬吠雲中白日登晨者日之正中爲白日也雞

之始鳴登晨也魏文帝詩賜我一丸藥光耀叅五色
杜摯詩聞有韓衆藥信來給一九東方朔別傳陛下
苟以臣爲詐願使人上天問之葛洪曰蝎前爲螿後
爲蠆蝎如水黽八足而長尾有節色青酉陽雜俎尾
宿屬臘師天姓遮耶尼形如蝎尾柳屬蛇形如虵室
屬蛇頭天蝎天之子姓閻浮都迦法苑珠林尾有七
星形如蠍尾

君愛鍊藥藥欲成我愛鍊骨骨已清試自比較得仙者也
應合得天上行天門九重高崔嵬清室鑿出黃金堆夜叉
守門晝不啓夜半醮祭夜半開夜叉喜歡動關鎖鎖聲撮

生風雷地上禽獸重血食性命血化飛黃埃太上道君
蓮花臺九門隔闕安在哉嗚呼沈君大藥成兼須巧會鬼
物情無求長生喪厥生

鍊藥外也鍊骨內也丹經有先天內藥外藥之辨若
內藥之不知而徒服鍊金石草木之類以求長生欲
還嬰返老變化飛昇不亦難乎靈寶經云鍊骨成金
三辰品云九霞鍊骨紫氣合神洞淵真王歌云鍊骨
生玉華長生得無憂元氣論鍊骨化形遊於帝庭位
爲真人天樞上相本行集經註云骨者精之所化也
今學人能鍊精則精化爲金玉之丹而留形住世長

生神仙彼骨乃精之化宜其有異于凡物也元始天
王曰太帝九老京校仙登扶桑又曰金門校仙度人
經註云八方諸天謂之八圓玄都爲中宮八方各有
五億五萬五千五百五十億重如此衆天是元始一
化之境域也靈寶上經大法云九重三十六天者玉
清境十二天上清境十二天太清境十二天三洞神
呪曰天門九重垂丹楓大洞玉經曰九扇者九重之
門乃帝一胎尊所居之處天問圓則九重孰營度之
招魂云君無上天些虎豹九關啄害下人些王逸注
曰天門九重使神虎豹執其開閉啄害天下欲上之

人而殺之也崔嵬高貌青空者寥寥始青染空成碧
光明疏云須彌四埵東黃金埵南琉璃埵西白銀埵
北水精埵黃金埵未詳按九天有金墉城館或聚黃
金爲堆阜也北史云夜叉羅刹此鬼食人非遇黑風
事同飄墮路史蘓都匿有夜叉城城中有夜叉窟不
知深極旁百餘家一年再于窟近設關祭之或逼窟
則烟出觸之則死因擲尸魄其中洞淵集云不修智
慧遊仙島故縱貪嗔騁夜叉法輪勸戒經曰欲令一
切夜叉非人等普得受持昇真識神篇曰天有四門
東華之門門官之司中有主宰日直元君中有主判

錄事尊神中有主闡金剛力士無所謂夜叉守門者
華嚴經云兜率天宮有無量夜叉王皆勤守護翻譯
名義云夜叉此云勇健舊云闍叉西域記云藥叉舊
訛曰夜叉能飛騰空中什曰亦言輕健有三種一在
地二在虛空三天夜叉摩曰天夜叉居下二天守天
城池門閣製魔呪云猛火萬隊夜叉千群四頭八臂
巨口金睛高天萬丈吞魔食精呼吸風雨叱咤雷霆
霹靂大神呪云夜叉千群救護生民名使者呪云赤
鴉赤鴉風火之車雷中烏鬼雲外夜叉受命北帝稟
令丹霞混元總名呪云混沌祖炁化生諸天制禦三

界統攝萬靈百千官衆萬億精兵金剛力士夜叉王
神無鞅數衆內外屯營則天門夜叉信有之矣黃山
谷詩九鑰天關守夜叉東坡詩玉川何日朝金闕白
晝關門守夜叉凡道家建壇設祭曰醮祭夜半子時
爲六陽之首醮祭天神必于是時也本起經隨日時
王相醮祭名號精靈前漢郊祀志或言益州有金馬
碧雞之神可醮祭而致祈晴呪云不鎖雷城鬼盜其
瓶擗擊聲也西京賦流鏑擗記曰地載神氣風霆
流形雷自地出也三洞神呪曰古木惡廟血食之賓
泉源土石倚草精靈天威震怒粉碎其形洞淵神呪

經曰禽獸鳥王或不著天下不居地遊走世間駕
彼八風乘九醜烝依憑樹木以爲宅舍吸人精烝追
求血食興起災禍性命血化者謂雷霆擊物化爲凝
血散作飛灰江淹賦直視千門外唯見起黃埃黃塵
也一曰旱地塵淮南子正土之氣也御乎埃天埃天
五百歲生缺缺五百歲生黃埃真誥曰太上者道之
子孫審道之本洞道之根是以爲上清真人爲老君
之師老君者太上之弟子也年七歲而知長生之要
是以爲太極真人道君言我無量劫度人無數元始
天尊以我因緣之勳賜我太上道君之號本行經云

三川子詩集卷三
道君是西那玉國人蓋紫晨之流芳皇上之胄裔能
尊承靈寶元始封爲鬱悅那林昌玉臺天帝位登高
聖治玄都玉京大洞經云上清高聖大道君者一號
玉晨君治藥珠玉闕七瑛紫房受事虛皇虛皇卽元
始天尊也昇天神呪妙經云元始天尊在西那玉國
香林園中七寶蓮華座上與天中神仙說无上真道
度人經云元始天尊玄坐虛浮紺碧蓮花之上其花
萬葉一葉遐覆一天蓮幹參空根蟠玉海圓徑萬里
中有寶樓琛闕瓊宮瑰殿層壘鬱峩所覩靈觀不可
思說真記曰玄都沼中蓮花徑度十丈混元皇帝聖

紀云太上老君者混元皇帝也昔于虛空之中結氣
凝真或坐千葉蓮花光明如日關令內傳云老子拂
衣而起登自然蓮華之座太上混元史略云老君於
甲寅歲四月二十八日將於尹喜宅南山阜昇天喜
悲戀請留老君告喜曰吾將俟子於蜀汝能除垢止
念脩習吾經合服神丹鍊形入妙則可尋吾青羊之
肆矣言訖上昇喜乃于樓觀千日清齋屏絕人事研
味真經精思三年形釋無存至乙卯年老君乃乘九
色神光從太微宮中降生於蜀大官李氏之家已先
勅青童化爲青羊常在嬰兒之側忽一日失羊所在

兒啼不止大官乃令守羊童子尋覓得於市肆喜至
蜀問諸人無識青羊肆者忽見童子牽羊因自解云
既有青羊復在市肆聖師所約其在是耶因問童子
得悉其故喜卽囑曰煩爲告夫人之子云尹喜至矣
童子如其言入白兒卽振衣而起曰令喜來前喜旣
入其家庭宇自然寬平湧出千葉蓮花之座老君忽
化數丈白金之身光明如日面有圓光建七耀之冠
衣晨精之服披九色離羅之帔坐於蓮花之上喜踴
躍悲慰無量稽首老君曰吾以子居世未久初授經
訣未克成功是以待子於此今子保形鍊炁三年功

畢已造其妙於是勅授喜文始先生無上真人喜再
拜受自此方得乘雲飛騰參侍龍駕遊行八方矣九
門者九天之門山海經曰九門有開明獸守之卽四
聖妙經所云九虎關中長生品云金鎖玉關神虎衛
門也度人經云天墉羅九門日月列其傍又云玉城
九門太霞西關曰金門玉帝南門曰四明門又曰玉
明之門太極宮青華門曰三華門又曰華都門日月
所會曰愁門三界天門曰攬姿門育王所遊曰九玄
之門大梵隱語疏云北上玄闕之門又云天西北門
又云三便門又云金闕北壁法輪之門求仙定錄云

西方素天白帝七門上清握中訣云寶玄金房外有玉門大有金書曰靈風起西門天之門誠不可億數夫自一炁而立三境三境者清微禹餘大赤三天也由三境而生九天三境之下各生三天合有三十六天次下四種民天次分三界二十八天欲界六天色界十八天无色界四天次八梵天以至化生五億諸天按九天在三天之下三十二天之上第一鬱單無量天在南去第二天二十四萬里第二上上禪善無量壽天在西北去第三天四千六百萬里第三梵監須延天在東去第四天六百七十二萬里第四寂然

兜術天在西南去第五天千二百四十萬里第五波羅尼密不驕樂天在東南去第六天三千八百八十八萬里第六洞无化應聲天在北一名他化自在天去第七天五千三百八十四萬里第七梵輔天在西一名梵寶天一名波羅尼耶拔致天去第八天五百二十萬里第八高虛清明天在東北又名梵摩迦夷天又名梵衆天去第九天六百八十萬里第九无想无結无愛天在北或曰波利天或曰波梨答憇天或曰大梵天去下五百億二十萬里九天關隔廓落高玄非學子所悉矣崔公入藥鏡云金丹大藥產在坤種

在乾盜天地奪造化抱朴子曰欲求神仙在於寶精
行炁服一大藥仙經曰大藥既成鵲餌成鳳鴉食成
鸞犬舐成龍人服登仙太上虛皇天尊曰學道甚難
鬼神魔王敗人成功但欲其死不喜仙道子將道成
復有諸天仙人來試爾身仙人之來試也或試以所
欲或試以所不欲或試以所難或試以所畏皆于心
之所不悟意之所不造也試之過者諸天保舉魔王
奉迎是謂得道度人經法云群魔壞人善性附人惡
事干試學人世有禽畜五行精物化爲鬼魔此輩分
形異類神同于人又有外道妖魔及精靈苦爽之鬼

化爲天尊神仙真人惑亂善人道士明詳切勿墜入
此流中真誥曰昔閭成子少好長生學道四十餘年
後入荆山中積七十餘歲爲荆山山神所試成子謂
是真人拜而求道而爲大蛇所噬殆至于死賴悟之
速而存太上想七星以却之因而得免後復爲邪鬼
所惑失其左目遂不得道而絕世有下土惡強之鬼
多作婦女以惑試之若有此者便閉氣思天關之中
衡輔之星具身神正顏色定志意熟視其規中珠子
濁不明者則鬼試也知鬼試則思七星在面前亦可
在頭上以却之若規中方明者仙道人也悟者便拜

之按師魯在金鵝山中或有鬼魅來試玉川恐其遇
真而不識遇邪而誤謂真人以喪其生故曰兼須巧
會鬼物情無求長生喪厥生

寄蕭二十三慶中

慶中卽前蕭才子也

蕭乎蕭乎憶蕭者嵩山之盧盧揚州蕭歙州相思過春花
鬢毛生麥秋千災萬怪天南道猩猩鸚鵡皆人言山魃吹
火蟲入椀鴝鳥呪詛鮫吐涎就中南瘴欺北客憑君數磨
犀角喫我憶君心千百間千百間君何時還使我夜夜勞
魂魄

仝隱嵩山少室蕭赴歙州仝客揚館于蕭宅故云盧
揚州蕭歙州也通典歙州今理歙縣春秋時屬吳後
屬越秦屬障郡二漢屬丹陽郡吳孫權分丹陽立新
都郡晉平吳改曰新安宋齊並因之隋平陳置歙州
煬帝初州廢置新安郡大唐爲歙州或爲新安郡此
時處中有事交廣之地故下備述蠻方之瘴惡而思
念之切也月令靡草死麥秋至崔翹詩荷香送麥秋
麥秋生夏死麥金也金王而生火王而死錦繡萬花
谷集封溪有猩猩似黃狗人面善言音如女子或以
爲太古民也鸚鵡如鴉朱啄翠頂玄項頰足翠

尾碧羽四趾中分人舌能言山蕭一名山臊一名治
鳥能役虎害人燒人廬舍俗謂之山魃度人經云土
石之精草木之怪山魃山魃木客人都鳥都泉魃魃
魃爲民祆害蟲入椀者南方多蠱蟲毒害人韓愈永
貞行蠱蟲群飛夜撲燈食中置藥肝心崩鳩毒鳥也
淮南子暉日知晏陰諧知雨譚子毒鳩怒土石揭鳩
能禹步作聲禁物如詛祝然北夢瑣言蛟形如馬蟻
涎沫腥粘掉尾纏人而噬其血墨客揮犀蛟之狀如
蛇其首如虎長者至數丈多居溪潭石穴下聲如牛
鳴岸行或溪谷者時遭其患見人先以腥涎繞之既

墜水卽於腋下吮其血血盡乃止昔有舟人爲蛟所
毒但見於水上嬉笑而入明日尸出兩腋下有穴如
杯焉柳子厚嶺南行潭心日暖長蛟涎錄異記嶺表
山川盤鬱氣聚不易疎洩故多嵐霧作瘴人感之多
病臚脹成蠱路史注云越嶲有瘴氣中之有聲着人
人死着木木折曰鬼隙本山障之氣毒也交州記犀
有二角鼻上角長額上角短說文或言犀有三角一
角在背蓋漸生也本草石氣多毒足主毒之物犀角
鈴羊之屬是也酉陽雜俎犀牛一名奴角有鳩處必
有犀凡鳩飲水處百鳥吸之皆死得犀角解之則水

無毒今有鳩處必有犀此天含有萬物之盛心矣杜
牧上宣州崔大夫書某雖不肖則亦千百間其一人
數也此云我憶君心千百間謂相間隔也叅同契注
陽神曰魂陰神月魄魂之與魄互爲室宅真一經曰
動以營身謂之魂靜以鎮身謂之魄

贈金鵝山人沈師魯

金鵝山中客來到揚州市買藥牀頭一破顏撒然便有上
天意日月高挂玄關深金膏切淬肌骨異人皆食穀與五
味獨食太和陰陽氣浩浩流珠走百關綿綿若存有深致
種玉不耕山外非內粹鑿儒關決文泉彰風雅因君不復

光不外照刃不磨迴避人間惡富貴三日四日五六日
盤礴化元搜萬類晝飲與酣陶天和夜話造微缺精魅示

我插血不死方賞我風格不肥膩肉眼不識天上書小儒
安敢窺奧祕崑崙路隔西北天三山後浮不著地君到頭
來一作憶我時金簡爲吾鑄一字

野人閒話李客者不言其名嘗被篋戴笠繫一布囊
在城中賣殺鼠藥或有人買藥卽曰此不惟殺鼠兼
療衆病有張贊賣書爲業父年七十餘久患風疾一
日因鼠嚙其文字數卷贊甚怒買藥將以飼鼠贊未
寢燈下見大鼠數頭出爭食之俄見皆有羽翼望門

飛出贊深異之因就李客求藥言已盡矣遂遁去其
父取鼠殘食之頓覺四體能屈伸下牀履步如舊羅
鄴詩牀頭殘藥鼠偷盡僧皎然買藥歌揚州喧喧賣
藥市浮俗無由識仙子河間姪女直千金紫陽夫人
服不死吾與此道復何如昨朝新得蓬萊書傳燈錄
是時迦葉尊者破顏微笑太玄內秘一機名日月高
奔日月者坎離也玄關者玄牝之門玄者水也牝土
母也魏真人曰日潛德而沉彩月施德以舒光日受
月化體不虧傷是知真元一氣乃生天生地之本大
丹隱書曰呼引日月變化雄雌陽符經云一初載日

二象月分金丹說曰煉精化炁爲初關身不動也

炁化神爲中關心不動也煉神化虛爲上關意不重

也故曰玄關一竅至玄至要之機關卽老子有無玄

牝妙物母之道也穆天子傳已未天子大朝于黃之

山乃披圖視典用觀天子之瑤器曰天子之器玉果

璿珠燭銀黃金之膏注金膏亦猶玉膏皆其精洩也

束皙曰金膏可以續骨謝靈運詩金膏滅明光飛行

羽經云金精冶鍊之膏食之一口得壽七萬年家語

食穀者智慧而天食氣者神明而壽黃庭外景經曰

仙人道士非異有積精所致和專仁人皆食穀與五

味獨食太和陰陽氣故能不死天相溉玄門大論曰
氣有一君黃氣變白名曰太陽變爲太和是一君也
黃庭經曰百穀之實土地精五味外美邪魔腥臭亂
神明胎氣零那從返老却還嬰何不食氣太和精故
能不死入黃寧五廚經云修奉太和不虧不盈嘗之
無味嗅之無馨子得聞之命合真星一受不退長樂
自然天文上經云玄古之人所以壽考者造次之間
不食穀也大有經曰五穀是列命之鑿腐臭五藏致
命促縮此糧入口無希久壽汝欲不死腸中無滓也
服氣經曰夫人體內有百關九節百關者號百祿之

神仙經曰流珠九轉流珠宮在泥丸宮後一寸有流
珠真神居之三洞珠囊曰丹液玉滋荀首流珠上清
大洞真經云流珠停暉紫霞踊烟三辰光輝品云混
洞九光玉輪十芒流珠曲直落落四張化行祖氣道
之至精參同契曰白虎爲熬樞汞日爲流珠注云太
陽流珠常欲去人卒得金華轉而相因化爲白液凝
而至堅金華先倡有頃之間解化爲水老子綿綿若
存西昇經絕身滅有綿綿常存廣記陽雍伯事親以
孝聞及父母死葬於高山雍伯廬於墓側晝夜號慟
甘泉湧出以濟行人忽有一飲馬者來將白石一升

與雍伯曰種之當生美玉果生白璧長二尺許不計其數一日出遊至海上遇群仙曰此種玉雍伯也一仙曰汝有孝行神真所感此宮卽汝他日所居也雍伯歸數年夫婦俱上昇今者所居之宅號玉田坊水經注無終山有陽翁伯玉田在縣西北有陽公壇社卽陽公之故居也搜神記曰雍伯雒陽人至性篤孝父母終沒葬之於無終山山高八十里而上無水雍伯置飲焉有人就飲與石一斗令種之玉生其田北平徐氏有女雍伯求之要以白璧一雙媒者致命伯至玉田求得五雙徐氏妻之遂卽嫁焉陽氏譜叙言

翁伯是周景王之孫食采陽樊春秋之末爰宅無終因陽樊而易氏焉愛仁博施天祚玉田其碑文云居于縣北六十里翁同之山後路徙于西山之下陽公又遷焉而受玉田之賜情不好寶玉田自去今猶謂之玉田陽光景光也光卽神也真人神不外馳目雖視物而凝然不動故曰不外照也七尺曰刃步虛云仰觀劫仞臺古之字少以刃爲仞天真以劫計仞世人以尺計仞不磨者言歷劫不壞也或云光不外照廻風混合也刃不磨自然神劍也全又言山人兼通儒理能文章善詩歌風雅之道因君不復墜但欲避

人間富貴故隱此山耳真誥曰古之高人覽罪咎之
難豫知富貴之不可享矣遂肥遯長林栖景名山咀
嚼和氣漱濯清川欲遠此惡迹自求多福吐納經云
絕穀不食元神之道也初服氣一日二日之時穀氣
未定顏色鬱黃三日之時穀氣去精氣來四日五日
之時精氣陰陽和調六日之時精神安定耳目聰明
行步便利日已堅彊七日之時常欲輕舉至道之故
夢寤髮鬢上通神明八日之時神行八極能默然每
爲口中自甘志骨自彊九日之時精神備形弱者強
神氣日堅固不行自遠不來自近顏色日悅十日之

時諸神來至門皆關玉女侍從左右輕舉若鸞雲中
微翔道以得矣故曰三日四日五日六日盤礴化元搜
萬類但言三四五六日者省文也晝飲養和味玉液
也夜話造微通鬼神也精魅者六天遊精萬魔厭魅
五行邪怪品云東方青精南方赤精西方皓精北方
黑精東北火行遊精東南金行遊精西南水行遊精
中央黃精西北木行遊精皆有至真大神斬滅之玉
皇本行集經云土精木魅于鵠詩願示不死方何山
有瓊液九真盟科曰截髮軟血之誓度命妙經云齧
管軟血誓信効心受法而去抱朴子曰以傾倚屈申

者妍媸以風格端熾者田舍豈不惑也伽藍記觀其
脂色肥膩若新不肥膩者諺曰無肥仙人也太極真
人戒經云世間肉眼凡夫不能見我以不識故无上
內秘真藏經云大慧具五眼不天尊曰實具大慧有
肉眼有法眼有慧眼有功德眼有道眼何以故肉眼
卽是法眼慧眼功德眼名爲道眼又云汝等肉眼不
能見我妙相法身王隱晉書云君必不解天上書漢
書夏侯勝傳章句小儒破碎大道潘岳閒居賦闕天
文之祕奧奧藏也祕密也邵正釋譏挺身取命幹茲
奧祕括地象曰崑崙在西北其高萬一千里上有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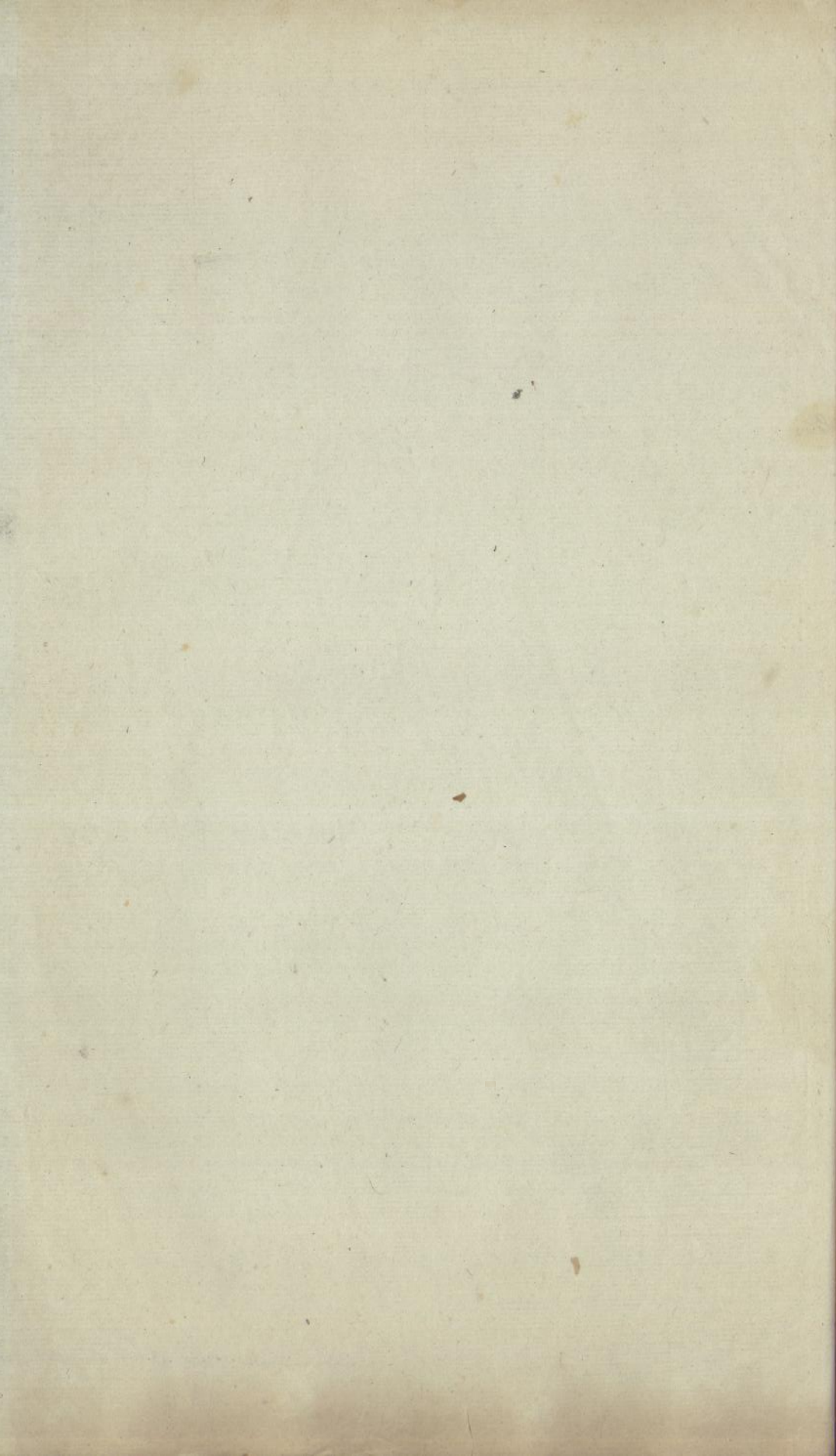
玉之樹也水經云崑崙虛在西北去嵩高五萬里地
之中也其高萬一千里河水出其東北陬禹本紀崑
崙山高三千五百餘里日月所相避隱爲光明也其
上有醴泉華池淮南子禹乃以息土壤洪水以爲名
山掘崑崙虛以下地中有增城九重其高萬一千里
上有木禾其修五尋珠樹玉樹琬樹不死樹在其西
沙棠琅玕在其東絳樹在其南碧樹瑤樹在其北旁
有四百四十門門間四里里間九純純丈五尺旁有
九井玉橫維其西北之隅北門開以內不周之風傾
宮旋室縣圖涼風樊桐在崑崙闔闔之中是其疏圃

疏圃之池浸之黃水黃水三周復其原是謂丹水飲
之不死崑崙之丘或上倍之是謂涼風之山登之而
不死或上倍之是謂懸圃登之乃靈能使風雨或上
倍之乃維上天登之乃神元始上真衆仙記崑崙玄
圃金爲墉城四方千里城上安金臺五所玉樓十二
瓊華之屋紫翠丹房七寶金玉積之連天巨獸萬等
靈香億千西王母九光所治群仙無量也神異經云
崑崙有銅柱焉其高入天所謂天柱也圍三千里圓
周如削下有回屋仙人九府所治又一說云大五嶽
者中嶽崑崙在九海中爲天地心神仙所居五帝所

理史記蓬萊方丈瀛洲此三神山者其傳在渤海中
蓋嘗有至者諸仙人及不死之藥皆在焉其物禽獸
盡白而黃金銀爲宮闕望之如雲及到三神山反居
水下臨之風輒引去終莫能至云列子夏革曰渤海
之東不知幾億萬里有大壑焉實惟無底之谷其下
無底名曰歸墟八紘九野之水天漢之流莫不注之
而無增無減焉其中有五山焉一曰岱輿二曰員嶠
三曰方壺四曰瀛洲五曰蓬萊其山高下周旋三萬
里其頂平處九千里山之中間相去七萬里以爲鄰
居焉其上臺觀皆金玉其上禽獸皆純縞珠玕之樹

皆叢生華實皆有滋味食之皆不老不死所居之人皆仙聖之種一日一夕飛相往來者不可數焉而五山之根無所連著嘗隨潮波上下往還不得躡峙焉仙聖毒之訴之於帝帝恐流於西極失群聖之居乃命禹彊使巨鼇十五舉首而戴之迭爲三番六萬歲一交焉五山始峙而龍伯之國有大人舉足不盈數步而暨五山之所一釣而連六鼇合負而趨歸其國灼其骨以數焉於是岱輿員嶠二山流於北極沈於大海仙聖之播遷者巨億計帝憑怒侵滅龍伯之國使阨侵小龍伯之民使短至伏羲神農時其國人猶

數十丈玉清隱書有太上飛行九晨玉經金簡內文明科經曰有真金玉字刻在金簡當爲真人者不得越傳地仙金根經曰金簡玉札出自太上靈都之宮書以朱文編以朱繩靈寶自然經曰太上諸仙真以黃金爲簡丹玉書之煬帝詩躡記書金簡李紳贈毛仙翁詩紫筆親教書姓名玉皇詔刻青金簡太上丹景道精曰隱地八化玄真之術惟在刻字金簡書名玉篇者始得聞之方言鐫琢也晉趙謂之鐫古今通論云倉頡造書形立謂之文聲具謂之字字字者取其華乳相生



玉川子詩集卷四

仁和孫之騷晴川註



歎昨日三首

彈雅云古人詩勉人行業未嘗不以日月迅駛爲言
至盧仝歎昨日云上帝版版主何物日車劫劫西向
沒自古聖賢無柰何道行不得皆白骨則又以不得
行道爲歎非止欲行樂而已

昨日之日不可追今日之日須臾期如此如此復如此壯
心死盡生鬢絲秋風落葉客腸斷不辦斗酒開愁眉賢名
聖行甚辛苦周公孔子徒自欺

一作骨朽名揚徒爾爲

韓詩外傳昨日何生今日何成李白詩棄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亂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煩憂瞬息須臾頃刻皆不久之辭與釋氏一彈指間一刹那頃之義同而釋氏分別甚脩新婆沙論曰百二十刹那成一怛刹那六十怛刹那成一臘縛二十臘縛成一牟呼麥多三十牟呼麥多成一晝夜又毗曇論云一刹那者翻爲一念一怛刹那翻爲一瞬六十怛刹那爲一息一息爲一羅婆三十羅婆爲一摩睺羅翻爲一須臾又僧祇律云二十念爲一瞬二十瞬名一彈指二十彈指名一羅預二十羅預名一須臾一日一夜

有三十須臾李白墓誌云意欲耗壯心而遣餘年度信賦心則歷陵枯木髮則睢陽亂絲何遜詩秋風木葉落楊敞傳歲時伏臘斗酒自勞古樂府今日斗酒別明旦溝水頭後漢梁冀傳冀妻孫壽色美而善爲妖態作愁眉唬粧墮馬髻折腰步齟齬笑以爲媚惑張泌粧樓記梁冀婦改鴛翠眉爲愁眉王充曰學不宿習無以明名名不素著無以遇主操行有常賢仕官無常遇生人德業聞望徒益苦辛而難致幾疑賢聖之我欺矣列子曰若是汝力之所能奈何窮聖而達逆賤賢而貴愚貧善而富惡邪抱朴子曰服膺周

孔桎梏皆死

天下薄夫苦耽酒。玉川先生也耽酒。薄夫有錢資張樂。先生無錢養恬漠。有錢無錢俱可憐。百年驟過如流川。平生心事消散盡。天上白日悠悠懸。

白居易詩有錢在處樂。華嚴經如人數他寶。自無半錢分。應瑗詩貧子語窮兒。無錢可把撮。篋瓢恒自在。無用相呵喝。論衡手中無錢而之市。決貨貨主必不與也。東坡詩玉川先生真可憐。一生耽酒終無錢。買誼鵬鳥賦真人恬漠兮。獨與道息。文子曰以恬養智。以漠含神。莊子曰夫恬淡寂漠虛無爲此天地之

平而道德之質也。俱可憐者百年光景如流川。驟過不論有錢無錢。同歸於盡。世間錢奴何得傲人。皇覽記天體如車有蓋。日月懸著。楚詞白日出之悠悠。全言平生心事略無所展。銷落煙沈。索然都盡。止餘耽酒狂歌。遣爾白晝而又多。不可得謝朓詩百年如流水寸心寧共知。張晏曰平生先時也。

上帝板板主何物。日車劫劫西向沒。自古賢聖無奈何。道行不得皆白骨。白骨土化鬼入泉。生人莫負平生年。何時出得禁酒國。滿甕釀酒曝背眠。

詩上帝板板一作版博雅版反也爾雅版版盪

盪僻也李尤九曲歌云年歲晚暮時已斜安得壯士
挽日車雲山集夜壑舟遷捨故日車輪轉趨新莊子
小童答黃帝曰若乘日之車而遊于襄城之野南齊
書庾易曰民馳騁日月之車得保自耕之祿洞淵集
云返照人間怱怱劫劫消魔經云人之生世常知有
歸生死周迴曾不休息譬如日出于東亦自西沉古
今帝王聖賢亦皆如是徐積詩曰古來多少無奈何
要須一醉都消磨春秋繁露顏淵死子曰天喪予子
路死子曰天祝予西狩獲麟曰吾道窮吾道窮三年
身隨而卒階此而觀天命成敗聖人知之有所不能

救命矣夫三洞珠囊云白骨如玉七魄營侍列子精
神者天之分骨骸者地之分精神離形各歸其真故
謂之鬼鬼歸也朱褒詩魂歸冥漠魄歸泉古者謂死
爲歸人則生人爲行人矣孔融與曹操書曰公初當
來邦人咸抃舞踊躍以望我后亦既至止酒禁施行
按唐初無酒禁乾元二年京師酒貴肅宗以廩食方
缺乃禁京城沽酒建中三年初權酒天下悉令官釀
斛收直三千米雖賤不得減二斗委州縣綜領醕薄
私釀罪有差江南富民多有犯酒沒家產者語林羊
稚舒冬月釀酒令人抱甕速得味好劉長卿詩初寒

曝背眠

月蝕詩

孫樵曰玉川子以月蝕詩窮通占大象曆星經曰北
斗第二名璇主金刑陰女主之位主月及法若星暗
經六日則月蝕月蝕熒惑有亂臣在宮非賊而盜月
食大角王者惡忌之月食亢中國有事月蝕房中王
者亂昏大臣專權月蝕于尾貴臣中相刑反南斗中
蝕者日帝惡月后惡月蝕女中天下女功不爲邦憂
患月蝕危中主殿宮崩陷大臣殺逆天下作月蝕營
室歲饑百姓絕種月蝕東壁大臣憂文者死宋書月

食昴占曰趙魏有兵月蝕既盡夫人憂又曰其國貴
人死魏書月在柳蝕國有大事兵起月蝕氐糴貴蝕
胃有兵

東海出明月清光

一作明

照毫髮朱弦初罷彈金兔正奇絕

三五與二八此時光滿時頗奈蝦蟇兒吞我芳桂枝我愛
明鏡潔爾乃痕翳之爾且無六翮焉得升天涯方寸有白
刃無由揚清輝如何萬里光遭爾小物欺却吐天漢中良
久素魄微日月尚如此人情良可知

孟郊詩東海精爲月梁武帝詩清光流思筵禮記清
廟之瑟朱弦而疏越釋名弦月半之名也其形一旁

曲一旁直若張弓施弦也光滿者望也月大十六日
小十五日江總詩金兔猶懸魄月者金之精故玉兔
一名金兔李邕鄭州大雲寺碑浮雲在天蝦蟇蝕月
沈約詩桂宮裊裊落桂枝唐太宗詩魄滿桂枝圓輪
虧鏡彩缺月爲圓靈水鏡月之被蝕如鏡蒙垢然空
洞妙經云身將無翮而飛騰翮鳥勁羽凡鳥之善飛
者皆有六翮水邊曰涯天涯天之邊際也文摯謂龍
叔曰吾見子之心方寸之地虛矣荀子白刃捍乎冑
則目不見流矢三道順行經日月縱廣一千九百里
月暈圍七千八百四十里白銀琉璃水精映內一分

六十炎光明照於外杜甫詩萬里共清輝嬾真子云
天漢起於東方箕尾之間謂之漢津乃分爲二道其
南道則經傅說星天籥星弁星河鼓星其北道則經
龜星南斗魁星左旗下至天津而合爲一道鄭樵天
漢起沒歌曰天河亦一名天漢起自東方箕尾間遂
乃分爲南北道南經傅說入魚淵開籥戴弁鳴河鼓
北經龜宿貫箕邊次落斗魁冒左旗又合南道天津
湄二道相合西南行分夾匏瓜絡人星杵畔造父騰
蛇精王良附路閣道平登此太陵泛天船直到卷舌
又南征五車駕向北河南東井水位入吾驂水位過

了東南游經次南河向闕丘天狗天紀與天稷七星
南畔天河沒大洞玉經注云泉曲之水下注北鄴升
爲天河上貫南斗夏小正七月漢案戶漢天河也戶
直戶也言正南北也詩人謂之河漢金漢衡漢星漢
銀漢銀河絳河明河銀灣銀浦又大洞神慧隱書云
清漢滅魔咒云續漢宋書志韶夏樂歌云渟波澄宿
華漢浮天皆天漢之別稱徐積月蝕詩云月之所蔽
惟須臾須臾蔽去明如初人之所蔽何太甚至於終
身不悟不可除

直鈎吟

管子宙合篇鈎入枉而出直注云工人用鈎則就枉
取直也文同詩盡知人鈎曲獨見君鈎直雲山集云
曲鈎魚鬪直鈎無鈎今古分明知道世情看假盡成
真

初歲學釣魚自謂魚易得三十持釣竿一魚釣不得人鈎

曲我鈎直哀哉我鈎

一作鈎

又無食文王旣

一作已

沒不復生

直鈎之道何時行

楚辭以直鍼而爲釣兮又何魚之能得呂氏春秋太
公釣于茲泉遭紂之世也故文王得之而文王千乘
也紂天子也天子失之而千乘得之知之與不知也

莊子文王觀於臧見一丈夫釣而其釣莫釣非持其
釣有釣者也常釣也文王欲舉而授之政而恐大臣
父兄之弗安也欲終而釋之而不忍百姓之無天也
於是旦而屬之大夫曰昔者寡人夢見良人黑色而
頰乘馭馬而偏朱蹄號曰寓而政于臧丈人庶幾乎
民有瘳矣諸大夫蹙然曰先君王也文王曰然則卜
之諸大夫曰先君之命王其無他又何卜焉遂迎臧
丈人而授之政太平御覽太公涓釣於隱溪五十有
六而未嘗得一魚魯連聞而觀焉太公涓蹠而隱崖
不餌而釣仰咏俯吟暮則釋竿其膝所處若背其跗

觸崖若路魯連曰釣所本以在魚無魚何釣太公曰
不見康王父之釣耶念蓬萊釣巨海摧岸投綸五百
年矣未嘗得一魚方吾猶一朝耳魯連符子
作季連

與馬異結交

馬異河南人與盧仝友善東坡志林曰作詩狂怪至
盧仝馬異極矣馬異答結交詩云有鳥自一本無南
自字

翔口銜一書札達我山之維開緘金玉煥陸離乃是

盧仝結交詩此詩峭絕天邊格力與文星色相射長

河拔作數條絲太華磨成一拳石莫嗟獨笑一作秀無

往還月中芳桂難追攀况直亂邦不平年貞元十五年
汴州軍

亂殺節度判 迴陵倒谷如等閑與君俛首大艱阻喙

長三尺不得語莊子丘願有喙三尺彼之謂不道之道此之謂不言之辯因君今

日形章句美獼猴兮著衣裳悲蚯蚓兮安翅羽上天

不識察仰我為遼天失所將吾劍兮切淤泥周穆王大征西

戎西戎獻銀錡之劍其劍長尺有咫鍊鋼赤刃用之切玉如切泥焉使良驥兮捕老鼠

東方朔傳騏驎耳飛兔驎駟天下之良馬也將以捕鼠於深宮之中曾不如跛犬昨日脫身

卑賤籠卵星借與老人峰羅泌路史云堯升首山觀河渚五老人化為流星上

入于昂今河東縣故永樂東北三十里有五老山抱鋤劬地芸芝朮偃蓋參

天舊有松木與松兮保身世臥居居兮起于于湫漚

漚兮聆慧慧一作道在其中可終歲不教辜負堯為

君燒我荷衣摧我身迴看天地如砥平鋼刀剗骨不

辭去卑躬君子今明明俛首辭山心慘惻白雲雖好

戀不得看雲且擬直須臾疾風又卷西飛翼為報單

懷心一作結交死生富貴存後凋我心不畏朱公叔

後漢朱穆字公叔著絕交論君意須防劉孝標梁劉峻字孝標見任彥升諸子流離

行路舊交莫恤著廣絕交論以膠投漆苦不早就中相去萬里道

河水悠悠山之間無由把袂攄懷抱憶全吟能文一作

能洽臭成蘭薰不知何處清風夕擬使張華見陸雲

晉書雲字士龍太康末與兄機俱入洛造太常張華華素重其名如舊相識

天地日月如等閑盧仝四十無往還唯有一片心脾骨巉

巖

一本多推字

翠碑兀鬱律刀劍為鋒鏑

一作峯巒

平地放著高如

崑崙山天不容地不受日月不敢偷照耀伏羲畫八卦鑿

破天心胷女媧伏羲妹恐天怒擣鍊五色石引日月之針

五星之縷把天補補了三日不肯歸壻家走向日中放老

鷓月裏栽桂養蝦蟇

一作哇麻

天公發怒化龍蛇此龍此蛇得

死病神農合藥救死命天怪神農黨龍蛇罰神農為牛頭

令載元氣車不知藥中有毒藥藥殺元氣天不覺爾來天

地不神聖日月之光無正定不知元氣元不死忽聞空中

喚馬異馬異若不是祥瑞空中敢道不容易昨日全不同

異自異是謂大同而小異今日全自同異不異是謂全不

往兮異不至直當中兮動天地白玉璞裏斲出相思心黃

金鑛裏鑄出相思淚忽聞空中崩崖倒谷聲絕勝明珠千

萬斛買得西施南威一雙婢此婢嬌饒惱殺人凝脂為膚

翡翠裙唯解畫眉朱點唇自從獲得君敲金撻玉凌浮雲

却返顧一雙婢子何足云平生結交苦少人憶君眼前如

見君青雲欲開白日沒天眼不見此奇骨

一本多此骨二字

縱橫

奇又奇千歲萬歲枯松枝半折半殘壓山谷盤根蹙節成

蛟螭忽當

一作雷

霹靂卒風暴雨撼不動欲動不動千變萬

化總是鱗莖皮此奇怪物不可欺盧仝見馬異文章酌得

馬異心中事風姿骨本恰如此是不是寄一字

李咸用論交詩我生四十年相識苦草草多爲勢利
交少有歲寒操無往還言無可交之人巉巖高也峯
山危峻硤砢崖也又石轉動貌沈約詩鬱律構丹巘
郭璞江賦時鬱律其如烟鬱律烟上貌一云雷小聲
全言已之剛腸傲骨如山嶽峻不可攀劍鋒利不可
犯本不輕與世人交洞玄劫期經曰崑崙山處於土
中凡有八十一重亦名八十一天崑崙四面卽名四
天下天王主之上承帝一崑崙者四海之源何以故
四方大海出於山下旋流四面而去湛於淵其淵深
三百三十六萬丈縱廣三萬六千五百里上合天度

崑崙之山高地一萬五千里有地神仙人車道從東
北甲地而上西南庚地而出其申徘徊十二匝乃達
其頂上凡有三百三十六萬里所以地山之高崑崙
爲之最高博雅崑崙虛有三山閻風板桐玄圃其高
萬一千一百一十里一十四步二尺六寸又古莽之
國陰陽之氣所不交故寒暑无辨日月之光所不照
故晝夜无辨按天不容地不受自是一種奇物宜其
窮於世而勿用也然崑崙雖高尚有步尺里數可尋
則猶可收拾在天地內何故棄之南史謝超宗曰天
所不容地所不受梭界河伯河伯不受乾鑿度曰聖

人鑿開天路顯彰化源大天氏云一大之物目天一
塊之物目地一炁之霸名混沌氣分萬霸是上聖鑿
破虛無斷氣爲二緣物成三天地之道不濫黃帝曰
觀上古聖駟駟玄化劈楷爲紫以啓三光上飛籥風
雨下宥濟河沱得元氣澄陰陽正易大行萬彙生上
古變文爲字變氣爲易畫卦爲象象成設位陸龜蒙
曰口銜造化斧鑿破機關門路史太昊伏羲氏方牙
一曰蒼牙風姓是爲春皇包羲亦號天皇人帝皇雄
氏蒼精之君也生於仇夷長於起城龍身牛首渠肩
達掖山準日角竅目珠衡駿毫翁嵐龍唇龜齒長九

尺有一寸望之廣視之專繼天出震息明睿智蓋承
歲而王以立治紀而萬世循用之肇脩文教爲百王
典以其載德自木木實麗東道不可尚同乎元氣是
稱太昊得乎中央別而能全宿而有成因號伏羲方
是時也天出文章河出馬圖於是觀象於天效法於
地近參乎身遠取諸物兆三畫著八卦以逆陰陽之
微以順性命之理成神明之德類萬物之情而君民
事則陰陽家國之事始明焉微顯闡幽章往察來於
是申六畫作十言以明陰陽之中以厚君民之德于
以洗心退藏於密管子輕重云伏羲造六畫以迎陰

陽六藝論云伏羲作十言之教以厚君民之別十言
乾坤艮巽坎離震兌消息也消退而息進謂天地萬
物之間無非易非可以文字見直在消息中余觀象
之變爻之動於是窮天地之用極數之原參天兩地
而倚數以成變化而行鬼神八卦而小成因而重之
以盡生生之理而天地之蘊盡矣所謂先天易也八
卦小成卽八卦自重者是造六畫矣因而重之則六
十四矣楊雄以爲文王六十四非也原始反終神明
幽贊兮是神著著地靈龜出洛乃窮天地之頤極天
下之動以龜爲策以蓍爲筮獻南占之一十八變而

成卦以斷天下之吉凶出言惟辭制器惟象動作惟
變卜筮惟占政治小大無非取于易者餘論云子曰
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夫八
卦成列斯小成也因而重之爻在其中則六十四矣
小成者八卦自重者也是造六畫者伏羲而六十有
四者亦伏羲也故世紀云炎帝究八八之體爲六十
四夫卦不六十四不可以筮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
風相薄水火不相射此伏羲之易也而曰八卦相錯
蓋一貞一悔必相錯而後見故劉安云八卦可以識
吉凶知善惡矣而伏羲爲之六十四變則輔嗣之言

爲得其本然而洛誦之流俱以爲文王重卦因楊雄
之說而繆之也且昔聞之傳說之初頽衣而賃春於
巖旣夢乘雲遶日而行於是筮之得利建侯是則前
有豫矣滿招損謙受益謙與損益益稷之言不自後
世改漁之離謂之小成可也耒耜之益與交易之噬
嗑此小成哉然則不自文王斷可識矣若古聖人立
創一事則必周旋反覆極其至而後已固非若後世
苟且依違稍可行而遂止者伏羲之時八卦自重亦
自詳於施用特未見之文字至連山與歸藏反易上
下則爻象已大備而世弗深究降及文王拘囚羑里

用以卜筮加竄繇辭更改衍數以立大衍之策使之
可行而後文辭始詳遂名之以周易其所詳定固非
爲六十四實大衍之說也雖然衍數之立亦其本有
文王者致其法爾七百六十八卦三千八百四十之
變而後二百五十有六其本然也此曆法之所以歷
代不能改豈後世耶鄭玄謂文王易八卦之方而次
六十四卦其可知矣庖氏建治於宛墟今宋國陳留
縣有八卦臺運蓍圖日月神朝記緜韋冠服天一太
一册在一本女媧本是伏羲婦風俗通曰女媧伏羲
妹神咒經云道言後世有三千道士海中來鳳凰百

肴宮宮在西域北山中伏羲之弟居處也伏羲本居
仇池山上亦在西域牛山女媧山亦是古之聖人住
處在詳川周時有三萬仙人居此山上路史女皇氏
媧雲姓一曰女希蚩身牛首宣髮太昊氏之女弟
出于承匡生而神靈亡景亡諫少佐太昊禱於神祇
而爲女婦正姓氏賊昏因通行媒以重萬民之判是
曰神媒太昊氏衰共工惟始作亂振滔洪水以禍天
下墮天綱絕地紀覆中冀人不堪命於是女皇氏役
其神力以與共工氏較滅共工氏而遷之然後四極
正冀州寧地平天成萬民復生媧氏乃立號曰女

皇氏治於中皇山之原所謂女媧山也上際九天下
契黃墟合元履中開陰布網而下服度於是乘雷車
鞠六蜚以御天乃設雲幄而致神明道標萬物神化
七十春秋世譜華胥生男子爲伏羲女子爲女媧故
世言女媧伏羲之妹獨異志昔宇宙初開之時只有
女媧兄妹二人在崑崙山而天下未有人民議以爲
夫妻又自羞耻兄卽與其妹上崑崙山咒曰天若遣
我兄妹二人爲夫妻而烟卽合若不使烟散於是烟
卽合其妹卽來就兄乃結草爲扇以障其面今時取
婦執扇象其事也風俗通云俗說天地初開闢未有

人民女媧搏黃土爲人劇務力不暇供乃引繩絙泥
中舉以爲人故富貴賢智者黃土人也貧賤凡庸者
引絙人也錄異記房州上庸界有伏羲女媧廟云是
搏土爲人民之所乃古跡在焉列子天地亦物也物
有不足故昔女媧氏鍊五色石以補其缺斷鼇之足
以立四極淮南子往古之時四極廢九州裂天不兼
覆地不周載火熾炎而不滅水浩洋而不息猛獸食
顛民鶯鳥攫老弱於是女媧氏鍊五色石以補蒼天
斷鼇足以立四極殺黑龍以濟冀州積蘆灰以止淫
水蒼天補四極正淫水澗冀州平狡蟲死顛民生江

淹遂古篇女媧鍊石補蒼天兮李泌詩補天餘彩石
論衡曰女媧能以石補天天審是玉石耶度人經云
金石堅剛漸成碧圓易內篇云福萬民壽九州莫大
乎真氣鍊五石立四極莫大乎神明而麻姑仙人紫
壇歌云女媧鍊得五方氣變化成形補天地三十六
變世應知七十二化處其位王逸楚詞注亦謂一日
七十化其體則特言軀中之事爾地靈母經云媧皇
女帝生黑水西華有神智斷地足立極鍊石補闕室
天今見積元氣石穴以六沉砂斷足有日精火具有
乾六龍臺有險隕鉤萬形經曰天地失序必有沮泄

媧皇用陰陽鈎治之也法苑珠林如有一人在須彌
山上以織縷下之一人在下持針迎之日月針五星
縷所未詳雲笈七籤日月中有蟲兔蝦蟆目中有蟲
三足烏梅聖俞詩老鴉居處已自穩三足鼎峙何垂
慵洞淵集日爲洞陽之宮自然化生空青翠玉之林
日之精炁化生金烏棲其林月爲廣寒洞陰之宮自
然化生青華紫桂之林亦曰絳林內音經云月兔中
有青桂曰杵四時不變天者清虛無朕天公者主持
元氣之帝也宋書云天公憤憤無皂白之徵化一本
作罰管子一龍一蛇一日五化之謂周鄉射禮疏蛇

龍君子之類也鄭康成云天者卽龍蛇見者非常故
謂天反猶異也陰符經天發殺機龍蛇起陸言陰陽
改變去故就新女媧氏沒神農氏興也禪通紀云炎
帝神農氏姓伊耆名軌一曰石年是爲後帝皇君炎
精之君也悼澆泊閔愚慈是問于太乙小子曰上古
之人壽過百歲後世不究天年而有殂落之咎獨何
氣使然邪小子曰天有九門中道最良乃稽太姒說
玉册磨蠶鞭菱察色臯嘗草木而正名之審其平毒
旌其燥寒察其畏惡辨其臣使厘而三之以養其性
命而治病一日之間而七十毒極含氣也病正四百

藥正三百六十有五著其本草過數乃亂乃立方書
命僦貸季理色脉對察和齊摩踵詭告以利天下而
人得以繕其生述異記太原神釜岡有神農嘗藥鼎
又咸陽山中有神農鞭藥處一曰神農原一名藥草
山山中有紫陽觀云帝于此辨藥異苑隨縣永陽有
山壁立千仞巖上有石室古名爲神農窟窟前有百
藥叢茂莫不畢備楊炯渾天賦日月載於元氣列子
庖羲氏女媧氏神農氏夏后氏蛇身人面牛首虎鼻
此有非人之狀而有大聖之德孝經鉤命決曰天地
未分之前有太易有太初有太始有太素有太極謂

之五運註云形象未分謂之太易元氣始萌謂之太
初氣形之端謂之太始形變有質謂之太素質形已
具謂之太極五氣漸變謂之五運靈寶經曰元氣萬
物之宗爲瑞爲寶非如陰陽交爭之氣生合離殺長
育虧殘而無常也歷年記元氣蒙鴻萌芽茲始遂分
天地肇立乾坤啓陰感陽分布元氣乃孕中和是爲
人也藥殺元氣者所謂日鑿一竅七日而混沌死蓋
自庖犧以來至於神農則元氣發洩盡矣乃生奇特
之人日月無正定者謂日月失其行薄蝕無光元包
經日月之虧宿不合也日之蝕辰不集也呂覽曰其

日有闕蝕有倍備有暈珥有不光有不及景有衆日
並出有晝盲有霄見其日有薄蝕有暉珥有偏盲有
四月並出有二月並見有小月承大月有大月承小
月有月蝕星有出而無光其星有熒惑有彗星有天
棊有天機有天竹有天英有天干有賊星有闕星有
賓星其氣有上不屬天下不屬地有豐上殺下有若
水之波有若山之楫春則黃夏則黑秋則蒼冬則赤
蓋馬異乃元氣所鍾之人爲世祥瑞我聞空中一喚
而知之豈易得哉落句奇橫極矣下將已與異名字
分合疏之兩人身分自見易睽象曰上火下澤君子

以同而異鵬冠子同而後可以見天異而後可以見
人莊子與已同則應不與已同則反同於已爲是之
異於已爲非之梁武帝詩物情異所異世心同所同
退之寄全詩云往年弄筆嘲同異怪辭驚衆謗不已
是也雲山集云白玉石中出黃金鑛鍊成東坡詩誰
能相思琢白玉釋貫休詩幾擬以黃金鑄作鍾子期
嶺表錄異梁氏女有容貌石季倫爲交阯採訪使以
真珠三斛買之卽綠珠也朝野僉載喬知之有婢碧
玉武承嗣借而不還知之作綠珠怨曰石家金谷重
新聲明珠十斛買娉婷魏策晉文公得南之威三日

不聽朝遂推南之威而遠之曰後世必有以色亡其國者鏡機子南威爲之解顏西施爲之巧笑抱朴子南威青琴姣冶之極而必俟盛飾以增麗墨子西施之沉其美也吳越春秋越王以吳王淫而好色大夫種乃使相者國中得苧蘿山鬻薪之女曰西施鄭旦飾以羅縠教以容步習於土城臨于都巷三年學服而獻於吳乃使相國范蠡進之玉臺新詠宋子侯有董嬌饒詩杜詩佳人屢出董嬌饒嬌姿也饒肥好貌李賀惱公云嬌饒粉自紅徐文長解云必是美人惱公者猶亂我心曲也今方言可愛者反曰可憎太白

與段七娘詩云一面紅粧惱殺人西京雜記卓文君姣好肌膚柔滑如脂毛詩云膚如凝脂釋名裙裏衣也古服裙不居外皆有衣籠翡翠烏名有赤曰翡純青曰翠胡曾詩宮前葉落鴛鴦瓦架上塵生翡翠裙戎昱詩寶鈿香娥翡翠裙張敞傳敞治京兆爲婦畫眉長安中傳張京兆眉撫江淹賦紅唇寫朱真眉學月自從獲得君俯視世人靡曼塗脂點唇特婢子輩耳不足返顧矣當時温李之流過于艷麗或垂大雅皆全所鄙也管子寡交多親謂之知人庾信詩但使相知厚當能來結交起云四十無往還此云平生結

交苦少人言我目中無可交者君乃其人矣京房易
占青雲所覆其下有賢人隱南史陶弘景年四五歲
見葛洪方書便有養生之志曰仰青雲覩白日不爲
遠矣袁象贈隱士庾易詩曰白日清明青雲遼亮昔
聞巢許今覩臺尚薛據詩曰日原上沒大寶積經云
何天眼能見一切色相光明而無所著維摩詰經有
世尊真天眼常在三昧吳均詩奇心復奇骨桓温傳
温嶠曰此兒有奇骨真英物也山谷詩肯向時危辨
奇骨松百木長也李白詩銷落千丈松虬龍盤古根
虞詡曰志不求易事不避難臣之職也不遇盤根錯

節何以別利器乎抱朴子松樹之三千歲者其皮中
有聚脂狀如龍形說文蛟螭若龍而黃北方謂之地
螭廣雅曰無角者螭龍也相如賦蛟龍赤螭文穎曰
龍子爲螭張揖曰赤螭雌龍也如淳曰螭山神也獸
形師古曰許慎云离山神獸也字則單作离形若螭
字乃從虫此作螭別是一物既非山神又非雌龍龍
子霹靂疾霆轉雷也羽獵賦霹靂列缺吐火施鞭卒
風迅風說文濕疾雨也譌作暴爾雅注曰今江東人
呼夏月暴雨爲凍雨白居易詩鱗皴皮似松僧無可
詩枝幹怪鱗皴仙樂集云海變松枯在仝蓋以萬歲

枯松比馬異爲人又從馬異文章酌見馬異心事是
真知己非面朋也風姿言人之風采骨木猶言骨幹
心中一作胸中

感古四首

天生聖明君必資忠賢臣舜禹竭股肱共佐堯爲君四載
成地理七政齊天文階下萁莢生琴上南風薰輪轉夏殷
周時復猶一人秦漢事讒巧魏晉忘機鈞猜忌相剪滅邇
來迷恩親以愚保其身不覺身沉淪以智理其國遂爲國
之賊苟圖容一身萬事良可惻可憐萬乘君聰明受沉惑
忠良伏草莽無由施羽翼日月異又蝕天地晦如墨既亢
而後求異哉龍之德

首言天生聖君必資賢臣下遂歷叙君臣得失之事
虞書臣作朕股肱耳目三墳曰臣象股肱以佐身也
路史四載篇曰淮南子云物無貴賤因其所貴舟車
楯肆窮廬固有所宜也許氏以爲水宜舟陸宜車沙
地宜肆泥地宜楯草野宜窮廬書言四載孔安國謂
水舟陸車泥楯山櫟而夏本紀乃言泥乘橈山乘櫛
橈尸子作菴集韻同爲祖芮切舊亦音菴而櫛乃音
鞠故河渠書溝洫志皆云泥蹈毳書言山卽橋而志
言山卽揭諸儒皆以櫛爲丘遙切此以意言之音櫛

爲菴爾按許說文四載水舟陸車無可異者惟山乘
櫟澤乘輶爲不同尸子云行塗以楯行險以撮行山
乘櫟行沙乘軌櫟與櫟同力迫切輶與楯輶同較輪
切尸子之說蓋得其傳櫟非楯也字宜音撮險所乘
者書志作毳特省文借字代弗察耳櫟與楹同蓋卽
櫟也當讀如濟潔蓋亦諸儒意會而音爲纍其作橋
者殆楫之轉然禮韻直收櫟於平聲云丘妖切字一
作輶則又合櫟權爲一矣集韻作輶而以楫同之梟
梟固舉食之具爾如淳云櫟以板置泥上通行權以
鐵如錐頭長半寸施之履下上山使不跌字亦作

楫二物蓋皆車類竊詳其制櫟當如蕪公葵馬之法
而輶則輶之制爾周禮軍旅會同鄉師治其輶輶輶
人輶車駕輶上爲藩藩營輶之以載任器然說文以
輶爲大車駕馬則又非山乘者矣按禮士載輶以輶
軸大夫以上以輶輶狀如長牀穿程前後著金而闌
軸焉輶車庠下而寬廣自諸侯上有四周卽其制也
孟服謂木櫟形如箕摘行泥上徐廣以橋爲直輶車
一作輶而應謂楫或作櫟人所引者如說非矣夫曰
載曰乘則不應爲履與板矣楯軌櫟撮是爲四載舟
車常所乘宜不在四載內然在文中子又言涉用鬻

鬻于說文爲乃鳥反茲又異矣容齋三筆云尚書以齊七政孔安國本註謂日月五星也而馬融云七政者北斗七星各有所主第一主日第二主月第三曰命火爲熒惑也第四曰煞土謂鎮星也第五曰伐水謂辰星也第六曰危木謂歲星也第七曰剽金謂太白也日月五星各異故曰七政尚書大傳一說又以爲七政者謂春夏秋冬夏天文地理人道所以爲政也人道正而萬物順成三說不同然不若孔氏之明白度人經集註云日月五星天文七政也田俅子堯爲天子莫莢生庭爲帝成曆帝王世紀堯時有草夾階

而生每月朔日生一莢至望日落一莢月小則餘一莢王者以是占曆名曰莫莢餘論云舜命九官則無所用其心彈五絃之琴詠南風之詩不下廟堂而天下治南風之詩辭云南風之薰兮解吾民之愠兮南風之時兮阜吾民之財兮樂書云南風之詩生長之音也纂異記有張生至蒲關夢舜拊琴而歌曰南風薰薰兮草芊芊妙有之音兮歸清絃蕩蕩之化兮繇自然熙熙兮吾道全歌訖鼓琴爲南風詠遁甲開山圖禹得道仙人也古有大禹女媧氏十九代孫大禹壽三百六十歲入九疑山仙飛去後三千六百歲堯

理天下洪水盛人民墊溺大禹念之乃化生於石紐山泉女狄暮汲水得石子如珠愛而吞之有娠十四月生子及長能知泉源代父鯀理洪水堯知其功如古大禹乃賜號禹吳越春秋注蜀石泉縣有禹廟相傳禹六月六日生輪轉夏殷周者言臯益佐夏伊萊佐殷旦爽佐周亦猶舜禹之共佐堯爲君有君有臣此其盛也降是則不能矣史記秦始小國僻遠諸夏賓之比於戎翟至獻公之後常雄諸侯論秦之德義不如魯衛之暴戾者蓋秦之興本於六國之亂六國以篡弑而爭戰功故秦得以戎俗而并中國漢高起

于布衣適遭暴亂得奮其劍遊說之士至比天下于逐鹿幸捷而得之非若虞夏之興積善累功德洽百姓考之於天然後在位故秦取天下以暴漢取天下以巧特天之厭亂而急予之初不關李斯蕭何輩能佐秦漢也說文發謂之機弩弓也商書曰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度則釋三十斤曰鈞又陶家以轉者爲鈞五子之歌關石和鈞王府則有機鈞帝王馭世之大權若丕之篡漢司馬昭之代魏機鈞俱忘大亂之道也漢獻帝建安十九年曹操弑皇后伏氏及皇子二人伏氏宗族兄弟死者百餘人後六年而丕篡漢後

四十一年而有高貴鄉公之禍又六年而魏亡當時南闕之變賈充使成濟抽戈刺髦殞於車下與昔日操令鄒慮華歆勒兵入宮牽伏后出壁時無異也此尚有君臣分乎且魏氏五傳丕差長世然昧于人倫樂非子也始悅袁熙妻甄氏聘以爲妃又寵郭貴嬪甫受禪卽殺甄氏非夫也更取操舊日侍者悉置宮中墻茨不除聚麀爲樂及丕篤疾母卞臨問之見左右皆昔日侍御遂不入而罵曰狗鼠不食汝餘死固應爾嗟乎操臨死顧銅雀諸妓泣然不能釋豈知尸

肉未寒已爲其子之私人哉司馬懿有狼顧相魏武欲驗之召使前令反顧面正向後而身不動操又夢三馬同食一槽心惡之因謂子丕曰司馬懿非人臣也必預汝家事時丕與懿善操稍安之及平公孫誅曹爽遂大行殺戮已竟遷魏鼎明帝時嘗問王導前世所以得天下者導爲歷陳懿創業之始誅夷名族寵樹同己及殺高貴鄉公事明帝亟以面覆床曰若如公言晉祚安得長久迹其猜忌蓋有符於狼顧也齊隲朋曰古者以愚全身老子曰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可憐萬乘君聰明受沉惑如漢

獻亦聰明之主初董卓迎少帝於北芒與之語語不可了更與帝語問禍亂由起答之自初至終無遺時帝年纔九歲天資之美已露一班及李郭之亂乘輿播遷郭汜欲帝幸高陵帝不可曰宗社皆在洛陽靈懷皇后宅兆立未遑謁也夢想東歸日夜以冀乃復欲西乎遂終日不食後將軍楊定請侍中尹忠爲長史詔曰侍中近臣就非其宜必爲關東所笑前在長安李傕專政今朕秉萬機豈可復亂官爵耶卽斯二事以論雖顛沛間語言固足聳聽使居冲質之代得賢臣以輔之不失爲守成令辟而天篤喪亂賊臣接

踵董卓贅旒於前催汜震業於中而曹操巨奸復起而乘之及刦駕遷許譬嬰兒離父母之宮入悍僕之室語言飲食惟所挾持卽欲歸見宗族登丘墓不能自繇他何爲哉操數戰勝進爵自王立魏宗廟社稷儼若已有天下而帝反顛沛託國焉董承與劉備謀討於東遷之後金祿耿紀等舉義於弒后之時俱不得免而操益放恣所謂忠良伏草莽無因施羽翼是也墨黑色商子殷紂墨墨以亡管子政令不善墨黑若夜易上九亢龍有悔子曰貴而无位高而无民賢人在下位而无輔是以動而有悔也若堯禪舜舜禪

禹伊尹復政厥辟皆知處亢者也彼魏晉之讓禪則
與時偕極是爲不知止異乎龍之德矣

人生何所貴所貴有終始昨日盈尺璧今日盡瑕棄蒼蠅
點垂棘巧舌成錦綺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仲尼魯司
寇出走爲羣婢假如屈原醒其奈一國醉一國醉一作號
號一作一人行清高便欲激顏波此事真徒勞上山逢猛虎入
海遭巨鼈王者苟不死腰下魚鱗刀東海波連天三度成
桑田高岸高於屋斯須變谿谷天地猶尚然人情難久全
夜半白刃讎旦來金石堅蕭綬旣解坼陳印亦棄捐竭節
遇刀割輸忠遭禍纏不予衾之眠信予衾之穿明鏡不自

照膏潤徒自煎抱劍長太息淚墮秋風前

說文璧瑞玉圓也白虎通璧者外圓象天內方象地
魏都賦明珠兼寸尺璧有盈白帖聖人不貴盈尺之
璧瑕玉玷也棄忘也今日一作今朝鮑照詩點自信
蒼蠅蠅糞能敗物雖玉不免蒼蠅以譬小人垂棘以
比君子爲小人所玷汚也垂棘美玉所出之地因以
爲名毛詩巧言如簧又曰萋兮斐兮成是貝錦劉兼
詩巧舌如簧且莫聽韓愈同宿聯句云直辭一以薦
巧舌千皆矜宋世家箕子紂親戚也馬融王肅謂紂
諸父服虔杜預謂紂諸兄王子比干紂之親戚也史

龜莢傳紂有腴臣名左彊誇而目巧教爲象郎將至於天又有玉牀犀王之器象筋而羨聖人剖其心壯士斬其脗箕子恐死被髮佯狂焦氏易林淵淵龍憂箕子爲奴韋昭洞曆記紂無道比干知極諫必死作秣馬金闕之歌劉向新序紂作炮烙之刑比干曰上暴不諫非忠臣也畏死不言非勇士也見過則諫不用則死忠之至也遂諫三日不去朝紂囚而殺之韓非子紂求比干之心而天下離淮南子紂殺王子比干而骨肉怨王子比干非不知箕子被髮佯狂以免其身也然而樂直行盡忠以死節故不爲也孔子世

家定公十四年孔子年五十六由大司寇行攝相事有喜色門人曰聞君子禍至不懼福至不喜孔子曰有是言也不曰樂其以貴下乎於是誅魯大夫亂政者少正卯與聞國政三月鬻羔豚者弗飾男女行者別於塗塗不拾遺四方之客至乎邑者不求有司皆予之以歸齊人聞而懼曰孔子爲政必霸霸則吾地近焉我之爲先并矣盍致地焉犁鉏曰請先嘗沮之沮之而不可則致地庸遲乎於是選齊國中女子好者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康樂文馬三十駟遺魯君陳女樂文馬於魯城南高門外季桓子微服往觀再

三將受乃語魯君爲周道游往觀終日怠於政事子
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魯今且郊如致膳乎大
夫則吾猶可以止桓子卒受女樂三日不聽政郊又
不致膳俎於大夫孔子遂行宿乎屯而師已送曰夫
子則非罪孔子曰吾歌可夫歌曰彼婦之口可以出
走彼婦之謁可以死敗蓋優哉游哉維以卒歲師已
反桓子曰孔子亦何言師已以實告桓子喟然歎曰
夫子罪我以羣婢也夫楊子法言愛日而去何也曰
由羣婢之故也楚辭屈原既放遊於江潭行吟澤畔
顏色憔悴形容枯槁漁父見而問之曰此非三閭大

夫與何故至於斯屈原曰舉世皆濁我獨清衆人皆
醉我獨醒是以見放漁父曰聖人不凝滯於物而與
世推移世人皆濁何不濁其泥而揚其波衆人皆醉
何不餽其糟而歎其醜何故深思高舉自令放爲毛
詩賓旣醉止載號載呶水經註頽波激石散若雨灑
孟浩然詩文章推後輩風雅激頽波山逢虎海遇鼇
言涉險也遇險而不死有備故也說苑齊景公出獵
上山見虎下澤見蛇以爲不祥晏嬰曰國有三不祥
有賢而不知一知而不用二用而不任三蛇虎不與
焉列仙傳巨鼇戴蓬萊而抃滄海之中玄中記卽巨

龜也南史宋武帝劉裕小字寄奴嘗伐荻新洲見大蛇長數丈射之傷明日復至洲裏聞有杵臼聲往覘之見童子數人皆青衣擣藥問其故答曰我王爲劉季奴所射合藥傅之帝曰王神何不殺之答曰劉季奴王者不死不可殺帝叱之皆散帝收藥而反繁露云刀之懸在腰右白虎之象也劍則在腰左青龍之象也後漢輿服志佩刀乘輿黃金通身貂錯半鮫魚鱗金漆錯雌黃室五色屬隱室華諸侯王黃金錯環挾半鮫墨室公卿百官皆純黑不半鮫小黃門雌黃室中黃門朱室童子皆虎爪文虎賁黃室虎文其將

白虎文皆以白珠鮫爲鋤口之飾通俗文曰刀鋒曰鋤鄭玄詩箋曰容刀有飾魚鱗刀佩刀削上飾魚鱗也鮫海魚狀似鼈而無足背文麤錯皮間有珠可以飾刀神仙傳桓帝時麻姑與王方平降蔡經家麻姑云接待以來見東海三爲桑田向到蓬萊水又淺于往者會時畧半也豈將還爲陵陸乎方平笑曰聖人皆言東海行復揚塵耳陶弘景賦清河渤海三成桑田江淹遂古篇蓬萊之水淺於前兮東海之波爲桑田兮山崩邑淪寧幾千兮石生土長必積年兮毛詩高岸爲谷深谷爲陵韓愈詩眼看朝市爲陵谷始信

昆明有功灰總言人情變幻莫測如桑田岸谷之遷
改謝承漢書胡母班與王匡書曰夫婚姻者禍福之
幾今日著矣曩爲一體今爲血讐鮑照詩失意杯酒
間白刃起相讎旦夜易慮面是心非慝怨而友人者
世間固不乏矣漢書蕭育字次君爲人嚴猛尚威居
官數免稀遷少與陳咸朱博爲友著聞當世往者有
王陽貢禹故長安語曰蕭朱結綬王貢彈冠言其相
薦達也始育與陳咸俱以公卿子顯名咸最先進年
十八爲左曹二十餘爲御史中丞時朱博尚爲杜陵
亭長爲咸育所攀援入王氏後遂並歷刺史郡守相

及爲九卿而博先至將軍上卿歷位多于咸育遂至
丞相育與博後有隙不能終故世以交爲難范曄後
漢書王丹曰交道之難未易言也張陳凶其終蕭朱
隙其末故知全之者鮮矣李白詩張陳竟火滅蕭朱
亦星離潛夫論陳餘張耳老相吞滅而無感痛張耳
陳餘皆大梁人餘年少父事張耳兩人相與爲刎頸
交李良兵襲邯鄲殺武臣張耳陳餘乃求得趙歇立
爲趙王居信都李良進兵擊陳餘陳餘敗李良李良
走歸章邯章邯引兵至邯鄲皆徙其民河內夷其城
郭耳與趙王歇走入鉅鹿城王離圍之餘北收常山

兵得數萬人軍鉅鹿北章邯軍鉅鹿南棘原築箭道屬河饒王離王離兵食多急攻鉅鹿鉅鹿城中食盡耳數使人召餘餘自度兵少不敵秦不敢前張耳怨餘使張靨陳澤往讓餘曰始吾與公爲刎頸交今王與耳旦暮死而公擁兵不肯相救安在其相爲死苟必信胡不赴秦軍俱死陳餘曰吾度前終不能救趙徒盡亡軍吾死顧以爲無益必如公言乃使五千人令張靨陳澤先嘗秦軍至皆沒後項羽引兵渡河破章邯軍虜王離於是趙王歇張耳得出鉅鹿與餘相見責讓餘問張靨陳澤所在餘曰靨以必死責臣臣

使將五千人先嘗秦軍皆沒耳不信以爲殺之數問餘餘怒曰不意君之望臣深也豈以臣重去將哉廼脫解印綬與耳耳不敢受餘起如廁耳乃佩其印收其麾下餘還亦望耳不讓趨出耳遂收其兵餘獨與麾下數百人之河上澤中漁獵由此有隙後張耳與韓信擊破趙井陘斬陳餘泜水上所謂刎頸交竟若此乎容齋隨筆云張耳陳餘少時爲刎頸交其後爭權相與致死地而不厭蓋勢利之極其寃必然韓馥舉冀州以迎袁紹而終以懼死劉璋開門延劉備坐失益州翟讓提兵授李密而舉族不免爾朱兆以六

鎮之衆付高歡而卒斃于歡手紹密歡忘其所自不足深責孰謂立德長者而忍爲此耶韓非子曰昔關龍逢說桀而傷其四肢王子比干諫紂而剖其心子胥忠直夫差而誅於屬鏹此三子者爲人臣非不忠也然不免於死亡之患野客叢書曰盧仝詩不予衾之眠信予衾之穿衾大被也今鄙俗語謂不在被中眠安知被無邊明鏡一作鏡明妙林經明鏡照衆色像不自言我能明照吳志明鏡所以照形莊子膏火自煎也音義云膏起火還自消離騷長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艱吳均詩抱劍事邊陲

古人一作來不患寡所患患不均單醪投長河三軍盡沉淪

今人異古人結託唯親賓毀圻維鵲巢不行鳩鳩仁鄙俗一作鄙恠不識分有心占陽春鸞鶴日已疎燕雀日已親小物

無大志安測栖松筠恩眷多棄故物情尚逐新瓦礫暫拂拭光掩連城珍唇吻恣談鑠黃金成一作同灰塵蘓秦北遊

趙張祿西入秦旣變嫂叔節仍擯華陽君萬世金石交一餉如浮雲骨肉且不顧何況長羈貧

論語不患寡而患不均管子夫立功而不鈞位雖高爲用者少張華出征歌單醪豈有味挾纊感至仁梁元帝詩單醪結猛將黃石公記昔良將有饋單醪者

投於河令將士迎流飲之簞醪不能味一河水三軍
爲之死以滋味之及已也張協七命簞醪投川可使
三軍告捷結託唯親賓者戰國時齊有孟嘗趙有平
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方爭下士招致賓客以相傾
奪然所招者適足以濁亂天下撓滑諸侯從橫談鑠
異行而醜正者也鵲乾鵲也常以小寒日始巢開戶
嚮天一而背太歲知來歲之多風則去高木而巢扶
枝一云水大則巢高水小則巢卑鵲鳩稭鞠一名布
穀不自爲巢常居鵲之成巢其哺子朝從上而下暮
從下而上有均一之德晉書劉曜傳慈父之于子也

當務存尸鳩之仁何可替熙而立臣也引言鳩鳩之
仁但居鵲成巢而已今戰國傾危士勢位相軋不獨
攘其居而有之且拆巢毀子靡所不爲骨肉兄弟還
爲讐敵禽經鸞瑞鳥羽族之君長也始生類鳳久則
五彩變易禮斗儀曰天下太平安寧則見其音如鈴
巒巒然也鶴以聲交影按而懷卵仙禽也夜半則鳴
鳴則聲聞於天百歲純白千年而蒼二千年而玄燕
雀小鳥楚辭鸞鳥鳳凰日以遠兮燕雀烏鵲巢堂壇
兮管子道行不顧小物燕爵物之小者也松筠鸞鶴
所栖抱朴子曰千歲之鶴能登木其未千歲者終不

集木白帖曰千歲之鶴棲於偃蓋松九懷瓦礫進寶
今捐棄隨和傳咸申懷賦厠瓦礫於瓊瑛沈約詩爭
見拂拭生光儀史記趙惠文王得楚和氏璧秦昭王
聞之使人遺趙王書願以十五城請易璧魏畧曰和
氏之璧錯之以他山故能致連城之價釋名唇緣也
口之緣也吻免也入之則碎出則免也又取救也漱
唾所出恒加攷拭因以爲名也蒼頡篇吻唇兩邊也
字林曰吻口邊廣絕交論雌黃出其唇吻鄒陽書衆
口鑠金總言唇吻能消金石也陶潛詩詩書復何罪
一朝成灰塵蘓秦東周雒陽人嘗師事鬼谷先生出

遊數歲大困而歸兄弟妻嫂竊皆笑之曰周人治產
業力工商逐十二以爲務今子釋本而事口舌困亦
宜乎秦慙而自傷乃閉戶不出出其書徧觀得周書
陰符伏而讀之期年揣摩成曰此可以說當世之君
矣因說周顯王王弗信西入秦秦時方誅商鞅勿用
乃東之趙弗說於奉陽君之燕燕文侯說之請以國
從會趙奉陽君死乃復說趙併說韓魏齊楚於是六
國從合併力拒秦蘓秦爲從約長併相六國北報趙
行過雒陽車騎輜重擬於王者周顯王懼除道使人
郊勞時秦之昆弟妻嫂俱側目不敢仰視俯伏侍取

食秦乃笑謂其嫂曰何前倨而後恭也嫂委蛇蒲伏以面掩地而謝曰見季子位高金多也秦喟然歎曰此一人之身富貴親戚畏懼之貧賤則輕易之况他人乎且使我有雒陽負郭之田二頃豈能佩六國相印乎於是散千金以賜宗族朋友初秦之燕嘗貸百錢爲資及是百金償之因徧報諸所嘗見德者其從者一人獨未得報前自言秦曰我非忘子子與我至燕再三欲去我易水之上當是時我困故望子深是以後子子今亦得矣尋報之淮南子蘓秦以百誕成一誠又曰蘓秦匹夫徒步之人也靽躄羸蓋經營萬

乘之主服諾諸侯然不自免於車裂之患故蘓秦知權謀而不知禍福范雎字叔家貧事魏中大夫須賈須賈爲魏昭王使於齊雎從齊襄王聞雎口辯賜雎金十斤及牛酒須賈疑之意雎必告魏陰事及歸以語相魏齊齊大怒令笞擊雎折脇摺齒雎佯死卽卷以簣置厠中賓客飲者醉令更溺雎雎從簣中微謂守者曰公能出我必厚謝守者乃請出簣中死人魏齊醉曰可矣於是雎得出齊尋悔復求之則雎已亡匿鄭安平家更姓名曰張祿輒因秦使王稽與俱入秦秦昭王與語大悅乃拜范雎爲客卿謀兵事卒聽

范雎謀使五大夫綰伐魏拔懷後二歲拔邢丘范雎
日益親復說用數年矣因請間說曰臣居山東時聞
齊之有田文不聞其有王也聞秦之有太后穰侯華
陽高陵涇陽不聞其有王也夫擅國之謂王能利害
之謂王制殺生之威之謂王今太后擅行不顧穰侯
出使不報華陽涇陽等擊斷無諱高陵進退不請四
貴備而國不危者未之有也爲此四貴者下乃所謂
王也然則權安得不傾令安得從王出乎昭王大懼
於是廢太后逐穰侯高陵華陽涇陽君於關外秦王
乃拜范雎爲相華陽君昭王母宣太后之弟也而涇
陽君高陵君皆昭王同母弟也當是時范雎旣相秦
秦號曰張祿而魏不知以爲范雎已死久矣焦氏筆
乘云范雎傳雎入秦變姓名爲張祿學者蓋不知秦
先時自有張祿也初孟嘗君柄齊悅張祿先生之教
奉之黃金百斤文織百純祿辭而不受他日謂孟嘗
君曰夫秦四塞國也遊宦者不得入焉願君爲吾爲
丈尺之書寄我於秦王我往而遇固君之人也往而
不遇乎雖人求間謀固不遇矣孟嘗君曰敬聞命因
爲之書寄之秦王往而大遇考之田文之卒在范雎
未入秦之先則張祿之入秦居范雎之前久矣雎入

秦而踵名張祿豈祿嘗有聞於諸侯秦特令雖冒其名以誑鄰國邪漢書楚王使武涉說韓信曰足下雖自以爲與漢王爲金石交然今爲漢王所禽矣沈約曰婉變則千載不忘金石之交一旦輕絕未見好德如好色阮嗣宗曰如何金石交一旦更離傷宋書人非金石何能支久一餉猶言食頃也韓愈詩雖得一餉樂有如聚飛蚊維摩經云是身如浮雲須臾變滅淮南子骨肉相愛讒賊間之而父子相危親莫親於骨肉節族之屬連也心失其制乃反自害周撫曰今骨肉尚欲相危况他人乎

君莫以富貴輕忽他年少聽我暫話會稽朱太守正受凍餓時索得人家貴傲婦讀書書史未潤身負薪辛苦眠生肘謂言琴與瑟糟糠結長久不分殺人羽翮成臨臨冲天婦嫌醜缺七其奈一朝太守振羽儀鄉關晝行衣錦衣哀哉舊婦何着目新壻隨行向天哭寸心金石徒爾爲杯水庭沙空自覆乃知愚婦人妬忌陰毒心唯救眼底事不思日月深等閑取羞死豈如甘布衾

李詩宣父猶能畏後生丈夫未可輕年少殺人羽翮殺同鍛淮南子飛鳥鍛羽顏延年詩鸞翮有時鍛鍛鳥羽病臨臨大貌史記楚莊王曰有鳥三年不蜚蜚

乃冲天杜摯詩買臣老負薪妻叛呼不還漢書朱買臣字翁子吳人也家貧好讀書不治產業嘗艾薪樵賣以給食擔束薪行且誦書其妻亦負戴相隨數止買臣毋歌嘔道中買臣愈益疾歌妻羞之求去買臣笑曰我年五十當富貴今已四十餘矣女苦日久待我富貴報女功妻恚怒曰如公等終餓死溝中耳何能富貴買臣不能留卽聽去其後買臣獨行歌道中負薪墓間故妻與夫家俱上冢見買臣饑寒呼飯飲之後數歲買臣隨上計吏爲卒將重車至長安詣闕上書書久不報待詔公車糧用乏上計吏卒更乞匄

之會邑子嚴助貴幸薦買臣名見說春秋言楚辭帝甚說之拜買臣爲中大夫與嚴助俱侍中後買臣坐事免久之名待詔是時東越數反覆買臣因言故東越王居保泉山一人守險千人不得上今聞東越王更徙處南行去泉山五百里居大澤中今發兵浮海直指泉山陳舟列兵席卷南行可破滅也上拜買臣會稽太守上謂買臣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今子何如買臣頓首辭謝初買臣免待詔嘗從會稽守邸者寄居飯食拜爲太守買臣衣故衣懷其印綬步歸郡邸直上計時會稽吏方相與羣飲不視買臣

買臣入家中守邸與共食食且飽少見其綬守邸怪
之前引其綬視其印會稽太守章也守邸驚出語上
計椽吏皆醉大呼曰妄誕耳守邸曰試來視之其故
人素輕買臣者入視之還走疾呼曰實然坐中驚駭
白守丞相推排陳列中庭拜謁買臣徐出戶有頃長
安廐吏乘駟馬車來迎買臣遂乘傳去會稽問太守
且至發民除道縣吏並送迎車百餘乘入吳界見其
故妻妻夫治道買臣駐車呼令後車載其夫妻到太
守舍置園中給食之居一月妻自經死買臣乞其夫
錢令葬悉召見故人與飲食諸嘗有恩者皆報復焉

莊子手足胼胝淮南子包胥曾繭重胝易林胝胼爲
疾胝皮肉生繭不仁也肘臂節也後漢宋弘傳時帝
姊湖陽公主新寡帝與共論朝臣微觀其意主曰宋
公威容德器羣臣莫及帝曰方且圖之後弘被引見
帝令主坐屏風後因謂弘曰諺言貴易交富易妻人
情乎弘曰臣聞貧賤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
帝顧謂主曰事不諧矣類林曰太公少壻馬氏老而
見去賣漿孟津天涼不售改圖販麵復值大風屠牛
朝歌天熱肉敗凡往不遇乃釣於滋泉西伯出獵載
歸以師事之武王平商封侯於齊道遇婦人其前妻

也再拜求合公取盆水覆地令其收之惟得少泥公
曰若言離更合覆水定難收婦遂抱恨而死今有馬
母塚後漢記馬武曰反水不收後悔何及廣弘明集
周王明廣云馬母叛姜自招覆水之逝眼底目下也
王建詩眼底貧家計多時總莫嫌漢書叙傳曰平津
斤斤布衾疎食皇甫謐釋勸曰黔婁定謚於布衾後
漢牟續傳續爲南陽太守常敝衣薄食續妻與子秘
俱往郡舍續閉門不內妻自將秘行其資藏唯有布
衾敝祗禰而已

雜興

真誥曰富貴淫麗是破骨之斧鋸載罪之舟車今人
血氣未定見人富貴心竊羨慕百計營謀以思得當
不知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將烏盡弓藏人惡其
上抑器盈必槩陰害貽禍自古居高官尊爵功成而
身誅家破者何可勝數南史劉穆之謂所親曰貧賤
常思富貴富貴必踐危機今日思爲丹徒白衣不可
得矣莊子曰外物不可必故龍逢誅比干戮伍員流
于江萋弘死于蜀利害相摩有甚憂兩陷而無所逃
言苟不能忘形則隨所遭而陷於憂樂左右無宜也
夫惟無係者視榮祿若蚊蚋鳥雀之在前而過去耳

則可無所縣其罪乎

意智未成百不解見人富貴亦心愛等閑對酒呼三達屠
羊殺牛皆自在放心爲樂笙歌攢壯氣激作風霜寒厨中
玉饌盈金盤方丈厭見嫌不餐飛鷹躍馬實快性脣腐齒
爛空嘖既豈期福極翻成禍禍成身誅家亦破昨朝惆悵
不如君今日悲君不如我否泰交加無定主嬾學風雲戩
翎羽綠酒清琴好養生出將入相無心取三五圖書舊揣
摩五千道德新規矩

羣輔錄大鴻臚韋孟達上黨太守公孫伯達河陽長
魏仲達右扶風平陵人同時齊名世號三達黃山谷

贈張仲謀云遙知故人一水隔下馬索酒呼三遲注
引全詩等閑對酒呼三遲則達字當作遲字高士傳
屠羊說楚人隱于屠肆昭王失國說往從王王反國
欲賞說說曰大王失國說失屠羊大王反國說亦屠
羊臣之爵祿厚矣何賞之有願長反屠羊之肆爾董
卓傳卓少好俠嘗游兗中盡與諸豪帥相結後歸耕
於野而豪帥有來從之者卓與俱還殺耕牛與宴樂
漢書馮唐傳臣聞魏尚爲雲中守出私養錢五日一
殺牛以餐賓客軍吏儀禮笙入堂下磬南北面立樂
南陔白華華黍註笙吹笙者也以笙吹此詩以爲樂

歌也笙歌攢言妓樂之盛風霜寒誇聲勢之赫左思
云競其區宇則并彊兼弱矜其宴居則珠服玉饌梁
簡文書玉饌羅前黃金在握昭明七契金盤薦美藉
之珍南史劉穆之性奢豪食必方丈曹瞞傳太祖少
好飛鷹走狗游蕩無度新唐書柳澤傳馳騁畋獵令
人發狂今貴戚打毬擊鼓飛鷹奔犬狎比宵人盤游
藪澤李斯傳羸糧躍馬唯恐後時宋書竟陵王誕傳
彎弧躍馬務是畋游東方朔客難唇腐齒落服膺而
不失張敏頭責子羽文曰夫舐痔得車沉淵得珠豈
若夫子徒令唇舌腐爛首足沾濡哉荀子無德而祿

人以爲福不知朱轂赤族也有才未偶人以爲禍不
知先號後笑也言不知道則惑於倚伏之理也習鑿
齒書云未嘗不撫膺躊躇惆悵終日矣乾坤禪而爲
否泰否泰者分聚之樞要也六書故翎羽之長者篆
文鳥三翅者飛行上下郇氏云上一翅爲鳥首翎陶
潛詩綠酒開芳顏江淹詩中夕弄清琴沈炯詩爲我
彈清琴琴鳴傷我襟文子下德篇老子曰治身太上
養神其次養形神清意平百節皆寧養生之本也肥
肌膚充腹腸供嗜欲養生之末也大洞玉經云養形
三五中三五中河圖縱橫三五之數也史記老子西

遊至函谷關關令尹喜曰子將隱矣強爲我著書于是著上下篇言道德之旨共五千言而去三教論曰五千文者容成所說老子謂尹談神仙中經曰老子度關時爲尹喜著五千言解五十五章是手所書也能行此道知元氣父母天地之先不知此者徒自苦耳九辯何時俗之工巧兮滅規矩而改鑿唐書玄宗崇道教尊老子爲玄元皇帝并立玄學置博士助教一員生徒令習老子莊子列子文中子謂之四子學每年准明經例考試封演見聞記開元二十一年明皇親注老子道德經令學者習之選舉志道德經注

成詔天下家藏其書貢舉人減尚書論語而考試老子杜詩云道德付今王

酬徐公以新文見招

徐希仁招玉川子詠新文詩云清氣宿我心結爲清冷音一夜吟不足君來相和吟

昨夜霜月明果有清音生便欲走相和愁聞寒玉聲

左太冲詩山水有清音太一元精品云玉女憂鳴庚清音自寥寥梁王陳詩趙瑟含清音七諫同音者相和宋書志相和漢舊歌也絲竹更相和寒玉竹別名雍陶韋處士郊居詩門外晚晴秋色老萬條寒玉一

溪烟劉兼詩聲敲寒玉乍搖風白居易詩歌清叩寒
玉李賀江南弄云吳歛越吟未終曲江上團團帖寒
玉徐文長云月出也

門銘

銘一作箴文苑英華載羅袞櫛門二銘序云念時人
歉於自脩卒違善反禍或侈滿不能長嗣因亦銘諸
櫛銘諸門以勸櫛銘云而有髮旦旦思理有心焉有
身焉胡不如是與仝作大同小異其門銘云金樞玉
鍵何足牢止盈脩德後必高

貪殘姦醜狡佞許懷身之八殺背惠恃已狎不肖妬賢才

一作能

命之四孽有是有此余敢辭無是無此余之師一日

不見余心思其人懼其人其交其難敢告于門

續博物志黃石公丹書身之八殺貪殘姦醜狡佞許
懷命之四孽背惠恃已狎不肖妬賢能仝意不交八
殺四孽之人則出門有功无咎矣

孟夫子生生亭賦

唐詩紀事李翱薦郊於張建封云茲有昌平孟郊正
士也伏聞執事舊知之郊爲五言詩自前漢李都尉
蘓屬國及建安諸子南朝二謝郊能兼其體而有之
李觀薦郊於梁肅補闕書曰郊之五言詩其有高處

在古無上其有平處下顧兩謝韓愈送郊詩曰作詩三百首杳默咸池音彼二子皆知言也豈欺天下之人哉郊窮餓不得安養其親周天下無所遇作詩曰食薺腸亦苦強歌聲無歡出門卽有礙誰謂天地寬其窮也甚矣凡賢人奇士自以所負不苟合於世是以雖見之難得而知也見而不能知其賢如勿見而已矣知其賢而不能如勿知其賢而已矣用而不能盡其才如勿用而已矣盡其才而容讒人之所間者如勿盡其才而已矣故見賢而能知知而能用用而能盡其才而不容讒人之所間者天下一人而已

矣韋莊奏請追贈十餘人其一孟郊字東野尚古風詩與李觀韓退之爲友貞元十二年及第佐徐州張建封幕卒私謚曰貞耀先生舊唐書孟郊者少隱於嵩山稱處士李翱分司洛中與之遊薦于留守鄭餘慶辟爲賓佐性孤僻寡合韓愈一見以爲忘形之契常稱其字曰東野與之唱和於文酒之間元和九年三月鄭餘慶鎮興元又奏爲從事辟書下而卒餘慶給錢數萬葬送贍給其妻子者累年公詩長於五言至如聯句諸作與韓公角奇爭雋不肯相下可謂雄矣生生亭公客汴時所建也公詩云灘關不妨語跨

蹊仍置亭置亭嵒嶮頭開窻納遙青遙青新畫出三
十六扇屏裊裊立平地稜稜浮高冥一日數開扉仙
閃目不停徒誇遠方岫曷若中峰靈拔意千餘丈浩
言永堪銘浩言無愧同愧同忍醜醒致之未有力力
在君子聽

玉川子沿孟冬之寒流兮輟櫂上登生生亭夫子何之兮
面逐雲沒兮南行百川注海而心不寫兮落日千里凝寒
精予日衰期人生之世斯已矣爰爲今日猶猶岐路之心
生悲夫南國風濤魚龍畜伏予小子戇朴必不能濟夫子
欲嗟自慙承夫子而不失予兮傳古道甚分明予且廣孤

目遐賚

一作賞

於天壤兮庶得外盡萬物變化之幽情然後

慙愧而來歸兮大息吾躬于夫子之亭

東野寒溪詩云洛陽岸邊道孟氏莊前溪亭在溪之
上故玉川沿寒溪輟櫂上登亭也櫂說文所以進船
也輟止也一本作輟棹逐一作遂東野有夢澤行旅
次湘沅懷靈均過彭澤連州吟諸詩南行楚遊也宋
書志云凡五行相生於金是故百川發源皆自山出
由高趣下歸於注海日爲陽精光耀炎熾一夜入水
所經燠竭百川歸注足於補復故旱不爲減浸不爲
益文子百川並流不注海者不爲谷淮南子百川異

源而皆歸於海毛詩我心寫兮寫有憂者思散寫也
寒精冷光也鶡冠子曰氣相加而爲時約相加而爲
期有事而有約約決而時生時立而物生予曰衰期
則氣不一時已無物不生矣檀弓君子蓋猶猶爾猶
猶疾舒之中也心都子曰大道以多岐亡羊學者以
多方喪身列子楊子之鄰人亡羊旣率其黨又請楊
子之豎追之楊子曰嘻亡一羊何追者之衆鄰人曰
多岐路旣反問獲羊乎曰亡之曰奚亡之曰岐路之
中又有岐焉吾不知所之所以反也楊子戚然變容
不言者移時南國風濤魚龍畜伏言南行之險阻胡

皓詩南國秋風晚魚龍潛嘯雨戇愚也朴陋也不直
失節謂之慙慙愧也面慙曰難心慙曰忍壺子曰鄉
吾示之以天壤名實不入而機發於踵是殆見吾善
者機也陶隱居與武帝書曰嘗言人生數紀之內識
解不能周流天壤區區惟充恣五欲實可愧耻孟浩
然詩我來限於役未暇息微躬楚策汗明見春申君
侯問三月而後得見談卒春申君大悅之汗明欲復
談春申君曰僕已知先生先生大息矣注云異於小
休

王川子詩集卷五

仁和孫之騷請川註

走筆追王內丘

舊唐書內丘漢中丘縣隋改爲內丘縣屬趙州貞觀
初還屬邢州王內丘未詳

自識夫子面便獲夫子心。夫子一啟顏義重千黃金。平原
孟嘗骨已土始有夫子堪知音。忽然夫子不語帶蓆帽騎
驢去余對醪醕不能斟。君且來余之瞻望心悠哉零雨其
濛愁不散閑花寂寂斑苔苔。不如對此景含笑傾金罍。莫
問四肢暢暫取眉頭開。茲琴待夫子夫子來不來。

左傳子產語子太叔曰他日吾見蔑之面而已今吾見其心矣啟顏者開顏啟齒也古詩一笑雙白璧再顧千黃金李長吉詩買絲繡作平原君有酒唯澆趙州土今一統志載孟嘗君墓在元氏縣西一十五里岡上平原君墓無聞焉史記田嬰子四十餘人其賤妾有子名文文以五月五日生嬰告其母曰勿舉也其母竊舉之及長其母見子文於嬰嬰怒文頓首曰君所以不舉五月子何故曰五月子者長與戶齊將不利其父母文曰人生受命於天乎將受命於戶耶嬰默然文曰必受命於天君何憂焉必受命於戶則

高其戶耳誰能至者嬰曰子休矣久之文乘間問其父嬰曰子之子爲何曰爲孫孫之孫爲何曰爲玄孫玄孫之孫爲何曰不能知也文曰君用事相齊至今三王矣齊不加廣而君私家富累萬金門下不見一賢者文聞將門有將相門有相今君後宮蹈綺縠而士不得短褐僕妾餘粱肉而士不厭糟糠君尚厚積餘藏欲以遺所不知何人而忘公家之事日損文竊怪之於是嬰乃禮文使主家待賓客賓客日進名聲聞於諸侯嬰卒文代立是爲孟嘗君孟嘗君在薛招致諸侯賓客及亡人有罪者皆歸焉食客數千人無

貴賤一與文等孟嘗君接客坐語屏風後嘗有侍史
主記君所與客語問親戚居處客去孟嘗君已使使
存問獻遺其親戚孟嘗君客無所擇皆善遇之人人
各自以爲孟嘗君親已平原君趙勝者趙之諸公子
也諸子中勝最賢喜賓客賓客蓋至者數千人平原
君相趙惠文王及孝成王三去相三復位封於東武
城平原君家樓臨民家民家有甃者槃散行汲平原
君美人居樓上臨見大笑之明者甃者至平原君門
請曰臣不幸有罷癘之病而君之後宮臨而笑臣臣
願得笑臣者頭平原君笑應曰諾甃者去平原君笑

曰觀此豎子乃欲以一笑之故殺吾美人不亦甚乎
終不殺居歲餘賓客門下舍人引去者過半平原君
怪之以問門下一人前對曰以君之不殺笑甃者謂
君愛色而賤士耳於是平原君乃斬笑甃者美人頭
自造門進甃者因謝焉其後客稍稍復帽本纚也士
冠禮纚廣終幅長六尺註曰纚今之幘梁也終充也
纚一幅長六尺足以緝髮而結之矣蓋古者有冠無
幘冠下有纚以緝爲之後世施幘於冠因裁纚爲帽
唐制士子皆曳袍重戴出則席帽按席帽一名羃羃
本羃人首服以羊毛爲之謂之羃帽至秦漢中華競

服之後以故蓆爲骨而輓之謂之席帽韓愈詩騎驢
到京國全唐詩話咸通中以進士車服僭差不許乘
馬時場中不下千人皆跨長耳或嘲之曰今年勅下
盡騎驢短轡長鞦滿九衢靈異錄開元中校書正字
俸祿微少孤寒英傑者居之正字騎驢入省而太常
奉禮每月請明衣絹布及胙肉俸祿倍多乃公卿子
弟居之時人語曰正字校書詠詩騎驢奉禮太常輕
裘食肉酒紅者醜綠者醜晉太康元年薦醜淶酒於
太廟荆州記長沙郡鄱縣有鄱湖周迴三里取湖水
爲酒酒極甘美左思吳都賦飛輕軒而酌醪醪李賀

詩醪醪今夕酒曹攄詩對酒不能斟毛詩瞻望弗及
又云我來自東零雨其濛爾雅徐雨曰零雨蔡邕述
行賦集零雨之溱溱李白詩故山定有酒與爾傾金
壘易暢於四肢發於事業管子四肢六道身之體也
姚揆詩客情終日在眉頭南史王玄謨在雍州人間
訛言欲反帝知其虛馳遣主書吳喜公慰撫之曰七
十老公反欲何求聊復爲笑想足以伸卿眉頭耳玄
謨性嚴未曾妄笑時人言玄謨眉頭未曾伸故以此
見戲周書列傳周弘讓復王褒書云絃琴促坐無乏
名晨

思君吟寄

缺二生字

我思君兮河之壖。我爲河中之泉。君爲河中之青天。天清
清泉泠泠。泉含青天。天隔泉。我思君兮。心亦然。心亦然。此
心復在天之側。我心爲風兮。浙浙君身爲雲兮。幕幕此風
引此雲兮。雲不來。此風此雲兮。何悠哉。與我身心雙裴回。
壖岸邊地也。高適詩古堰對河壖。大洞仙經云。注想
始青天。高上玉皇本行集經云。始皇青天碧霞鬱壘
始青天。卽東方九炁青天也。在圓羅之上。出東極之
表。元始經蒼天之上。其色玄空。成青號曰青天。玉寶
咒曰。天清清地寧寧。東方朔七諫。清泠泠而殲滅兮。

六書故。泠泠水聲也。爾雅詩註。水本曰源源。曰泉正
直上出口。濫泉從上溜下。曰下泉。湧出曰瀆泉。側出
曰沈泉。泉所出同。所歸異。曰肥泉。異出同流。曰瀦泉。
彼水中所含之天。非天之實也。易曰。天與水違違。猶
隔也。晉天文志。黃帝書曰。天在地外。水在天外。水浮
天而載地者也。天陽物也。出入行於水中。需卦乾下
坎上。此亦天入水中之象也。梁元帝賦。水含天而難
別。謝惠連詩。浙浙振條風。浙浙風聲。韓愈詩。吾願身
爲雲。東野變爲龍。裴回一作徘徊。不得其所也。漢高
后紀。徘徊往來。博雅。徘徊便旋也。通雅云。行佇傍徨。

之貌

將歸山招水僧

顧况寄江南鶴林寺石水上人詩云風中何處鶴石
上幾年松為報煙霞道人間共不容又無錫慧山寺
若水上人見丘丹詩序此水僧未詳

買得一片田濟源花洞前千里石壁坼一條流泌泉青松

盤樛枝森森上插青冥天枝上有缺猿宿一本有字下不

宿處近鶴巢清唳孤吟聲相交月輪下射空洞響絲篁成

韻風蕭蕭我心塵外心愛此塵外物欲結塵外交苦無塵

外骨泌一本缺泉有水公心靜見真佛可結塵外交占此

之月

孟郊濟源春詩云濟濱花異顏張藉詩花洞古時人

李端詩花開深洞仙門小通典濟源周大夫蘇忿生

原邑故城在今縣西北漢軹縣地故城在今縣東南

汜水自王屋山頂崖下澄停不流至縣西二里平潛

源重發明濟水東流經溫縣入河尚書云濟水入於

河溢為滎東出於陶丘北按後漢郡國志曰因王莽

末旱此渠枯涸濟但入河而已不復截流而南洞淵

集濟濱源出王屋山名沅水係清源公所理一統志

云盧仝莊在濟源縣西北二十里石村之玉川仝詩

云買得一片田濟源花洞前是也泌水狹流也毛詩
泌之洋洋可以樂飢泌陽漢舞陰縣故城在今縣北
有泌水在縣南王融書高情與青松共爽沈傳師詩
樛枝競驚龍蛇勢楚辭據青冥而攄虹兮遂儵忽而
捫天淮南子猿狖得茂木不舍而穴峻木尋枝猿狖
之所樂也王逸九思將升兮高山上有兮猴猿玄鶴
兮高飛曾逝兮青冥周處風土記白鶴性警至八月
露降於草木滴滴有聲則鳴鮑明遠賦唳清響於丹
墀吳均詩清唳有奇音靈寶度人經云空極生風風
澤洞虛空洞泛響太霄琅書虛輪振空洞真人曰天

無謂之空山無謂之洞山腹中空虛也九歎曰秋風
瀏瀏以蕭蕭孟浩然詩嘗讀遠公傳永懷塵外蹤宋
書王徽淡言塵外之適武林梵志孟簡與僧標爲塵
外交有杭之標摩雲霄之句華嚴經衆生非法器不
能見諸佛釋氏之教以一心卽佛蓋人心本靜但能
了自心妄心自息此名心境俱寂事無不照如大海
無風日月森羅煥然明白目前了了分明而見所謂
目前無物是真見佛

酬願公雪中見寄

梁書庾詵晚年尤遵佛教宅內立道場環繞禮懺六

時不輟誦法華經日一遍夜中忽見一道人自稱願
公容止甚異呼詵爲上行先生授香而去後數年忽
夢覺曰願公復來不可久住言終而逝舉室咸聞空
中唱上行先生生彌陀淨城矣此願公乃自襲前人
名按皇甫冉有賦臺頭寺願上人院小松詩願上人
者或願公也又杜荀鶴宿東林寺題願公院詩云古
寺沈沈僧未眠搢願將客說閑緣一溪月色非塵世
滿洞松聲似雨天簷底水涵抄律燭窻間風引煮茶
煙無由住得吟相伴心繫青雲十五年高僧傳南嶽
讓禪師曰經入藏禪歸海唯有普願獨超物外普願

鄭州新鄭人姓王氏貞元十一年憇錫於池陽自建
禪齋不下南泉三十餘載三者未知孰是

積雪三十日車馬路不通貧病交親絕想憶唯願公春鳩
報春歸苦寒生暗風簷乳隋懸玉日脚浮輕紅梅柳意却
活園圃冰始融更候四體好方可到寺中

五經通義春洩氣爲雨寒凝爲雪楚辭斲冰兮積雪
三十日積雪周一月也春鳩鳴鳩月令季春之月鳴
鳩拂其羽又報春鳥如鳩鶴而小蒼黃色每正二月
作聲曰春起至三月作聲曰春去也唐書王方慶曰
孟春行冬令則雪霜大摯首種不入是時春將去而

積雪凝寒譏失時也暗風曲房隱聞之風相如賦步
檐周流檐卽今簷字簷乳隋玉謂雪簷垂濡森森如
玉之墮落也元稹詩籬篩日脚紅詩人多有日脚月
脚雲脚雨脚露脚霞脚之語王筠詩云丹霞映白日
細雨帶輕紅融釋也水迎春則泮而爲水寺官舍也
風俗通曰寺司也又嗣也理事之吏嗣續其中則非
獨爲佛也按摩騰竺法蘭自西域以佛經至舍于鴻
臚今洛中白馬寺摩騰真身尚在或云寺卽漢鴻臚
舊地摩騰初來以白馬負經旣死尸不壞因留寺中
後遂以爲浮屠之居今僧居槩稱寺本此又僧伽藍

此云衆園園圃者生植之所佛弟子取生植道本聖
果之義裕師寺誥云寺是攝十方一切衆僧修道境
界

苦雪寄退之

退之辛卯年雪詩云元和六年春寒氣不肯歸河南
二月末雪花一尺圍崩騰相排拶龍鳳交橫飛波濤
何飄揚天風吹旛旂白帝盛羽衛鬢髻振裳衣白霓
先啟塗從以萬玉妃翁翁陵厚載譁譁弄陰機生平
未曾見何暇議是非或云豐年祥飽食可庶幾善禱
吾所慕誰言寸誠微白樂天詩云元和歲在卯六年

春二月月晦寒食天天陰夜飛雪按憲宗本紀元和
十年二月丙午雪六年二月雪本紀不載

天王二月行時令白銀作雪漫天涯山人門前偏受賜平
地一尺白玉沙雲頽月壞桂英下鶴毛風剪亂參差山人
屋中凍欲死千樹萬樹飛春花菜頭出土膠入地山莊取
粟埋却車冷絮刀生削峭骨冷齏斧破慰老牙病妻煙眼
淚滴滴飢嬰哭乳聲嗷嗷市頭博米不用物酒店買酒不
肯賒聞道西風弄劍戟長街殺人如亂麻天眼高開欺草
芽我死未肯與嘆嗟但恨口中無酒氣劉伶見我相揄挪
清風攪腸筋力絕白灰壓屋梁柱斜聖明有道薄全唐詩
本缺一

字命漢可得再見朝日耶柴門沒脛晝不掃黃昏遶樹棲
寒鴉唯有河南韓縣令時時醉飽過貧家

月令仲春行秋令則其國大水寒氣總至行冬令則
陽氣不勝麥乃不熟高適詩二月猶北風天陰雪冥
冥晉五行志雪非其時此聽不聰之應梁簡文詩晚
霰飛銀礫度人經云密雪飛沙劉璠雪賦淺則不過
二寸大則平地一尺左傳平地尺爲大雪三道順行
經云月中白光夫人口銜月光頭作頽雲之髻桂英
白者如銀與雪同色庾信詩鶴毛飄亂雪趙臺卿孟
子章句云白羽白性輕白雪白性消白玉白性貞雖

俱白其性不全也穆天子傳北風雨雪有凍人高士
傳焦先露寢遭冬雪大至先祖臥不移人以爲死熟
視之如故玉樞妙經註云冒凍乘風凝雨作花陸暢
詩仙人寧底巧剪水作飛花韓愈詩白雪却嫌春色
晚故穿庭樹作飛花寒菜得春氣勃發遇大雪根膠
入土而不長管子日至六十日而陽凍釋七十日而
陰凍釋菜膠入地凍未釋也沈約詩凍生肌裏冷風
起骨中寒冷絮固不足禦寒風至如刀割膚耳楚辭
九章懲熱羹而吹藿兮何不變此之志也注有人歡
羹而太熱其心懲艾後見冷藿猶恐其熱而吹之也

退之寄全詩云辛勤奉養十餘人上有慈親下妻子
先生結髮憎俗徒閉門不出動一紀至今鄰僧乞米
送今全曰病妻煙眼淚滴滴飢嬰哭乳聲嗷嗷市頭
博米不用物酒店買酒不肯賒卽此也煙眼淚目也
眼病風煙多淚也滴滴哀落之貌列子若何滴滴去
此國杜牧曰乳兒見乳必拏求不得卽啼嗷嗷索乳
聲博物志嬰兒號而母乳出釋名人始生日嬰兒胸
前曰嬰抱之嬰前乳養之也賒貫買也買物不目金
泉借取後償也漢書天文志死人如亂麻姚興傳起
兵如流沙死者如亂麻大論曰天眼所見自地及下

地衆生諸物無不能照此云雪時天忽晴謂天開雪
眼必再雪晉書劉伶字伯倫嘗乘鹿車攜一壺酒使
人荷鍤而隨之謂曰死便埋我又嘗渴甚求酒於其
妻妻捐酒毀器涕泣諫曰君酒太過非攝生之道必
宜斷之伶曰善吾不能自禁惟當祝鬼神自誓耳便
可具酒肉妻從之伶跪祝曰天生劉伶以酒爲名一
飲一斛五斗解醒婦兒之言慎不可聽仍飲酒御肉
隗然復醉駱賓王詩擲揄慙路鬼注云劉伯倫送客
於道有鬼以手擲揄擲揄兩手一伸一縮之狀通雅
云邪揄舉手笑也後漢書李業傳譬猶穀弩射市薄

命者先死鶡冠子曰命之所至賢不必得不肖不必
失故有一時之命有終身之命朝日指君也漢賤簡
之稱北史帝謂楊愔曰何慮無人苦用此漢柴門猶
言以柴護門也淮南子柴箕子之門汝南先賢傳時
大雪積地丈餘洛陽令自出案行見人家皆除雪出
有乞食者至袁安門無有行路謂安已死令人除雪
入戶見安僵臥問何以不出安曰大雪人皆餓不宜
干人令以爲賢舉爲孝廉劉向九懷云日黃昏而長
悲哀枯楊之宛鷓小爾雅小而白反哺者謂之鴉寒
鴉慈鳥也溫飛卿詩寒鴉飛遶葉紅時王維詩看竹

到貧家韓公時爲河南令寄詩云僕忝縣尹能不耻
俸錢供給公私餘時致薄少助祭祀又李花詩云夜
領張徹投盧仝乘雲共至玉皇家

寄贈含曦上人

含曦元和太和間僧住洛京長壽寺摩訶般若經佛
言若菩薩一心行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不散亂
是名上人

楞伽大師兄誇曦識道理破鎖推玄關高辯果難揣論語
老莊易搜索通神鬼起信中百門敲骨得佛髓此外雜經
律泛讀一萬紙高殿排名僧執卷坐纍纍化物自一心三

教齊發起隨鐘嚼宮商滿口文字美商賈女郎輩不曾道

生死縱遭彊禮拜雅語不露齒劈破天地來節義可屈指

季展卽此僧孤立無依倚近來愛作詩新奇頗煩委一作猥

忽忽造古格削盡俗綺靡假如慵裹頭但勤讀書史切磋

併工夫休遠不可比憐僧無遠缺信佛殊未已貌古饒風

情清論興疊疊訪余十數度相去三五里見時心亦喜不

見心亦喜見時談謔樂四座盡角嘴不見養天和無人聒

人耳昨朝披雪來面色赤鞞鞞封竈養黃金許割方寸七

泥丸佛缺教怛化莊亦耻未達不敢嘗孔子疑季子藥成

必分余余必投泥裏不如向陽臺撥醅泛浮蟻麴米本無

德酒成是法水行道不見心毀譽徒云爾雪晴天氣和日
光弄梅李春鳥嬌關關春風醉旒旒道上正無塵人家有
花卉高僧有拄杖願得數觀止

酉陽雜俎云崇仁坊資聖寺院門裏盧楞伽畫盧常
學吳道玄勢吳亦授以手訣乃畫總持三門寺方半
吳大賞之謂人曰楞伽不得心訣用思太苦其能久
乎畫畢而卒段柯古連句云吳生畫勇矛戟攢楞伽
之力所疼癢名畫記盧楞伽京兆人大聖慈寺廊下
畫行道高僧數壁顏真卿題時稱二絕般若經註云
玄關難啟王簡栖頭陀寺碑曰玄關幽捷感而遂通

玄關喻法藏也靈寶上妙經云上關玄關四關八門
山谷詩紫雲黃霧鎖玄關三洞珠囊云玄言之士飛
辯河注碩學沙門抗論鋒出高辯云者如經說有不
可數辯不可量辯無盡辯無斷辯無邊辯不共辯無
窮辯真實辯方便開示一切句辯一切法辯知一切
法本無名字無有名無無名無一名無種種名一一
法有不可說微塵數文事句義果難揣也孫綽道賢
論曰支遁向秀雅尚莊老二子異時風始玄同矣裴
使君曰吾數與何平叔共說莊老易義常覺其辭妙
於理柳宗元送僧浩初序云浮圖誠不可斥者往往

與易論語合竟陵王云去諸塵勞入歸信門梁馬鳴起信論曰從生滅門卽入真如門謂心爲念心實不動若能觀察知心無念卽得隨順入真如門故信心有四種一者信根本二者信佛三者信法四者信僧修行有五門一者施門二者戒門三者忍門四者進門五者止觀門華嚴經曰有加持門神變門幻網門勝智法門無邊行門無邊三昧門普觀悟法界門有無量百千阿僧祇解脫門無量百千阿僧祇三昧門陀羅尼門神通門皆悉成就五燈會元神光曰昔人求道敲骨取髓傳燈錄達摩傳謂門人道有得吾骨

慧可得吾髓僧寶傳敲骨打髓須有來由夫三藏之義者則內爲戒定慧外爲經律論以陀羅尼惣攝之也總龜云佛氏經律論合五千四十八卷真之大藏所以傳佛心印作將來眼弘明集沙門之法正應謹守經律以信順爲本若違經反律師心自是則大法之深患穢道之首也高僧傳鳩摩羅什天竺人也善經律論化行西域北史魏帝集名僧於顯陽殿講說佛理梁書武帝本紀帝篤信正法尤長釋典製涅槃大品淨名三慧諸經義記數百卷聽覽餘閑卽於重雲殿及同泰寺講說名僧碩學四部聽衆常萬餘人

南嶽讓禪師曰達磨從南天竺國來至中華傳上乘
一心之法令汝等開悟天地本真經曰三教各稱其
尊者道本真一也儒務本不致於淫合天地之德道
守本溫養爲功合天地之化釋返本明了真歸超天
地之表釋道安曰九流之教教止其身名爲外教三
乘之教教靜其心名爲內教度人經內義云三教皆
由心地發明儒曰存心仙曰修心佛曰明心或曰虛
心靜心或曰息心降心無非令人了此一心以復其
善佛書雜記道家云貞一儒者云致一釋氏云三昧
其義通也言一卽有二遂至於三言三則昧在其間

反復存之而已華嚴經云菩薩摩訶薩有十種大發
起如供養恭敬一切佛長養一切菩薩善根教化一
切衆生以大願力作大佛事等何氏語林周彥倫宮
商朱紫發口成句汎涉百家長於佛理維摩經曰善
哉善哉乃至無有文字語言是真入不二法門定山
曰生死中無佛卽無生死夾山曰生死中有佛卽不
迷生死宋書張淹爲東陽太守逼郡吏燒臂照佛民
有舉使禮佛動至數千拜翻譯名義集那謨悉羯羅
此云禮拜集古錄云唐禹廟碑大曆三年改季展書
崔巨文傳於今者絕少皆不及此碑季展他所書亦

不偉於此又李元賓墓誌石刻首題云韓愈撰段季展書澠水燕談云唐劉忠州晏重修禹廟碑崔巨文段季展書劉當世顯人所記撰及書碑者宜皆知名士矧巨之文季展之書有過人者而其名不著於世何也景祐中周膳部越爲三門發運判官始以墨本傳京師越書爲當時所重以是季展書亦爲人所愛其後屯田左員外理慮其頑闕構字以覆其碑而摸刻於他石以廣其傳焉全云季展卽此僧豈卽碧澗寺展上人耶元稹詩序云僧如展及韋載同遊碧澗寺各賦予落句云他生莫忘靈山座滿壁人名後復

稀展共吟他生之句因話釋氏緣會所以莫不悽然久之不十日而展公長逝驚悼反覆則他生豈有兆耶其間展公仍賦黃字五十韻飛札相示予方屬和未畢自此不復撰成徒以四韻爲識又云公安縣遠安寺水亭見展公題壁漂然淚流唐書車服志中書令馬周上議請褻頭者左右各三禡以象三才重繫前脚以象二儀詔從之因話錄兵部員外郎李約性喜接引人物不好俗譚晨起草褻頭對客感融便過一日白居易詩鶴髮頭慵褻退之送靈師云少小涉書史早能綴文篇宋書沙門惠休善屬詩文世祖命

使還俗姓湯位至揚州從事高僧傳慧遠本姓賈氏
雁門樓煩人弱而好書珪璋秀發及長博綜六經尤
善周易莊老書因秦亂來遊於晉居廬阜三十餘年
化兼道俗又云遠公居匡山講論不輟嘗曰桑榆之
光理無返照僧皎然詩西僧貌古還名月庾信賀婁
慈碑云禪河清論秋水高談釋慧隆疑心佛法貫通
衆典善於清論李白贈崖公云微言注百川疊疊信
可聽晉謝安見王濛旣去濛子修問曰向客何如大
人濛曰此客疊疊爲來逼人語深爲談詭戲諱也魏
志管輅曰今欲與輅爲對者若府君四座之士耶陳

書徐陵傳每講筵商較四座莫能與抗角嘴鴟頭上
角觜也人喙亦謂之嘴不見養天和者莊子正汝形
一汝視天和將至玉經云洞虛清淨和口神一名清
淨和口爲太和之官也周禮嫫氏掌去蠹黽注云爲
聒人耳稽康曰或賓客盈坐鳴聲聒耳物理論曰虛
無之談尚其華藻此猶春蛙秋蟬聒耳而已庾信詩
披雪上河梁溫庭筠詩披雪見柔荑披者脫體之義
燕丹子曰血勇之人怒而面赤素問曰人面獨能寒
何也靈樞經曰諸陽之會皆在面十二經脉三百六
十五絡其血氣皆上於面而走空竅其精陽氣上走

於目而爲睛其別氣走於耳而爲聽其宗氣上出於鼻而爲臭其濁氣出於胃走唇舌而爲味其氣之津液上燻於面而皮又厚其肉堅故天氣甚寒不能勝之其色皜皜謂津液之充盈晬然有光采矣梁武帝詩竈裏化黃金孝武本紀李少君以祠竈辟穀道却老方見上上尊之少君言於上曰祠竈則致物致物而丹砂可化爲黃金黃金成以爲飲食器則益壽益壽而海中蓬萊仙者可見見之以封禪則不死黃帝是也於是天子始親祠竈而遣方士入海上求蓬萊安期生之屬而事化丹砂諸藥齊爲黃金矣本草刀

圭十分方寸七之一如梧子大入山採藥品云二刀圭爲一撮二撮爲一方寸七華陽隱居百一方序云方寸七卽用方一寸抄之可也太洞玉經云泥丸上一天帝君名赤子玄凝天字三元光一名伯无上一名伯史原常鎮泥丸之中九孔之戶卽上丹田內有九宮四雌五雄各方一寸其形內圓虛中紅而瑩乃神之所居其後戶有兩脉貫於脊骨之端大有上經曰泥丸天帝三一考乃一身之靈宗百神之命液之山源魂精之玉室是以胃池體方以受物腦宮圓虛而適真萬毛植立千孔生煙備天地混洞太

玄故名之泥丸泥丸者體形之上也
呈玉虛君
曰玄歸者於九天之音曰泥丸也佛八
一目泥
丸西昇經吾師化遊天竺善入泥洹三洞珠
者西胡得道位在三十天延真宮主此卽蜀賓王是
也莊子無怛化怛驚懼也郭注云夫死生猶寤寐耳
於理當寐不願人驚之將化而叱無爲怛之也梁簡
文弔道澄書昨夜涅槃甚深悲怛羅什譯維摩詰經
佛法中以涅槃甘露令生死永斷是真不死藥也論
語季康子饋藥曰丘未達不敢嘗陽臺卽陽雲臺寰
宇記陽雲臺高一百二十丈南枕長江宋玉云遊陽

雲之臺望高唐之觀是也青藤路史曰宋玉賦高唐
乃在湖廣漢陽府而誤傳夔州之巫峽漢川上亦有
陽臺山五老赤書玉篇真文經云太玄上官陽臺真
人常以立冬之日會論仙官玉女於靈寶陽臺之上
梁元帝詩試酌新豐酒遙勸陽臺人南都賦浮蟻若
萍釋名酒有汎齊浮蟻在上汎汎然如萍之多者曹
植七啟浮蟻鼎沸言酒初開浮蟻如鼎之沸也郝天
挺云南中以竹筍筍酒常帶米殼謂之浮蟻文選
注浮蟻酒上花若蟻浮也道書云凡人好酒
須知酒
麴米所作酒母是也李建勳詩寄語達生
須知酒

勝藥釋典迦諾尊者以三昧法水洗我又
變爲酥其酥變成醍醐華嚴經云何爲菩薩正
所謂聞讚佛毀佛於佛法中心定不動金剛經云
人言如來有所說法卽是謗佛是知有言毀譽皆謗
也周禮羅氏中春羅春鳥蓋蟄而始出者張衡東京
賦雉鳩麗黃關關嚶嚶李白詩絲竹醉春風旒旒柔
弱貌圓覺經幻心滅故幻塵亦滅徐陵詩石路本無
塵楞嚴經聲銷無塵華嚴經獲清淨法見路無塵崔
櫓詩不堪花卉在前頭木謂之花草之總名曰卉南
史徐勉傳聚石移果雜以花卉以娛休沐用託性靈
周書蕭大園傳果園在後開窻以臨花卉蔬圃居前
坐簷而看灌叻六祖云曹溪一派馬祖指爲西江水
正是達磨祖師西來意祖祖相傳皆此道也但後人
無心但以口談佛祖無可奈何拄杖棒喝百般譬喻
使上根者行其道中器者悟其性下根者記其言隨
人所適法句經佛以神足化作沙門拄杖持鉢毛詩
亦旣覲止錢起詩初月開草堂遠公方覲止

聽蕭君姬人彈琴

彈琴人似勝上琴聽琴人似匣中弦二物各一處音韻何
由傳無風氣質兩相感萬般悲意方纏綿初時天山之外

飛白雪漸漸萬丈澗底生流泉風梅花落輕揚揚十指乾
淨聲涓涓昭君可惜嫁單于沙場不遠只眼前蔡琰薄命
沒胡虜烏梟啾唧啼胡天關山險隔一萬里顏色錯漠生
風煙形魄散逐五音盡雙蛾結草空嬋娟中腹苦恨杳不
極新心愁絕難復傳金尊湛湛夜沈沈餘音疊發清聯綿
主人醉盈有得色座客向隅增內然孔子怪責顏回瑟野
夫何事蕭君筵拂衣屢命請中廢月照書窗歸獨眠

陶潛閒情賦作膝上之鳴琴張籍詩請君膝上琴彈
我白頭吟通典伊州今理伊吾縣在燉煌北大磧之
外伊吾有天山匈奴過之皆下馬拜一名雪山一名

祁連山今名祁羅漫山河西舊事天山高寒冬夏長
雪一曰白山顏氏說畧曰天山雪山祁連山白山四
名其實一也舊唐書志天寶漢番禾縣屬張掖郡縣
南山曰天山又名雪山山西伊州白山胡人呼析羅漫
山琴譜有幽澗泉曲李白詩幽澗憐兮流泉深唐志
陽春白雪長清短清側清雙鳳離鸞綠水悲風別鶴
石上流泉謂之十弄漢橫吹曲有梅花落本笛中曲
唐大角曲亦有大梅花小梅花等曲蔡邕琴賦屈伸
低昂十指如雨涓涓聲之流也琴操云昭君本齊國
王穰女端正閒麗穰以其有異人求之不與年十七

進之帝以地遠不幸欲賜單于美人嬙對使者越席
請往後不願妻其子吞藥而卒昭君在胡作詩以怨
思曰秋木萋萋其葉萎黃有鳥處山集於苞桑養育
毛羽形容生光旣得升雲上遊曲房離宮絕曠身體
催藏志念抑沈不得頡頏雖得委食心有徬徨我獨
伊何來往變常翩翩之燕遠集西羗高山峩峩河水
泱泱父兮母兮道路悠長嗚呼哀哉憂心惻傷漢書
竟寧元年呼韓邪來朝言願壻漢氏以後宮良家子
王嬙妻之生一子株累立復妻之生二女南都賦群
士放逐馳乎沙場史記漢北平地無草木多大沙蔡

琰字文姬邕之女也博學有才辯適河東衛仲道夫
亡無子歸寧于家興平中天下喪亂姬爲胡騎所獲
沒於南匈奴左賢王在胡中十二年生二子曹操痛
邕無嗣乃遣使者周近持玄玉璧贖之重嫁屯田都
尉董祀晉書景帝景獻羊皇后父道上黨太守母陳
畱蔡氏漢左郎將邕之女也又羊祜傳祜蔡邕外孫
景獻皇后同產弟徐文長曰邕更有一女非女琰耶
或伯仲之女耶道應訓曰何以異於梟之愛其子梟
子長食其母不孝鳥也故日至捕梟磔之通雅云如
母雞有斑頭如鷓鴣目如貓好食桑椹人呼爲幸胡

者是梟也烏燕鳥也白脰大啄謂之鬼鵲鳴則有凶
咎啾啾衆聲也徐堅詩對三春之花月覽千里之風
煙李端詩風煙結遠恨形魄隨音聲而俱逝愁思逐
之也樂緯動聲儀曰宮聲弘以舒其和清以柔動脾
也商聲散以明其和溫以斷動肺也角聲防以約其
和清以靜動肝也徵聲貶以疾其和平以切動心也
羽聲散以虛其和斷以散動腎也黃老曰魄者是我
形人者是我魄也故曰形魄洞真智慧大誠曰五音
使五神飛歎薛濤春望詩不結同心人空結同心草
梁簡文詩結草早知春此云結草者謂雙蛾愁鎖如

草之自相糾結也晉五行志安帝隆安中百姓作懊
懣歌云草生可攬結女兒可攬擷尋而桓玄篡位伏
誅玄之宮女及逆黨之家子女妓妾悉爲軍賞東及
歐越北流淮泗皆人有所獲故言時則草可結事則
女可擷也梁吳均詩春草可攬結妾心正斷絕西京
賦增嬋娟以此豸姿態妖蠱也沈約詩玉鬢信湛湛
謝康樂詩清醕滿金尊湛湛水貌沈沈暝色淡廣也
賈誼疏借父耰鉏慮有德色潘岳笙賦衆滿堂而飲
酒獨向隅以淹淚說苑曰古人於天下譬一堂之上
今有滿堂飲酒有一人獨索然向隅泣則一堂之人

皆不樂內然猶言內焚也顏回瑟未詳當作琴列子
仲尼閒居子貢入侍而有憂色子貢不敢問出告顏
回顏回援琴而歌孔子聞之果召回入問曰若奚獨
樂回曰夫子奚獨憂孔子曰先言爾志曰吾昔聞之
夫子曰樂天知命故不憂回所以樂也孔子愀然有
問曰有是言哉汝之意失矣此吾昔日之言爾請以
今言爲正也汝徒知樂天知命之無憂未知樂天知
命有憂之大也今告若其實修一身任窮達知去來
之非我亡變亂於心慮爾之所謂樂天知命之無憂
也曩吾修詩書正禮樂將以治天下遺來世非但修

一身治魯國而已而魯之君臣日失其序仁義益衰
情性益薄此道不行一國與當年其如天下與來世
矣吾知詩書禮樂無救於治亂而未知所以革之之
方此樂天知命者之所憂雖然吾得之矣夫樂而知
者非古人之謂所樂知也無樂無知是真樂真知故
無所不樂無所不知無所不憂無所不爲詩書禮樂
何棄之有革之何爲顏回北面拜手曰回亦得之矣
出告子貢子貢茫然自失歸家淫思七日不寢不食
以至骨立顏回重往喻之乃反丘閉絃歌誦書終身
不輟漢書楊敞傳是日也拂衣而喜江淹書拂衣於

梁齊之館抗手于楚趙之門潘岳詩皦皦窗中月照
我室南端范雲詩深閨人獨眠此篇總寫蕭君姬人
琴聲悲怨不欲聞其曲終卽退之聽琴詩云推手遽
止之無以冰炭置我腸

蜻蜓歌

全自註云黃河中蜻蜓其力小犯險無溺爾雅虹蜺
負勞卽蜻蛉也古今注曰一名青亭好集水上海錄
作青弁按蜻蜓之類三大而青者曰老青紅而黃者
曰黃兒赤者曰紅兒好擊水而飛爾雅河出崑崙虛
色白所渠并千七百一川色黃謂衆流所會沙壤溷

滄遂爲黃河

黃河中流日影斜水天一色無津涯處處驚波噴流飛雪
花篙工楫師力且武進寸退尺莫能度吾甚懼念汝小蟲
子造化借羽翼隨風戲中流翩然有餘力吾不如汝無他
無羽翼吾若有羽翼則上叩天關爲聖君請賢臣布惠化
于人間然後東飛浴東溟吸日精撼若木之英紛而零使
地上學仙之子得而食之皆長生不學汝無端小蟲子葉
葉水上無一事忽遭風雨水中死

黃流雖渾濁日影下射波光銀鑠灑無津涯噴流若
花雪之飄落也方言刺船謂之篙左思吳都賦篙工

檝師選自閩禺習御長風狎翫靈胥柳宗元懲咎賦
畔尺進而尋退兮盪汨汨乎淪漣進寸退尺波勢之
險也蜻蜓小蟲細腰四翅一名白宿彼不量力恃羽
翼隨風戲中流而不畏我則異是哀時命曰勢不能
凌波以徑度兮又無羽翼而高翔仲長昌言云得道
者生六翮于臂長毛羽于腹飛無階之蒼天度無窮
之世俗上清大洞真經云上一赤子號上真飛雲羽
衣耀紫煙上招明景對帝賓寶光奕奕映我身身生
羽翼升九天天關者九天之上有關玉臺一名天關
其西五千里則金關宮東九千里則青華宮上去玉

清宮七千里是衆真之所經神仙之所歷學者之所
由也東溟東海廣大窅冥故以爲名淮南子河水出
崑崙東北陬貫激海入禹所導積石山仙掌辯云黃
河自積石出于西流旣越龍門圻波左旋將走東溟
山海經曰大荒之中有衡石山九陰山灰野之山上
有赤樹青葉赤華名曰若木日所入處在崑崙附西
極也淮南子若木在建木西未有十日其華照下地
高誘註曰末端也若木端有十日狀如蓮花光照其
下文始內傳云老子與關令東遊登日窟常陽之山
撥扶桑之丹樞散若林之朱華郭璞贊曰若木之生

崑山是濱朱華電照碧葉玉津食之靈智爲力爲仁
楊雄甘泉賦翕清雲之流瑕兮飲若木之露英東華
真人曰男服日象女服月象日一不廢使人聰明朗
徹五臟生華魂魄制鍊六府安和長生不死之道又
大方諸宮青君常治處也其上人皆天真高仙太極
公卿諸司命所在也有服日月茫法雖已得道爲真
猶故服之日精陽明品云元始示我日精陽明之法
淘澤重陽嘻吸華彩至陽液髓骨肉成金而三元九
炁覆育品物自非日精不能舖飮至學之士外鍊金
石調制水火日月有數造化克靈內養一形日爲心

象日中之炁洞照百關三萬神童奔陽滄景日爲火
龍產成玉液胃爲土釜元火烹鎔千日布功立成真
道扶桑品云扶桑之山其山面方萬里在碧海之東
去中國九十萬里上通神霄玉府億萬里東極青華
之別宮山生巨桑內黃而外紅其華食之長生其液
狀如玉飴服之壽千劫扶桑之上有靈雞鸞鳳九色
之鳥日且升于若木金鳥飛于桑上卽日出暘谷全
言我若得聖君而事之使惠化及于民方始退而學
仙則非果于忘世決不學汝無端冒險不量己力之
小終墮水中以况小人乘君子之車卒折輓摧轅徒

取覆敗耳葉葉言蜓翅飄揚也劉又有塞上逢盧仝
詩云直到桑乾北逢君夜不眠上樓腰脚健懷土眼
睛穿斗柄寒隨地黃河東接天羈魂泣相向何事有
詩篇

出山作

出山忘掩山門路釣竿插在枯桑樹當時只有鳥窺窬更
亦無人得知處家僮若失釣魚竿定是猿猴把將去

方干詩此日早知無爵位當時便合把魚竿謝承後
漢書申屠蟠居蓬萊之室依桑樹爲棟前後徵辟文
書悉挂于樹初不顧盼也宋書義康傳強楚窺窬于

上流出門失釣竿忘其昔日之操守矣猿猴輕捷善
緣木猿性靜夜嘯常風月蕭然猴性動每至林木皆
振響言此以刺徵士之終始參差蒼黃翻覆先貞而
後黷也蕭大園傳家僮數四足代耕耘

寄崔柳州

通典柳州古百粵地秦屬桂林郡二漢屬鬱林郡晉
以後屬桂林郡隋屬始安郡大唐平蕭銑置昆州貞
觀八年又以地當柳星更名柳州舊唐書以州界柳
嶺爲名至京師水陸相承五千四百七十里至東京
水陸相乘五千六百里按柳子厚集貞元中有代柳

州謝上表一篇未詳何人宰相世系表崔俠爲柳州
刺史顧况別崔長官詩云欲別崔俠心崔俠心如鐵
使者立取書疊紙生百憂使君若不信他時看白頭三百
六十州尅情惟柳州柳州蠻天末鄙夫嵩之幽花落隴水
頭各自東西流凜凜長相逐爲謝池上鷗

後漢宦者傳自古書契多編以竹簡其用縑帛者謂
之紙縑貴而簡重並不便于人蔡倫乃造意用樹膚
麻頭及敝布魚網以爲紙元興元年奏上之帝善其
能自是莫不從用焉故天下咸稱蔡侯紙古詩云尺
素如霜雪疊成雙鯉魚按漢世書札相遺或以絹素

疊成雙鯉魚之形所謂疊紙也事文類聚盧光啟受
知於租庸張濬每致書凡事別爲一紙朝士效之始
爲疊幅南極夫人詩云悼此四維內百憂常在心柳
州文宣王廟碑曰惟柳州古爲南夷攻劫鬪暴雖唐
虞之仁不能柔秦漢之勇不能威指掌圖唐初改郡
爲州太守爲刺史太宗元年分天下爲十道至十三
年定簿凡州府三百五十有八縣千五百十一明年
平高邑又增州二縣六其羈縻州郡不在其中是謂
三百六十州後漢書漢陽郡隴州刺史治有大坂名
隴坻注曰三秦記其坂九廻不知高幾許欲上者七

日乃越高處可容百餘家清水四注下郭仲產秦州
記曰隴山東西八十里登山嶺東望秦川四五百里
極目泯然山東人行役升此而顧瞻者莫不悲思故
歌曰隴頭流水分離四下念我行役飄然曠野登高
遠望涕零雙隴度汧隴無蠶桑八月乃麥五月乃凍
解通典秦州古西戎之地秦國始封之邑春秋時屬
秦秦平天下是爲隴西郡漢武分隴西置天水郡王
莽末隗囂據其地後漢建武中平之更名天水爲漢
陽郡郡有大坂名曰隴坻亦曰隴山俗歌曰隴頭流
水鳴聲幽咽遙見秦川肝腸斷絕儲光羲詩相送隴
山頭東西隴水流列子海上之人有好漚鳥者每日
之海上從漚鳥遊漚鳥之至者百住而不止其父曰
吾聞漚鳥皆從汝游汝取來吾玩之明日之海上漚
鳥舞而不下也莊周曰海人有機心鷗鳥舞而不下

贈稚禪師

禪師者據其樞要直了心源出沒卷舒縱橫應物頓
見如來拔生死深根獲見前三昧按玉泉寺僧惠雅
朱慶餘賈島俱有詩贈之此稚禪師未詳稚疑作雅
春風滿禪院師獨坐南軒萬化見中盡始覺靜性尊我來
契平生目擊道自存與師不動遊遊此無迹門

春風滿禪院外境也師獨坐南軒坐禪也坐可了道乎曰打坐息心以圖成佛道佛戒貪癡爲甚方其坐時謂無此心及遇外境不能暫忘偶著於愛則春風風人四種心紛然莫禦矣杜甫詩夜深坐南軒三洞法曰上昇南軒熒惑洞地也又曰騰九清宴南軒萬化者天地之間陰陽化生萬物隨氣成質隨質變色有情而變無情貞女化爲石山蚯化百合之類無情而變有情者丹楓化羽人腐草化爲螢之類萬物皆化輪迴無期是以色卽是空卽空是色金剛經曰無我相人相衆生相彼見中之相都是虛妄凡人性靜

之時乃太空也大通經云靜爲之性心在其中矣動爲之心性在其中矣心生性滅心滅性現如空无相湛然圓滿居塵出塵不落萬緣之化故云萬化見中盡始覺靜性尊也莊子子路曰吾子欲見溫伯雪子久矣見之而不言何耶仲尼曰若夫人者目擊而道存矣亦不可以容聲矣華嚴經曰寂然不動此樂智天之解脫莊列十論云神行無跡是謂天遊靈寶經曰念往卽至神行無迹李端寄廬山真人詩高僧無迹本難尋更得禪行去轉深上陽子云馬祖未修大藥而枯坐求佛是有磨磚之譏達磨已向長廬而入

室下功是向少林冷坐修之與行各有時耳

送好約法師歸江南

法師者據獅子座瀉懸河辯啟鑿玄關開般若妙門
若非龍象蹴踏安敢當斯劉禹錫贈別約師詩引荆
州人文約市井生而雲鶴性故去葷爲浮圖悟而證
入南抵六祖初生之墟得遺教甚悉今年訪余於連
州且曰貧道昔浮湘川會柳儀曹謫零陵宅于佛寺
幸聯棟而居者有年由是時人大士得落耳界夫聞
爲見因今日之來曩時之因耳時儀曹牧柳州與八
句贈別詩云師逢吳興寺相伴住禪扃春雨同栽樹

秋燈對講經廬山曾結社桂水遠揚舲話舊還惆悵
天南望柳星韓退之和歸工部登送僧約詩云早知
皆是自拘囚不學因循到白頭汝旣出家還擾擾何
人更得死前休段成式張希復鄭符昇上人四人連
句題約公院云印火熒熒燈續焰青七俱眩咒四阿
含經各錄佳話聯事素屏文室安居賓筵不局馬戴
詩云今朝數行淚却灑約公房

杯度度一身法度度萬民爲報江南三二日這回應見雪
中人

傳燈錄杯度者不知姓名常乘木杯渡水因而爲號

不修細行不甚持齋飲酒噉肉至于辛膾與俗人不殊西陽雜俎云俗說沙門杯度入梁武帝召之方奕棋呼殺聞者誤聽殺之蔣之奇杯度傳云杯度自建康往南州依陳氏繼聞建康復有一杯度陳氏父子五人往觀果有之乃畱二人守三人還南州驗之杯度乃在其家齊賢曰杯度嘗宿一家竊一金像去主人追至孟津浮木杯渡河鳩摩羅什傳杯渡比丘在彭城聞羅什在長安乃歎曰吾與此子別三百餘年相見杳然未期遲有遇于來生耳長阿含經云人壽八萬歲時毘婆尸佛出世坐波羅樹下說法三會度人三十

人三十四萬八千人壽七萬歲時尸棄佛出世坐分陀利樹下說法三會度人二十五萬人壽六萬歲時毘舍浮佛出世坐婆羅樹下說法二會度人一十三萬人壽四萬歲時拘畱孫佛出世坐尸利沙樹下說法一會度人四萬人壽三萬歲時拘那含牟尼佛出世坐烏暫婆羅門樹下說法一會度人三萬人壽二萬歲時迦葉佛出世坐尼拘律樹下說法一會度人二萬雜寶經佛法寬廣濟度無涯高僧傳二祖慧可初名神光既事達摩卽與改名嘗夜大雪侍立不動暹明積雪過膝曰願和尚開甘露門廣度群品遂潛

取利刀斷左臂于前師知是法器告之曰昔如來以
正法眼藏付迦葉以至我我今付汝慧可初宴坐香
山八載有神人曰將欲受果何滯此耶翊日頭痛如
刺其師欲治之空中曰此乃換骨非常痛也其師視
其頂其骨如五峰秀出

送蕭二十三赴歙州婚期二首

淮上客情殊冷落蠻方春早客何如相思莫道無來使回
雁峰前好寄書

南嶽記南岳周迴八百里回鴈爲首嶽麓爲足地記
云衡山一峰極高鴈不能過遇春北歸故曰回鴈或

云峰勢如雁之回故名埤雅云鴈霜降南翔冰泮北
徂其性惡熱故中國始寒而北至舊說鴻鴈南翔不
過衡山今衡山之旁有峰曰回鴈蓋南地極燠人罕
識雪者故鴈望衡山而止蔡邕曰相見無期唯是書
疏可以當面樂府征人去日殷勤囑歸雁來時早寄
書

南方山水生時典教有新詩得寄余路帶一作到長安迢遛
急多應不逐使君書

張華答何劭詩曰良朋貽新詩示我以遊娛潘尼答
陸士衡詩曰日詠新詩日玩文跡雍錄漢都長安都

城在長安鄉鄉在渭水之南杜縣地卽咸陽之東南也隋唐都城在龍首原原在漢都城東南十三里也舊唐書關內道京師秦之咸陽漢之長安也隋開皇二年自漢長安故城東南移二十里置新都今京師是也城東西十八里一百五十步南北十五里一百七十五步皇城在西北隅謂之西內正門曰承天正殿曰太極太極之後殿曰兩儀內別殿亭觀三十五所京師西有大明興慶三宮謂之三內有東西兩市都內南北十四街東西十一街街分一百八坊坊之廣長皆二百餘步皇城之南大街曰朱雀之街東五

十四坊萬年縣領之西五十四坊長安縣領之京兆尹總其事東內曰大明宮在西內之東北高宗龍朔二年置三門曰丹鳳正殿曰含元含元之後曰宣政宣政左右有中書門下三省弘文史二館高宗已後天子常居東內別殿亭觀三十餘所南內曰興慶宮在東內之南隆慶坊本玄宗在藩時宅也自東內達南內有夾城複道經通化門達南內人主往來兩宮人莫知之宮之西南隅有花萼相輝勤政務本之樓禁苑在皇城之北苑城東西二十七里南北三十里至灊水西連故長安城南連京城北枕渭水苑內離

宮亭觀二十四所漢長安故城東西十三里亦隸入苑中苑置西南監及總監以掌種植說文遠不相通曰迢迢歙州去長安東南三千六百六十七里故言其路之遠也使君太守之別稱殷浩傳浩父羨字洪喬爲豫章太守都下人士因其致書百餘函行次石頭皆投之水中曰沉者自沉浮者自浮殷洪喬不爲致書郵

掩關銘

掩關喻藏身也世說新語門關盡掩閉庭晏然淮南子本經云閉四關則身無患百節莫苑莫死莫生莫

虛莫盈是謂真人

蛇毒毒有形藥毒毒有名人毒毒在心對面如弟兄美言不可聽深於千丈坑不如掩關坐幽鳥時一聲

鷓冠子氣之害人者謂之不適味之害人者謂之毒積毒成藥本行集經註云生我者神殺我者心佛遺教經汝等當好制心心之可畏甚於毒蛇惡獸怨賊大火越逸未足喻也譬如狂象無鈎狻猴得樹騰躍踔躑難可禁制當急挫之無令放逸縱此心者喪人善事孔子曰人心險於山川難於知天天猶有春秋冬夏旦暮之期人者厚貌深情山谷詩險心遊萬仞

又曰刀坑石如刀勞坑人馬勞人心狠惡或父子相
圖或兄弟相賊所謂墮於無爲廣大溪坑失勢一落
奚止千丈已哉玉清經云猶如巨石墜千丈坑難可
逆上老子曰信言不美美言不信陶潛曰見樹木交
蔭時鳥變聲亦復歡然有喜自居易詩幽鳥時一聲
聞之似寒蟬昔人畏世情之坎毒是以閉關謝客滅
聞見而遠塵羅也

逢病軍人

一作盧綸詩

行多有病住無糧萬里還鄉未到鄉蓬鬢哀吟古城下不

堪秋氣入金瘡

嚴助傳丁壯從軍老弱轉餉居者無食行者無糧呂
氏春秋曰行者無糧居者無食則財盡矣唐書兵志
麥飯九斗米二斗皆自備又云天寶後徒有兵額官
吏而戎器馱馬鍋幕糗糧並廢矣則病軍之無糧可
知唐鑑貞元二年四月關中倉廩竭禁軍或自脫巾
呼於道曰拘吾于軍而不給糧吾罪人也一本作行
多無力劉長卿詩舊業今已無還鄉反爲客蓬鬢亂
不理也梁元帝詩蓬鬢不堪秋宋武帝紀琥珀療金
瘡義恭與玄謨書曰因敗爲成臂上金瘡得非金印

之徵耶金瘡論云金乃秋之令秋則萬木凋零故曰
秋屬兌以爲西方庚金之氣也金瘡乃刀斧劍刃之
所傷也白居易詩身被金瘡面多瘡扶病徒行日一
驛

山中

一作盧綸詩

飢食松花渴飲泉偶從山後到山前陽坡軟草厚如織困

一作困

與鹿麕相伴眠

食全唐詩作拾本草松花一名松黃李賀詩春風松
花山上發王季友詩暮殮囊有松花飯姚合詩擬服

松花無處學嵩山道士忽相教今朝試上高枝採不
覺傾翻仙鶴巢坡山坂也其東爲朝日所燭號曰陽
坡佛經善法堂在歡喜園天帝都會地生軟草其軟
類綿韓非子獸鹿唯薦草而就爾雅鹿牡麕牝麕其
子麕博物志麕聚草澤而食其場成泥名曰麕暖法
輪經云與鹿爲群倚林棲形歐陽修詩野性終存鹿
與麕

除夜

一作姚合詩通雅唐有兩除夜謂除歲與冬佳也冬
佳者冬至前一日亦謂除夜

衰殘歸未遂寂寞此宵情舊國餘千里新年隔數更寒猶
近北峭風漸向東生唯見長安陌晨鐘度火城

後漢百官志太史令一人掌天時星曆凡歲將終奏
新年曆黃圖云長安城中八街九陌韋應物詩豪家
沽酒長安陌庾信詩山寺響晨鐘李山甫詩危坐到
晨鐘國史補冬至元日百官早朝列燭五六百炬謂
之火城宰相至則撲滅

殷勤惜此夜此夜在逡巡燭盡年還別雞鳴老更新儼聲
方去病酒色已迎春明日持杯處誰爲最後人

殷勤惜此夜一首萬花谷續集作方干詩梁簡文詩

燭盡悲宵去東坡志林漢官儀宮中不畜雞汝南出
長鳴雞衛士候朱雀門外專傳雞鳴應劭曰今雞鳴
歌也晉太康地道記曰後漢固始銅陽公安細陽四
縣衛士習此曲于闕下歌之唐禮樂志太卜季冬帥
振子堂贈太儼天子六隊太子二隊方相氏右執戈
左執楯而導之唱十二神名以逐惡鬼振子和曰甲
作食廼腓胃食虎雄伯食魅騰蘭食不祥攬諸食咎
伯奇食夢彊梁祖明共食磔死寄生委隨食觀錯斲
食巨窮奇騰根共食蠱凡使一十二神追惡凶赫汝
軀拉汝幹節解汝肉抽汝肺腸汝不急去後者爲糧

周呼訖前後鼓噪而出儼者出磔雉于宮門城門
荆楚記歲除家家具肴蔌謂宿歲之儲以迎新年相
聚酣飲騰蘭漢書
作騰簡

月詩

見萬花谷後集

金波絢彩麗初筵玉冕流輝滿大圓鏡裏山川同炯炯樓
前風露共娟娟

漢書郊祀歌日月穆穆以金波日華耀以宣明師古
曰言月光穆穆若金之波流也毛詩賓之初筵左右
秩秩杜詩初筵浥重露仙經云月帝黃冕蓋飾以黃

玉也管子能戴大圓者體乎大方抱朴子王生云月
不滿者月初生及既虧而後視之宜如三寸鏡稍稍
轉大不當如破環漸漸滿也晉天文志日月不員也
望視之所以員者去人遠也夫日火之精也月水之
精也水火在地不員在天何故員三洞珠囊曰日圓
形而方景月方精而圓象景藏形內精隱象中大洞
玉經云圓華月神名也靈寶度人經云月本無光望
如黑鑑日澆水光映以爲明金水之炁結爲陰景上
弦爲金下弦爲水合弦爲月金體圓就乾象周滿扶
桑青陽品云大圓照空億炁爲程因本經月宮中有

影者須彌山大洲中有閻扶提樹因此樹故名閻浮
州其樹高大影見月輪瑜珈論大海中有魚鱉等影
見于月輪故其內有黑相現酉陽雜俎月中蟾桂地
影也空處水影也淮南子謂月中有物婆婆者乃山
河影也其空處海水影柳子天對注云日月在天如
兩鏡相照而地居其中四旁皆盡水也故月中微黑
之處乃鏡中天地之形畧有形似而非真有是物也
諸天世界造化經云月城之中有五風轉行月中有
騫樹上高四千里所以影見月中善人見之其樹有
實不可稱說上清黃氣陽精三道順行經云廣寒是

月之上館在鬱單之界廣寒之宮中生青花之林高
四千丈枝超行千二百里圍二百四十里其葉似竹
而赤其花似鏡而明其子似李而無核所謂絳樹丹
實得食其葉壽並萬年得食其花與日同靈得食其
實遊宴玉清上有金翅之鳥披翼周匝其境下有廣
寒之池生自然九鍊洪泉深五萬里縱廣五千里存
月光咒云天源周流光透重樓水泛玄輪金露微芒
玉川先生去今蓋八百餘年矣余欲考其行業而事多湮
落爲搜采舊聞補綴先生傳於卷首以垂方來今復誌其
篇目於後卷焉唐書藝文志玉川子詩一卷永嘉陳氏曰

玉川集凡三卷其詩古怪而女兒曲小婦吟有所思諸篇
輒嫵媚豔冶其第三卷號集外詩凡十首川本止前二卷
余見正德間所刻先生詩集亦止二卷目次自月蝕詩哭
玉碑子觀放魚歌示添丁寄男抱孫自詠三首送王儲詹
事西遊獻兵書送邵兵曹歸江南寄外兄魏澈喜逢鄭三
遊山卓女怨守歲二首新月解悶揚子津人日立春送尉
遲羽之歸宣州悲新年憶酒寄劉侍郎白鷺鷥風中琴感
秋別怨新蟬題褚遂良孫庭竹訪含曦上人客淮南病村
醉蕭宅二三子贈答詩二十首合五十篇爲一卷龜銘梳
銘小婦吟月下寄徐希仁贈徐希仁石硯別有所思樓上

女兒曲秋夢行自君之出矣走筆謝孟諫議寄新茶冬行
三首常州孟諫議座上聞韓員外職方貶國子博士有感
五首夏夜聞蚯蚓吟揚州送伯齡過江憶金鷺山沈山人
二首寄蕭二十三慶中贈金鷺山人沈師魯歎昨日三首
月蝕詩直鈎吟與馬異結交詩感古四首孟夫子生生亭
賦合三十五篇爲二卷共八十五篇殆川本也今全唐詩
本作三卷如雜興酬徐公以新文見招門銘走筆追王內
丘思君吟將歸山招冰僧酬願公雪中見寄苦雪寄退之
寄含曦上人聽蕭君姬人彈琴蜻蜓歌出山作寄崔柳州
贈雅禪師送好約法師歸江南蕭二十三赴歙州婚期二

首掩關銘逢病軍人山中除夜二首凡二十二篇
所無視陳氏稱集外詩多十二篇豈宋本固有與抑後人
以他作攙入集中與余注先生詩惟恐網羅之逸遺也又
增櫛銘一篇月詩一篇通計百有九篇分注爲五卷

玉川子詩集卷五

終